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論文

與權威共舞

我的社會工作實踐歷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研究生：魏劍凜

指導教授：王增勇 教授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謝　誌

記得以前我寫論文的時候，通篇論文我最期待的部分就是謝誌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謝誌根本不會有人看。平常沒事誰會來翻你的論文啊，人們一定都急著翻內文，急著得到一些啟發、急著抄、急著當自己寫作參考、急著看完可以交出大學心得報告(那個被我說中的別往下滑)，就算翻到謝誌也不見得會看完，廢話，人家落落長一大段，有幾篇論文的謝誌你是看完的？那我寫這麼辛苦幹什麼？當然是寫給自己看的啊！所以我就可以不顧慮他人的眼光、不再需要顧慮符不符合學術格式、專業教育、還有這樣寫夠不夠社工。

所以我終於可以講自己的話了，爽。

爽。

在寫這篇謝誌之前，我媽曾經跟我提起過，謝誌可以把你研究所的老師們，每一個老師都寫上去，寫說你從她們身上看到了哪些優點，最好再寫你從她們每個人身上學到了些什麼。這樣未來她們哪一天心血來潮打開我的論文，看完我的謝誌，就會開心，開心可能就會更記住我，未來有機會就可能會多照顧我一點。雖然我很想說她說的沒錯，但是我真的不想這樣，這是一篇乖學生試圖在權威面前做自己的論文，我不需要在最後一刻還是完美的「乖學生」。

在我過去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我最討厭的就是束縛，偏偏我人生中最不缺的，就是束縛。搞到最後在我的束縛解開後，我還會隨地檢一條繩子，來把自己綁起來。這個過程持續了好久，媽的，我活的超級中規中矩的，不喝不賭不嫖不吸菸不吸毒不幹不純的異性交遊，每天就是唸書，人生中最大的快樂就是看動漫，讓動漫的世界豐富我貧乏的人生，不然我還真不知道能幹什麼，想的我眼淚都快給噴了出來。我永遠感謝我的大學社團，東海太極拳社，在我踏入動漫社之前叫住我，這個兼具土氣與傻氣的大宅男。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群汗流浹背，才剛在表演台上穿著護具，大展拳腳、活潑、充滿生命、特色與魅力的學長姐，向我招手的那一刻…(我也不會忘記當時很多人都以為他們是散打社，所以散打社那年新生爆滿的趣事)。在社團中我第一次體會到「自由」，體會到什麼是「沒人管」、更第一次和這麼多有強烈生命色彩的人站在一塊兒。「你們這些剛加入的新生，記得社課要準時到，不來的話要請假，不然的話…」當時的教頭，金毛，頓了一頓，煩惱的說：「不然的話我們也沒辦法對你怎樣啦，難道告訴你的爸爸媽媽嗎？」然後咧開嘴露出燦爛的笑容，這也是我首次笑的這麼沒有節制。東海太極拳社這個名稱很老派，作風好自在的社團，讓我初次嚐到了自由。第一次「讓自己踩出

去」，並且茁壯了我整個大學五年，它是我這輩子最漂亮的轉折。

我十分感謝王增勇，我的老師。他的種種刺激，刺破了我的那中看而不中用的專業迷彩，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教導我「做自己」，不該是偷偷摸摸，而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跟老王討論我的論文時，他當著我的面所打的大大的哈欠。沒錯，就是那種你正在講話的時候，別人慢條斯理地打出一個毫無遮掩、下巴埋進胸口的大大哈欠，外加偷瞄一下手錶的眼神！哈，相信我，你當下只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失禮，但是當你終於有一天意識到自己的報告有多乾癟無趣時，你才知道會了解真正失禮的人是誰。我無比感激他，沒有王增勇老師，我這輩子絕對不會寫出這篇論文，我也不會這麼愛著這篇論文。

感謝我寫作過程中的每一位知心好友，我的兄弟們。總是被女朋友趕出家門來我家避難的摯友守信；不斷尋找一個女友來把自己趕出家門的摯友世明；對我的論文很好奇，但懶的看總要我直接講結論的婉雯；同樣對我的論文好奇，但我相信他絕對會看完的維星；和我一樣說是在研究所被同學壓迫，結果卻早我一個學期畢業的(該死的)魏海帆；陽光小帥溢；來自日本，讓我確信自己失業後還可以去日本教英文的英文老師川村奈央；外表看似正太、但離正太差了五十個正太那麼遠的小傑；讓我知道讀理工的研究所可以每天去健身房三個小時，還能兩年準時畢業的好夥伴陳勇為，我下輩子就去讀理工了；學長郭志南，謝謝你總是這麼關心我的論文，我總是很懷念你在團咪的身影；還有我最親愛的狗，Pelo，你是整篇論文書寫的過程中，陪判我最久的小傢伙，謝謝你總是趴在我的書桌旁，陪伴我迎接上百個日出。

萬分感謝我的父母，謝謝您們的包容，讓我這個任性的孩子讀了五年的大學和四年的研究所。我想對您們說，全是因為您們的庇蔭與支持，我才能毫無後顧之憂的全心學習，我至今的所有努力和成就，若沒有您們兩位，絕對一項都無法成立。我想對您們說，雖然我的學習歷程雖然比別人長得多，但是我也得到了與時間相符的成長，請您們放心。還有，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最後，感謝我那個勇猛與智慧兼具的表弟，世彬，沒有他就沒有這篇瘋狂的謝誌，而且我一定還會因為猛滑神魔之塔而忘記領自己的畢業證書。他跟我打賭我絕對不敢這樣寫謝誌，所以我只好謙虛地把這些內心話如實寫了出來，做著有信用的男子漢。

果然整篇論文當中，我最愛的就是謝誌的部分。

不乖的學生 劍凜 謹致

民國一百零三年 於台北家中

章節目錄

- 第一章　故事的開始……7.
  - 第一節　起點：從一個怕老師的社工系學生說起　7.
  - 第二節　研究目的：失去的聲音—「我」，你在哪裡　12.
- 第二章　我與他者的對話……14.
  - 第一節　我與書本的對話　14.
  - 第二節　我與人的對話　24.
- 第三章　自我敘事作為一個解放的過程……31.
  - 第一節　在敘說之前　31.
  - 第二節　敘說故事的意義　34.
  - 第三節　研究設計　38.
  - 結語：說故事對我的意義　45.
- 第四章　話說從頭—我與父親、我與權威……48.
  - 第一節　早期我眼中的父親形象：造型精緻、卻無比堅硬的藤條　48.
  - 第二節　談父親的「打」與我的「被打」　53.
  - 第三節　幼時與權威相處的經驗所留下的痕跡　57.
  - 第四節　我將如何回應父親、回應專業這個巨人？　60.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章節目錄

- 第五章　尋求與「專業父親」的和解之道……70.
  - 第一節　認父　70.
  - 第二節　我與醫院的難解之緣　76.
  - 第三節　我與督導父親　80.
  - 第四節　與專業父親的合解　89.
- 第六章　一條通向內心的道路……96.
- 參考文獻 ……100.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章 故事的開始

第一節 起點

一、從一個畏懼老師的社工系學生說起

我躲在政大社科院的廁所裡，喘息。回想剛剛不過是在聖誕餐會中跟老師們講幾句話，就異常焦慮的自己，我感到十分羞憤與挫折，「竟然還結巴了…。」我搖搖頭，想驅趕難堪的記憶。一個本該輕鬆快樂的非正式場合，在我眼中卻脫不去課堂授課的影子，弄得像期末報告般緊張。在廁所中，我難過的咬著下唇，隱隱覺察到自己未來永無擺脫這個循環的可能，霎時眼角竟有些濕潤…。

很奇怪，魏劍凜最怕遇到老師這種生物了，原因不清楚。只是進了研究所後，這種傾向有更加嚴重的趨勢。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不小心跟老師待在同一個空間裡(令人惋惜的是這每天都得發生)，這讓我渾身不自在，恨不得找個沒人的地方藏進去，像社工所的男廁就會是我造訪頻率最高的地方。另外與師長說話也是我一直無法跨越的障礙，你永遠抓不準自己的嘴巴會不會迸出很蠢的話。當老師突然沉默的時候，我的汗毛會一根根直豎起來…回想自己究竟說了什麼蠢話！拜此所賜，我成為了非常稱職的傾聽者，許多老師都稱讚我受教，讓我好一段時間頗為自豪。直到我發現這副模樣之中，根本沒有自己真正的想法存在…。我是發自內心敬仰我的每位老師，但奇怪的是當我的敬仰越高，我的恐懼也隨之越深…。

通常老師不會發現我對他們有多麼畏懼，他們可能還會認為我是個用心學習的學生。在老師眼中，我永遠是坐在最靠近講台的位置、認真做筆記、專注聽講的好學生，被老師交代的事項給也是傾力達成，老師們總稱讚我是「乖學生」。曾經有老師對我讚不絕口說，劍凜這孩子做社工有個最大的優點叫「順從」，這是相當難得的優點，說什麼就會做什麼，非常討人喜歡！語末還勉勵我好好保持。被老師當眾稱讚是件驕傲的事，有趣的是我卻有種名不符實的奇妙感受。因為我很清楚自己身上其實並沒有「順從」這種特質，「順從」本身其實是「畏懼」所衍生的行為。我深知自己並不如老師所想的，是個順從的人。

實際上我是很害怕權威的，我一直不明白自己何以在權威面前會如此焦慮。我最擔心的就是某一天，終於有位資深老師、或社工前輩對我說：「你實在不夠專業，劍凜，這過去七年你到底都學了什麼？」每次有人說出類似的話，都會讓我感覺自己的努力被否定，似乎我花了這麼多時間，仍舊跟路上隨便一個大學生沒有分別。七年了，我犧牲整個人生的三分之一，當然希望自己能力與學習時間

相符，成為被專業認可的優秀社工。但是隨著我學經歷越高，我越覺得自己距離「優秀社工」的頭銜越遙遠。身處在實務場域，我常常發現自己空有滿腹知識，卻不知該如何使用，看到醫院實習督導能在一次會談中，蒐集癌病家庭的家庭資訊、給與情緒支持、說明醫囑，也能兼顧與其他專業的溝通合作…。我反問自己，如果今天面對案主的人是我，我能做得跟督導一樣好嗎？是沒道理不行，但實際上好像又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感覺自己讀了許多書，知識卻無法回饋到經驗中。似乎課本上文字輸入到我腦袋的位置，與我在實務所提取知識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地方。我書能念得很好、考試也總能拿高分，但是當我走進該發揮專業知識的場合，卻會變回課堂中那懵懂無知的大男孩，焦慮、慌張、手足無措，我成了人們口中那花費巨額時間成本，卻沒有相應收穫的「糟學生」，我能明顯感受到自己與老師們描繪出的社工樣貌的差距。為了不要被人發覺我只是隻三腳貓，我變得只敢照著權威者(如督導、老師)的指示一步一步走，我擔心自己表現得像個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模樣。這份不踏實感在我心裡圍繞不散，為了逃離這份焦慮，我不斷進修、修最重的課、挑「專業」的機構實習，最後一路唸到了研究所，但即使唸到碩三，中間還僥倖取得象徵專業的社工師證照，我發現自己仍然無法擁抱我所學習的知識。社工的知識對我來說是斷裂的，儘管當我獲得更高學歷、更高的成績，這些知識仍沒有回饋到我的助人經驗。反而書中描述的專業社會工作形象讓我備受壓抑，讀得越多，我發現自己與想像中社工的樣子差異越大。最後我開玩笑地把自己的這份畏懼取名為「專業焦慮症」。很奇怪，透過社會工作的求學過程，我卻越覺得自己不夠專業。

在我外表光鮮亮麗的城堡中，其實住的是一個醜陋自卑的鐘樓怪人，外在的光環凸顯出內在的脆弱。我的自卑來自於明明花了這麼多歲月受教育，卻仍無法將社工知識，與社工實務做結合。我一直渴望自己是專業的，但結果好像不是這樣，我還是在害怕，還是不知道怎麼擁抱知識，我最害怕被人指出，怎麼學到現在連這點事都不知道？

（研究筆記，2013 年 2 月）

捫心自問，我真不是個怠惰、不用功的學生。事實上，我還蠻享受吸收知識、感覺自己成長的過程，藉由書中文字感受情緒激盪、嶄新想法的形成，我感覺無比充實。但有時候，我卻會明顯感受到教科書與我之間的距離，它描述的世界對我來說是遙遠的，不存在我生活的世界當中，例如個案工作流程，你會發現書上寫的和你在實務中會注意到的重點是不相同的。過去我會透過課堂得到的資訊來想像自己在實務世界的模樣，然而這建立在文字上的想像是空泛的，而且和我在實務場域看到的世界似乎不大一樣。教科書的世界對我來說全然沒有生命，我只是將其背誦起來、考試通過，然後便聲稱自己擁有這個知識，真的遇到問題時，

我仍學不會將眼前的問題與書中的知識結合在一起。

我發現，當我真正遇到需要解決問題的情況時，我總習慣從過往的個人經驗(甚至是從我玩社團得到的心得)來尋找解決方法，而不是那些被譽為專業的社會工作知識，這讓我有種偷吃步的感覺。因此每次當老師問及我對某些議題的看法時，我永遠不會說出自己真正的看法，我會用很多「組合過的知識」來講「我應該要有的想法」。看到身邊的夥伴輕易使用我生疏的專業詞彙、或講出與我大相逕庭的見解，讓我更不願輕易開口…，我好像不夠專業？。在人人稱羨的學歷表象背後，我依然是個自卑的大男孩。站在能夠一眼判斷學生夠不夠專業的老師(權威)面前，我總是心虛得像個做錯事的孩子，我想要逃離他們。

二、我的「人前人後」不同樣貌

我覺得自己有著兩張臉孔，一張是研究所中「乖學生的臉」，另一張私底下我認為自己的「真正的臉」。我並不如老師所說的，是個順從的學生。私底下的我，可是有著壁壘分明的脾氣、任性，也有自己堅持的原則，可不是個只會傻笑的好好先生。只是這些私底下的我，還真的只有在「私底下」的時候才會出來見人。唯有當我處於一個放鬆、安全的場域，像是面對家人與朋友時，我放鬆的一面才會展露出來。此時我是自在的，不需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成熟穩重、言談之中有無立論、能否展現出符合自己學歷的專業素養等等，我可以盡情做我自己。

但是當我在「人前」的時候，這通常是處於學術場域、需要展現出專業姿態的時候，我會將容易表現出弱點、易衝動、大而化之的「私下我」藏起來，轉換一個理智至上、謹慎小心、能以第三者的角度分析看待周遭事件的「專業人格」到身上。讓我身處不同場合仍能保持清晰思緒，減少個人主觀情感涉入。我將這個轉換稱為「開關(ON/OFF)」。而如同切換前後，週遭的人對我稱呼的不同，我也潛移默化地將這樣的自己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個體。切換前，我的摯友總是叫我的綽號「劍劍」，更親暱點的會損我「小賤賤」；而當我在切換後的場合結交的朋友們，他們就只會叫我的本名「魏劍凜」。

《Switch Girl!!~變身指令~》中的主角仁香擁有高中生偶像的美名，私底下卻擁有不為人知的秘密。她外在是校園偶像，絕對以最佳扮相示人，但她真實的樣子卻跟一個中年歐吉桑沒兩樣，最愛的食物是臭屋魚，喜歡與心愛的電玩宅在一起。仁香將這兩種模式取名為 ON 與 OFF。

(圖片轉載自網路：http://www.fujitv.co.jp/otn/switchgirl/index.html)

當「魏劍凜」離開令他難以呼吸的專業場合時，他就會撲通一聲，變回個大而化之的大男孩，私底下的我，就會在「人後」現出原形。你會看到我蹦蹦跳跳地跑進社團、跑到朋友堆中，就是要讓自己盡情呼吸、跳動、不計形象地大笑大鬧。若注意一點，你還會發現他身邊人們的類型好像也不大一樣，他們似乎沒那麼「專業」，而有些幼稚、有點沒有氣質。永遠別妄想在這裡聽到「之、乎、者、也」等文雅語句，「幹、ㄔㄠˋ、哇靠、馬的」會是你開始學習接受的新句型。這些人會為了一點點小事快樂好久好久，看著他們，你會以為自己回到過去，像一群吵吵鬧鬧的孩子般，率直卻真實。

我是個很愛玩社團的學生，大學參加的太極拳社，以及研究所參加的國術社，是我人生最驕傲的一頁。回想大學年少輕狂的自己，可是加入過無數的社團與營隊、擔任許多活動的總召。與系所上拘謹的樣子相反，在這裡我不只鋒芒畢露，根本射得人睜不開眼了！我會硬拉著認識的人到處跑，更不介意在眾人面前表現自己，我很習慣大聲說話，常常覺得已經壓低音量，還是讓很多人對我說：「噓，小聲點。」其實我是個非常活潑的人，不主動提起的話，系所中幾乎沒人相信我還當過武術社團的社長，十年的國術經驗練出我無比的膽識與自信，我樂於在一群練家子面前恣意展現武術技藝，也不吝嗇在眾人面前表現自己的特長。這個社團的經驗讓我後來在中途學園與非行少年相處時，更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我愛著社團生活，社團讓我感到安全而放鬆，有著肯接納我「真實一面」的

朋友，不需勉強表現出不像自己的樣子。曾經跟社團朋友聊到某人的年紀時，他笑說：「現在才知道那傢伙年記那麼大，以後我豈不是要叫他學長了」我聽了莞爾的說：「我年紀比你大更多，認識你這麼久，還沒聽過你喊我一聲學長。」想不到這位仁兄突然一改嘻皮笑臉的態度，正色道：「喔，你不一樣，你是兄弟。」你不一樣，你是兄弟，簡短八個字，卻帶給我無比的感動。我們這群人來自不同家庭、不同環境，年紀不同、專長不同、人生歷練也天差地別，但是和他們相處在一起時，我總會忘記彼此的年齡；和他們相處在一起，我感覺自己什麼事都可以做到。

三、兩種面貌的衝突

我非常喜歡看日本的特攝片。尤其喜歡平時是凡人，關鍵時刻會變身的正義英雄，在我幼時的心中留下強烈的印象。故事中，每位英雄毫無意外都被賦予維護正義的任務，為此，他們被強化身體、改造自己。通常，他們同時有著兩段很不同的人生，一個真實而平凡，一個正義而無私。當我身處在人前與人後兩種不同狀況，我感覺自己也如特攝英雄享有兩種不同的身分：一個「專業」、一個「凡人」。兩種不同場合讓我的模樣也大不相同。我認為專業時的我就像個「英雄」，歷經漫長的訓練、磨去身上的風險特質、裝備有專業知識與技能後，讓原本是凡夫走卒的我，變身成更有力量的助人工作者。我想，既然我本身便擁有從社團生活培養的自信與能力，經過專業訓練後，我非常有信心成為一個讓人讚嘆的優秀人才。

然而受的教育越高，我卻越感覺到自己身上不同角色的歧異。穿上專業的「盔甲」後並未如我以為的，讓我原本的能力達到新的境界，我感受到的是「自己」反而成為盔甲的傳令人般，像神的使徒執行神的旨意，「專業的我」就是個不讓個人觀感、情感介入的專業工作者，為了捍衛弱勢族群的權益採取專業行動，在這偉大的社會使命之前，個人的不穩定性是應該被控制而壓抑的。在這附盔甲中，我感覺不到真實自我展翅飛翔的空間。

過去，我一直認為現在「工作時的我」與「私底下的我」的區隔終究只是過渡期的產物。當數年後我脫離學習者的身分時，我自然就能將兩者合而為一，結合兩個樣貌的優點，既保有自身鮮明的個性，又不失專業。然而時間一久，我發現這些私底下的我，還真的只有在「私底下」的時候才會出來見人，當我走進專業場合、被無數權威人士環伺的時候，原本這個衝動、自信、大而化之的「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被一個專業人格取代而之。曾經我為這項改變感到得意，這代表我接受社工教育的轉變，自己開始與其他專業有了差異，我以為自己正朝著「專業社工員」的主流道路筆直前進。可是在我欣喜得意的同時，卻沒發現在我極力展現社工作專業素質背後，也擠壓掉了魏劍凜本身獨特的聲音。我不再敢輕

易大聲說話、也不再恣意奔走，我開始會推卻私底下的活動，連喜歡的社團活動都偷偷摸摸的參加。在研究所中，我聽到有人說我「不夠合群」，不像同學課餘時間仍會參加讀書會、研討會與演講，討論時也總是提不出像樣的學術意見，我厭倦了當自己闡述想法後，同學歪了歪頭，猶豫要不要寫進報告中的模樣。同學都說我「很忙」，所上活動都不參加，卻有許多時間參加課外活動；許多老師聽到我國術的豐功偉業時，都會不約而同地說「原來我們所上的學生還有時間練國術啊」，還曾有老師錯愕的冒出一句「課程安排會不會太輕鬆了」，彷彿學生沒把時間都拿來唸書「是個必須檢討的問題」。這使得我在專業場合中，越來越不願意提到自己，以免引來更多質疑的眼光。專業理論與術語逐漸取代我的生命故事，我不再和他人分享自己，「我會不會不像社工」，成為我看待自己最大的詛咒。唯有當處於一個放鬆、安全的場域時，我自在的一面才會偷偷跑出來。不需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成熟穩重、言談之中有無立論、能否展現出符合自己學歷的專業素養等等。很諷刺的，專業時的我就像個「完美的魁儡」，我該思考、行動的方式，都已經有雙看不見的手為我安排好了，反而是在可以盡情做自己的此時，我才能將身上的優勢與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

第二節 研究目的：失去的聲音—「我」，你在哪裡

過去在專業場域中，我一直無法坦率做自己，尤其是當權威在場的時候，我會感到沒有來由的焦慮與恐懼，我已經太久沒有回頭關照自己的經驗。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我強烈感受到社工專業與「我」之間的差異，甚至產生過是不是自己不夠專業的想法，否則怎麼別人能我卻做不到？為了逃離這份焦慮，我不斷進修、挑最艱辛的路走，直到我進入人人稱羨的政大社工所，以及得到象徵專業的社工師證照，這份焦慮仍沒有消失。甚至在經驗豐富的社工面前，我是羞於拿這些資歷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我覺得我不值這些頭銜，甚至想隱藏不讓別人發現，使得原本該是支撐我專業性的雄厚資歷，反成為我在專業領域中無法伸展的絆腳石。我想知道，為什麼像我這樣受過完整的專業訓練，持有專業證照研究生，卻仍然也有著專業焦慮？而且，為什麼我原本自豪的、獨屬自己特質、知識與經驗，在主流專業面前卻是被壓抑了，當我需要力量的時候，我卻完全感覺不到他們存在。

某天我打開電腦，從志南學長的 Facebook 看到一句話，他說：「有靈魂的社工不應該有範本。」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我開始去思考，一個強調包容多元與差異的社工專業，它的實踐者是不是也可以擁有多元的樣貌？為什麼我們過往對於專業的想像總那麼單一？究竟「社工」的樣貌是怎麼被決定？為什麼社工員無法讓自己的聲音，與案主一樣具備多元豐富的樣貌？

同時我也想知道，為什麼我總會這麼害怕權威、害怕老師？我的同學們也是

會怕老師、不敢跟老師說話，但我的害怕好像又有些不一樣，我的恐懼不只來自老師，也來自我在專業場域中接觸的各個權威者，甚至跟社工督導講話也會緊張半天，這份恐懼的根源究竟來自何方？我仍然有機會與權威好好相處嗎？

我喜歡私底下的自己，我希望在專業場合中，我仍然能當個那個自信、鬼點子一堆、勇於做自己的「男人」，而不是每天戒慎恐懼、擔心自己不夠專業，看到老師像看到婆婆的小媳婦。所以我開啟這扇研究之門，期許我的疑問能透過這追尋之旅得到解答。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問題，茲呈現我這份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面對自己的專業焦慮，重新思索社會工作的本質。

二、透過解構自己的專業焦慮，尋求解放「我」的可能性。

三、覺察自己與權威的故事，尋求與權威相處的可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章 我與他者的對話

第一節 我與書本的對話

一、社會工作專業的本質

社會工作到底是什麼？這個看似簡單問題的答案，至今卻仍不斷讓我苦苦探求。多少人笑我書都讀到研究所了，怎麼還不知道社工是什麼？我也很疑惑，曾經認為研究所能讓自己站在社工知識新高點的位置，但是如何才叫「do 社會工作」，我卻無法給出一個讓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想回到自己認識社會工作的源頭，去思索我對於社會工作的想像從何而來。從灰塵滿布的儲藏室中，我翻出了過去社會工概要的課本，有一句話被我用螢光筆標記得很醒目:「**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曾華源、高迪里主編，2007: 4) 」我憶起了對「專業」無比憧憬的自己，曾經在魏劍凜的心目中，專業就如同信仰中的神祇一樣絢爛而奪目，但也是專業這麼厚重的頭銜，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好奇，為什麼我總是習慣將社會工作與專業聯想在一起？社會工作的模樣有沒有新的可能？我們曾告訴學生不專業的社會工作是什麼模樣嗎？我翻閱了教科書，回想當自己還是甫接觸社會工作的學生的時候，是如何架構社會工作的概念的。我發現一般人對於社會工作定義描述如下：

NASW(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全美社會工作者協會，對於社會工作的定義為:「**社會工作**是一種**專業**活動(prossional activity)，用以協助個人、團體、社區去強化或恢復能力，以發揮其社會功能，並創造有助於達成其目標的社會條件 (林勝義，1999:4)。」;

社會工作辭典中，將社會工作界定為:「一種專業的知識體系，包括專業倫理、知識、方法和技術，是根據現代民主社會哲理和社會組織的原理原則，人類行為的科學知識，專業診斷和治療的原則和技術，以從事協助他人和改善環境的功能(葉至誠，2009:7)。

廖榮利(1996:8)在書中也強調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的專業(human service profession):「社會工作學是現代社會中一種獨特的專門領域，它運用社會的和心理的科學原則，以解決社區生活中的特殊問題，並減輕個人的生活逆境或壓力。

台灣社工師法(1997)第二條：**社會工作**是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

促進、發展或恢復其社會功能，謀求其福利的**專業**。

徐震(2000:6)認為：「**社會工作**這一門專業，是由政府或專業機構(組織)透過各種助人活動的提供，以科學的知識為理論基礎，以藝術的運作為實施過程，所進行的人群服務。」

李增祿(2002:13)將**社會工作**定義為：「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自助的(help people help themselves)的**專業**，是一項助人的活動，是一種助人的程序，是一種服務的提供，他在幫助人們解決或預防因人與人或人與社會環境所引起之各種社會問題。」

這些論述的共通點皆闡明社會工作是門立基於專業理論與技術的專業活動。學生們在這裡學習到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的概念，這份專業讓社會工作與路上阿貓阿狗的職業不同，有著無可取代的獨特性與排他性。這印證了過去我為什麼理所當然將社會工作與專業聯想在一塊，因為我們認為社會工作只有接受過教育的特定人才都能做的。在這份認識下，一個不專業的社工就會被視為害群之馬，因為他代表社會工作這份專業誰都可以勝任。曾經我也唾棄這樣的害群之馬，我認為他們拖累整個社會工作族群的專業形象，從沒想過自己也有成為「他們」的一天。

然而曾經是專業最忠實信徒的我，卻在專業化的道路上迷路的最嚴重，我發現只是達成人們口中的專業指標並無法讓我做好社會工作。既然如此，那過往我深信專業究竟是什麼？究竟，專業給社會工作帶來的是什麼？我們一直在不明瞭事情本質的情況下一味接受別人灌輸給我們的概念，卻沒思考過為什麼社會工作必須是一個專業？在我們的求學階段，從來沒有人帶領我們思考這個問題，老師說，專業是重要的，它是為了保障案主的權益、鞏固社會工作在社會上的不可取代性，讓社工的工作更有效率，卻對專業化帶來的其它結果視若未聞，所以我們這些學生才會盲目的朝專業邁進，一直在相同的地方絆住了腳、栽了大跟斗。究竟「專業」是什麼？

(一) 社會學對於專業的思考演變

這個問題讓我回到歷史來探討「專業」這個議題，究竟專業是如何產生的？而所謂的「專門職業」為什麼讓社會工作趨之若鶩？社會學中對於「專業」提出有功能論與衝突論兩種論點，各自象徵了不同社會背景對於專業的不同看法。茲將兩種論點對於專業的詮釋論述如下：

1.功能論闡述的「專業」

(1)歷史脈絡

專業的起源，源於二戰後興起的結構功能論。當時美國正轉入為和平建設服務的國民經濟軌道，一時國內欣欣向榮，社會和諧。在這種繁榮和諧的社會背景下，以帕森恩(T. Parsons)為首的結構功能論成為主流社會學的主導理論(張偉，2004)。這份理論提到現代社會是一個高「結構性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的社會，包含著不同層次的「次系統」（sub-systems）和各個分擔不同功能責任的建制（social institutions）。在功能論中，每份職業在系統中皆扮演著各自的角色與功能，維持著社會的運作與穩定。

這些職業的從業者，其工作皆反映出現代化社會的精神價值，包括「知性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功能專責(functional specificity)」、「成就取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一視同仁(universalism)」、「感性中立(affective neutrality)」，此後，不少社會學家對專業的研究便集中在對專業的特質、不同專業或半專業的專業化程度、或是不同專業的道德操守與現代社會精神中作比較。這種研究取向後人稱之為「特質模式（trait approach）」，如同律師專業被視為社會公益之捍衛者，被用以評斷一個職業稱不稱得上是種專業(佘雲楚、梁志遠、謝柏齊、丘延亮，2004)。

(2) 專門職業與專業主義的興起

近代較熟悉的專業職業其實較接近於歐洲前工業社會的專門職業。當時被社會認同的典型專業包括至今仍耳熟能詳的醫學、法律，較獨特的專門職業則有神學與陸海軍官職務(注意，然而這兩種職業在今日卻鮮少人認為是「專業」)。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與進步，許多新的職業類別也期待納入專業的範疇。「專業」之所以成為新興職業或舊行業「晉身」的理想，依據功能學派的理論，專業是由於其從業人員具備對社會功能重要的知識與技能，而享有社會上優勢的地位，乃有專業的「定義論」與「特質論」產生，用以界定某種職業是否稱得上專業。這樣以專業所屬的特性來界定某種職業是否能被稱為專業，在 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最被人廣為採用(沈珊珊，1996)。

2、衝突論闡述的「專業」

六十年代後，西方社會衝突漸趨嚴重，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造成了社會的動蕩不安。如美國先後爆發了反越戰運動、保障民權運動、肯尼迪被刺事件。許多社會問題已不是功能學派所能解釋，遂有了衝突學派的出現，解釋困擾人們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結構功能理論從靜態的角度來分析社會，而傳

統衝突學派則聚焦於社會不協調的一面。它認為社會是動態的，無時不在變化。整個社會體系處於絕對不均衡中，在社會體系的每一個部分都包含著衝突與不和的因素，是社會變遷的來源。社會在運轉中所保持著的秩序，除了社會成員對社會價值和權威的認同外，「權力」也起著很重要的維持作用(張偉，2004)。

不少學者對功能學派的特質模式提出批判。Everett(1963)認為，問題並不在於「這職業是否是一個專業」，而應當是「在什麼情況底下，某行業的從業員會爭取專業地位使自己成為專業人士」。事實上，所謂的「專業主義」不過是種獨特的職業控制手段與工具，它並不如人們想像中，是個與別的職業不同的內在理念，而所謂的「專業化」，則是指某些職業在某一時間內進行的獨特歷史過程，不是任何職業基於其「本質」會早晚出現的進程(Johnson, 1972)；Becker(1970)指出，任何對「專業」嘗試作科學的和絕對客觀的定義必定失敗，因為專業並不是一個中性、科學的概念，而是個「民間(folk)」的概念。這麼一來，最合適的研究方法便是「現象學(phenomenology)」取向，意即不把「專業」作一絕對清晰、放諸四海皆準之定義(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研究社會內不同群體對「專業」之理解。(佘雲楚等，2004)。

如果「專業」確實是一個民間概念的話，那麼這亦意味著「專業」之所以是個「專業」，其權力因素遠高於知識程度、服務精神、或其它所謂專業特質。Larson(1977)指出，「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成功與否，其實往往取決於外在因素，而不僅是職業內部的發展成熟，特別是它能否取信於現存之社會既得利益者，以及與政府發展的時間差距，反之則專業化的成功機率便很低。佘雲楚等人認為，社工、護士、教師之所以被視為半專業，從來就不是他們未臻成熟、缺乏所謂「真正專業的元素」，而是他們為了保有現在的專業人數與規模，仍需要處處仰賴政府的「恩賜」所致。故一個「專門職業」其實沒有什麼獨特的特質，與一般的職業並無不同(佘雲楚等，2004)。這些都是與一般社工員既定印象中的「專業」相差甚大的地方。

透過這些論述，我們瞭解到所謂的專業其實是功能學派中「結構性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的論述所產生之各個分擔不同功能責任的行業，它的出現有著其歷史脈絡。然而這個專業的定義卻不是客觀不變，透過日後許多功能論無法解釋的社會事件以及衝突論的產生，我們瞭解到所謂專業特質、屬性的形成其實都受到特定的歷史情境影響，如同前工業社會時期的歐洲中，神學與與海陸軍官職務會被視為專業般，現代社會中自然也有與其社會背景相應的新興專業，如會計師與工程師。並不是一種行業發展成熟後就會自動變成專業，因此，也不是不被認為是專業的職業就是有缺陷。跳脫出來這個框架後，我們就會發現以某種專業型態來評定某項專業的行為顯得呆板且過時。

(二)社會工作師法的建制化過程

在瞭解專業的本質之後，那麼在台灣的社會工作職業的處境便是我接下來想關心的議題。為了擺脫社會工作在社會中「半專業」的形象，近代台灣社工族群花了許多心思在確立自身的專業主體性，最廣為人知的行動便是 1997 年社工師法的通過。透過建體化，社會工作這門職業取得政府背書，擁有專業的「合法性」。社會工作師法的建制化過程，究竟如何影響社會工作職業，以及置身其中人們的生命，是我亟欲想在本章節中探討的。

1.歷史脈絡—社工師的誕生

社工師法的催生，起因於台灣公部門社工員爭取編入國家體制的行動，這意味社會工作透過法制化/證照化爭取專業地位與尊嚴的實踐(吳月美，2008)。然而在社會工作專業證照制度建立之後，是否就意味著社會工作專業化與制度化的里程碑也跟著到來？

社工師法的催生，反映出社會工作在體制中被邊緣化、以及與其他專業合作的弱勢邊緣處境。從歷史脈絡中，可追朔至 1975 年台灣所推動社會工作員制度。直至 1979 年全省各縣市皆已設置社工員，然而這些公部門的社工僅是臨時約聘人員，其保障與正式編制的公務人員相去甚遠(王增勇、陶蕃瀛，2006)。不僅如此，而比公部門社工員歷史更悠久的醫院中，社工員也總是面臨自己「次級專業」的焦慮，在眾專業環繞、幾乎每個專業皆人手一張證照的情況下，沒有證照的社工員似乎就是比其他專業低一截。這樣的自卑情結與長期的工作條件不公，讓基層社工員有了爭取納編的呼聲，於是組成團體(當時為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也就是日後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向政府施壓，爭取正式被納編於國家組織、持有專業證照的社工師證照制度(楊玫瑩，2000，引自王增勇、陶蕃瀛，2006: 204)。故社工師證照的存續，其最初的目的便在於通過考試讓約聘社工員取得正式公務人員資格，以享有安定的地位與待遇。

然而，這次的行動對想納編至公部門的社工來說卻是挫折的。1989 年首次社會工作師簡覈考試的低錄取率[1]，凸顯了考試制度無法測驗出實務工作者認知的專業能力的矛盾。正式納編受挫後，遂有推動社工師法以提升社會工作專業地位的想法產生。直至 1997 年社工師法立法通過，其實背後的動機在於提供公部門約聘社工員爭取正式公務員身分的途徑，實不如人們想像中為爭取社工群體的專業自主性這樣崇高的理由挺身而出。事實上人們以為有「國家背書」、「國家認

[1] 1989 年社工師簡覈考試應考人數 349 人，只錄取 3 人，及格率只有 0.86%(王增勇、陶蕃瀛，2006)。

證」才是一個成熟專業的樣貌，卻忽略了建制化的專業其實會限制住個人自主性，許多制度化的工作 SOP 替社工員決定好每個工作步驟，做多會被質疑沒效率、做少被質疑怠職，存活下來的只剩照表抄課、凡事依法辦理的「公務員」，事實上社工師法的通過並無因此讓大部分社工員獲得實惠。反倒讓社工員進入不同的權力關係網絡中(王增勇、陶蕃瀛，2006)。

2.助人專業建制化後的影響

陶蕃瀛(1991)認為，社工師法的推動隱含著乞請國家體制認同其專業性，給予法律之保障，而不是反求諸己的發展專業組織與知能、辨明專業價值基礎、強化專業之社會功能，以及反省專業是否隨著社會變遷調整其功能。社工師法通過後，產生許多過往未曾出現的現象。

(1)社工群體出現「專業的社工師/不專業的一般人」的區分

社工師法的通過代表一種新的分類方式，正透過國家權力蔓延與定型，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假設。透過社工師考試，社工被區分為「專業的社工師/不專業的一般人」，這個分類影響社群成員間的彼此看待、也影響成員如何看待自己(王等，2006)。我們開始習慣以一個人夠不夠專業、是否具備專業證照來區分彼此的關係：「你看，他是一個年輕的社工師」，潛移默化之中，我們居然也開始為自己與他人比較與評分，這種將彼此區分的想法使社工族群無法尊重彼此之間知識的差異(吳月美，2008)。而應邀出題的學者則可以透過考試來定義一個「專業社工」需要具備的知識。

(2)專業知識傾向單一化

社工師資格必須經過考試制度的篩選，然而具有出題權力者卻並非經驗豐富的實務工作者，而是被國家認定的專家學者們，導致實務工作者必須通過由學者出題、學者閱卷的考試後才能取得證照(王增勇、陶蕃瀛，2006)。在這裡呈現出對不同位置的人們對專業知識認知的不同、以及知識不平等的情況。必須澄清的是，這並非質疑學者們知識的重要性，而是探討知識的詮釋權朝著單一聲音傾斜的現象。

正如俗諺說道：「夏蟲不可語冰」。有些知識必須在田野深耕過，才能夠心領神會。在「實務工作者應考由學者出題的社工師考試」的前提下，實務工作者成了被攤在陽光下檢視的一方。許多隱而不宣的在地經驗、默會知識，可能僅能透過口耳相傳、僅能親身體會當能知曉，未身處實務的學者無法體會，也缺乏可供學習的文本資料。因此會納入考題的，多是被書寫進教科書中的外顯知識，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不是實務工作者認知的「工作撇步」。而為了讓選才標準具備一致性與穩定性，遂有了「標準答案」的出現，這讓原本多元並立、特色迥異的工作知識被同一把尺衡量，賦予優劣，無形中開始出現了一種理想的形象。這便是透過教科書與考試內容傳達出來的社工員的模樣。

如果說這是把讓所有實務工作者認同的尺，那麼參加考試的同時，也能重新省視自己未曾涉足之知識，實務工作者也能藉由此覺察自身的不足，有所學習。然而這卻是把將實務工作者的聲音排除的尺，成為學界單向對實務社工員單方向的傳遞知識。複製了過去學校教育中「老師→學生」的權力關係，產生了社工專業的「集體弱智化」現象，社工在實務經驗交流與默會知識追求的熱情，被探尋符合標準的考題答案所取代(王增勇、陶蕃瀛，2006)，在這樣的脈絡中，學者的知識成為問題的解答，「知識不足」的學生只得乖乖作筆記、照單全收。至此社工知識與詮釋的權力靠向學界，實務工作者作為知識生產的主體性在證照考試下已蕩然無存。

(3)社工師成為專業內自我檢視的標準

證照制度除了將實務界擺放在讓學術界面前檢視，它同時也引發學術界內部的自我檢視與互看(王增勇、陶蕃瀛，2006)。鑒於社工師法通過後社工系所如雨後春筍般設置，引發「社工教育商品化」的現象，社工教育成為有心人的獲利工具。專業內部也開始互相檢視，期許專業訓練的人才是有素質的。這份專業的內部檢視同時影響了置身其中求學的在學學生。

當提高專業素質的呼聲逐漸高漲、而考社工師證照成為各校辦學的重點時，學生首當其衝成為受影響者。畢業生考取社工師證照的人數便成為衡量專業素質的變相指標。眾多學校的課程安排、課堂教授的重點，開始向社工師考試要求的必修科目靠攏。然而課堂教授的重點或許應付得了考試的需求，卻不一定能滿足實務工作對人才的要求。在實務工作者的知識無法進入學界的情況下，學術界與實務界的差距首當其衝反應在學生身上。

台灣的社會工作學生多是透過課堂教授來組織自己對社工的想像。當老師、或系所以考取社工師證照作為授課目標時，學生就會去思考如何才能當一個社工師。例如，他必須把社工師所要求的科目修畢，才能滿足應試門檻，這樣他修課時就會以社工師要求科目為主，擠壓掉社工師不會採納的科目的選擇空間；其次，他會特別注重讀書考試，勝於參加課外活動累積經驗，因為社工師是以「筆試」作為專業的評比，而不是豐富的服務經驗；其三，考試答題時，學生會為了「言之有物」，而傾向打出「安全牌」，也就是專家學者的說法答題，勝過於表達個人的思考與想法，既顯示自己有讀書、也避免掉風險太大的回答，這樣的方式下，

個人主觀經驗是不重要的，學生失去了用自己的言語做論述的機會。

在這樣背景下訓練出來的社工師們，可能不見得知道如何在非行少年的謾罵中工作、也不見得知道如何面對剛做出 DNR 決定的病人家屬，但是他必定背得出三角交叉檢視法的三種設計模式，也很清楚所羅門四組比較設計與相等時間樣本設計的差別。他們年輕、學富五車，可能才走出校門，連真正的案主都還沒見過，可世人就認為他比一個二技畢業，擁有十年工作經驗的社工還「專業」。

(三)小結

台灣社工系的學生幾乎是社會工作概論中，接觸關於專業的討論，然而幾乎我們學到的，都是靜態的專業特質模式，如 Greenwood 的專業特質論，來度量某行業的專業化程度(余漢儀，2006)。在學校基礎教育中，學生透過教育專業化，具備了專業要求的標準、典範、與認同，並且有內化的態度、觀點與承諾，我們遵從的是由社會功能論所編織的論點。我們認為社工肩負穩定社會功能的責任，故理所當然該有著專業的公正性(Impartiality)與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因此當我們意識到自身在體制中邊緣化的位置、似乎社工的工作誰都能取代時，我們期待進入國家體制達到建制化，由國家保障我們的專業性，卻忽略了建制化背後的風險。其實「證照化」其最直接的效應便是排除異己、區隔出誰是行內人與行外人，捍衛「服務專賣權」與「行內人的利益(余漢儀，2006)。我們在課堂上鮮少接觸過關於專業權力政治的討論，因此從未意識到建制化帶來的，是社工專業逐漸喪失進行體制外改革的專業自主性(王增勇，2004)。

社工現在所追求專業化的道路主要是以專家學者方面的聲音為大宗。事實上在專業實踐上有著各式各樣，豐富而洋溢的各種語言，都是過去我們所沒有注意過的，這些語言都象徵著使用族群、以及知識。我們將透過下一章節來討論。

三、社會工作的語言與知識

我們已經知道現階段對於社會工作主流知識的詮釋，多是掌握在學者專家手中，那麼社工究竟有著哪些隱而未見的知識。Bloom & Chambon (1991)便提出了存在於社會工作領域中的六種語言，除了學者們最常使用的「抽象性語言(The Abstract Language)」之外，還充斥著實務工作者熟悉的「行話(The Jargon)」、案主的「世俗語言(The Lay Language)」、研究者的「經驗主義語言(The Empirical Language)」、訊息學家的「類型語言(The Categorical Language)」、甚至在倫理的實踐上，也有著牽涉到個人在公平正義抉擇上的「價值語言(The Preferential Language)」。這些不同的語言，身後都隱含著使用族群的知識與價值，個人的經驗將會反映在其使用的語言之上(Bloom & Chambon , 1991)。瞭解這些語言的運

用，便能幫助我們走出個人經驗瞭解不同使用者的族群與知識。從這篇文章中，我看到社工知識與我刻板印象中認識的不同。

(一)學術論述僅為眾多知識中的一環

這些性質豐富而互異的語言反映得是專業的不同本質，它們提供了解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與複雜度的可能性，對於社會工作來說它們的存在是正向的(Bloom & Chambon , 1991)。當社會工作中的聲音(知識)被標準化、或是向某方傾斜，都會是件危險的事，將蒙蔽我們思考的可能。

在主流的價值中，人們通常將學術研究與科學知識視為知識的依歸，這奠基於其無關個人或群體價值判斷或利益的「客觀超然」立場。然而我們卻不會注意到學術理論在使用上的風險，當我們篤信理論時，通常就忽視了理論被轉化為意識型態後，將注定自我破壞、失去其原有的知識的特性，因為理論被轉為意識型態後，便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以及聆聽各種差異的可能，新觀念故無法輸入活化理論(Griffin, 1982)；其二，理論其實也並非我們認為的「客觀超然」，它忽視了科學研究歷程的政治性、以及隱含在政治性底下的權力議題，而將知識建構與社會行動做區隔，模糊掉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現象，容易使學術研究或科學知識落入鞏固現存體制的權力結構，與既得利益的危險(周雅容，1998)。其三、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知識必須藉由語言建構出來，知識一旦與語言隔閡，幾乎就難以成立(陳榮華，2007)，語言本身本就非客觀中立，而是帶有價值意涵，因此當知識是立基於語言時，知識便難以宣稱其客觀中立性(柯麗評，2008)。我們都知道類推、概化、分類、摘要化(abstraction)是科學重要的特性，但這些特性常不利於弱勢族群。因為進行分類時，必然得將被分類者抽離具體的生命脈絡、個人與社會的歷史背景，此舉常導致其經驗遭致扭曲、喪失生命的獨特性、強化了壓迫的機制(Stanley& Wise, 1983；Wilkinson, 1988；Langellier & Hall, 1989；Oakley, 1998，引自柯麗評，2008: 54)。

科學一向被視為理性而客觀，Toulmin(1953)卻提出，科學應當是一種看的方式，其重點乃在於如何以新的方式看資料，這種「看的方式」牽涉到看的人如何使用不同的視框(framework)去看和聽，產生新的覺察、不同的詮釋與隱喻，而不是以舊有的推論驗證新的資料(柯麗評，2008)。事實上撇開理論性語言在邏輯上的優勢以及明確性，它也不過是假設性的系統，提供學有專精的實務工作者參考與使用，並不是最終極的參考指標(Bloom & Chambon , 1991)，實務工作者在實務的實踐中仍須考量進其它種語言，用自己的方式來作詮釋。

Bloom & Chambon(1991)認為，重點不應在於討論哪種語言比較「好」，社工教學的重點應應著重在教導學生如何在不同的知識間移動，去理解不同語言

背後的知識與意涵，學到如何讓自己自「邏輯分析」與「情感—直覺」兩種模式間轉換的技巧，有這樣的經驗，實務工作者便可以將案主的世俗語言轉換成概念，而能夠轉譯為指導實務的理論。

(二)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重要性

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或稱隱微知識，是 Michael Polanyi 在 1958 年從哲學領域提出的概念，被認為是相對於被用在溝通、可輕易傳達訊息、廣為世人認同的外顯知識之外的另一種聲音。Polanyi(2007)認為傳統以主客觀分離作為基礎得知識觀，將把那些熱情的、個人的、人性的成分從知識中清除，而為人們的知識觀帶來混亂與惡果(黃千芳，2010)，其實人類社會中仍存在著許多難被覺察、易忽視、並且傳達困難的默會知識，它們的價值卻遠遠超乎人們的想像，「我們知道的大過於我們能夠說出口的。(Polanyi, 2007)」。

The "Iceberg" metaphor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 & Tacit Knowledge

默會知識與外顯知識的對照，能夠被講述、解釋、複製的外顯知識，並不能代表我們真正知道、或體會到的，還有更多來自於我們知道，卻可能難以言術的知識。圖片引用自網路：http://www.cognitivedesignsolutions.com/KM/ExplicitTacit.htm

默會知識通常代表著難以教導與傳承—尤其對於價值立場相異、未身處其境的人來說—，它通常無法脫離所根植的文化，唯有回到默會知識所屬的文化，這些知識才能理解(柯麗萍，2008)。默會知識雖難以被覺察、也難以複製，但並不表示它不夠重要，它們深深影響我們的行為。這些知識在行動中可能是以最簡化的語言、象徵、或其他修辭學的形式被表達出來，幫助我們理解社會現象，以及其後採取的方法。然而這些知識的重要性卻鮮少為社會工作的主流知識所採納，即便它根根本本就深植於每個實務工作者、研究者心中。若我們對這種「不知、有限的知」認為是理所當然，並且以「有限的知」來蓋括我們眼前的一切時，則

我們很難從舊的事物中產生新的意義、想法，及與過往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Lincoln & Cuba, 1985，引自柯麗萍，2008: 59)。

單一故事容易造成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們並非不正確，而是不完整。它們容易讓我們對人產生偏見的裡解，而不是多元的認識與尊重(周志建，2012)。要能夠擁抱生命、使用更完整而鉅視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我們便要學著從單一的故事中解脫，認識不同生命的獨特性。

第二節 我與人的對話

一、以「人」做為對話文獻

(一)參考文獻是否非得是學術文章？

通常我們期待一篇碩士論文的參考文獻應該要是學術文章，但這是否就代表論文的參考文獻不能擁有其他不同的面貌？Enago & Ulatus(2011)提到一篇參考文獻的選擇方式，其實會根據不同的寫作目的與文章型態，而有不同的要求。如專題回顧的文章，需要引用過往與此主題有關的各種研究文獻；而學術論文則是透過文獻回顧來掌握研究的背景知識，並利用前人的研究證明或反證自己的結果。那麼我認為，一篇關於個人生命的論文，理當就會存在其生命歷程中獨特的文本。事實上，一篇生命敘事或自傳書寫是可以依賴日記、個人事件紀錄(資料)、照片等傳記史料來回溯(洪瑞斌、陳筱婷、裴騏嘉，2012)，這些獨特且個人特質強烈的文本便是生命敘事中重要的資料來源，並能夠比起學術文獻更有助於支持研究議題。

蔡培元(2008)在「我僅僅只是個胖子—記述一段朝向自在的歷程」的自我敘事論文中，便是透過畢業紀念冊同學們的留言憶起國中時期自己在別人眼裡的形象，除了看到不同人對其肥胖的理解與對待，也發現脫離「胖」的視角後，更多曾被自己忽視的個性優點；林毓凡(2009)於「瘦，夠了——趟與身體和解的冒險旅程」則是利用十多年前「慘不忍睹的身體」這幅自畫像道出自己一直被肥胖的身體意象綑綁，即使體重計的數字不斷變化，這個臃腫的畫面仍一直是刻印於心的自我意象，而在論文書寫的最後階段，她再次描繪自己時，發現畫中之人已經有了不同的樣貌，多了笑容，也傳遞著正向的能量，呈現出自身體意象解放後輕鬆的心情；王玉霖(2008)在「從黑手阿爸背影走出自我—一位幼教師的發現之旅」則是透過過去書寫的實習省思日誌，找出自己曾經對於幼教的期盼與理念，重整與確認自身的教育信念，破除「秩序好就是好老師」、「自我能力不足」的迷思，而能在未來持續做著自己認為對孩子是好的事情。這些論文皆示範了參考文獻的不同可能：「個人的畢業紀念冊」、「多年前的塗鴉」、「學生的實習省

思日誌」，這些都是從前我們認知中不足以登上學術殿堂的瑣碎文本，然而你會發現若以傳統學術的理論、知識言論取代之，這篇論文好像就沒法這麼動人、這麼貼近生命。一個人的故事，不該是拿著別人的言論來詮釋，自己生命的糾結，唯有從自己生命的痕跡尋找，我覺得這種時候才是「個人所言」超越「大師」的時機，也就是非學術文本能優先於學術期刊的時候。

(二)頑皮孩子的另類文獻

在我這篇研究中，除了學術文獻之外，還有參考其他形式不同，卻非常重要的文獻，就是「人」。過去我不斷將參考文獻限縮在學術文章的推疊上，我確實因此了解到社工為什麼非得是一門「專業」、社工師的建構化過程、以及時常被忽略的默會知識的重要性。但是這些知識卻讓我書寫這份論文的筆觸停滯，它們將我帶到門前，卻欠缺最重要的臨門一腳，使我跟文獻的對話停留在隔靴搔癢。我需要另一種不同於學術的聲音，這個聲音就是在每個書寫階段中，我曾經對話過，讓思考激盪、推向新的領域的人。

在論文書寫前期，我主要對話的對象主要是老王 meeting 小組的成員，透過 meeting 的討論與回饋，我開逐漸釐清自己的問題意識與論文架構；後來，我對話的對象多了在社會工作專業的道路上「迷路」的社會工作學生，我參加對話沙龍、專業議題的討論會、也接觸了跟我一樣對專業抱持質疑的社會工作學生。接觸這些人後，我發現自己的故事並不只是個人的故事，我還看到生存在這個講求專業的時代背後的社工處境，我們共享了同樣的經驗，我的視野也從原本的個人擴大到了群體；而在書寫進行到自己的生命故事後，我的對話對象又更豐富了，我從未料想到的，我的父母親，成為我這個書寫階段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他們這活生生的人與我僵化的回憶對話，透過對話，我得以對過往生命故事有了重新理解與詮釋的機會，憶起更多被遺忘的、或刻意不去回想的記憶碎片，也讓我所書寫到的人們得到表達意見的機會，讓這篇論文不再只是我一個人的喃喃囈語，它更多了厚度與溫度，以及生命。

二、我與迷路的社工學生的對話

在輔大舉辦的「社區實踐分享：對話沙龍：《迷路的社會工作學生》」，是我書寫論文後，第一次述說自己故事的場所，對我來說別具意義。有別於過去我參加過的研討會是由老師主導，在這裡的主體是「學生」，知識的主體從原本的單向性(以老師為主體)轉為解放性(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們在這裡自由分享生命中的經驗與智慧，我感覺台上人分享的議題與我切身相關，他的疑惑可能我也正在經歷，他的故事引發我的共鳴，他的解答將能成為我的借鏡。這裡不會有老師告訴我「應該怎麼做」，但我能透過同儕的經驗激發更多元的思考。如果我一直沉

浸在自己的故事中，那麼這份論文就只是我的故事，而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的故事」。寫這篇論文，不只是找出存在於自己身上的問題，我希望能藉由自己經驗中的普遍性，召喚出更多與我有同樣經驗的夥伴。如此，才能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使我們變成這個樣子，才能超越體制的框架，找到安身自在的位置。

(一)我們的共通性

初次進入場域時，我驚訝於出席沙龍人數的踴躍，成員以跟我一樣的年輕學生居多，有來自各校的大學部、以及碩士班的學生，有常人眼中名校的學生，甚至連碩四、碩五的學長參與，我才發現原來自己不是唯一對專業抱持迷惘的人。

1.經驗到個人經驗與專業間的斷裂

柏蓁：

「我喜歡心理學，對於那樣的專業助人想像是我很期待的。…所以當矛盾發生時，我會去想像把自己切開，來做好工作…。然而我感覺很多過去的相信都在社會工作裡不見了。我感覺社會工作只剩下工作，只剩下技能，而沒有社會。」

「…我覺得做社工好像很累，要當一個『專業』的社工好難，就是好像要讓自己變成專家主義下面的社工。儘管我也想讓自己變成這個樣子…，但是當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好像在把自己『變成社工』時，我才知道這對我來說有多重。這不是我啊，我正在想讓自己變成另一個人，這個人是誰？那個社工長什麼樣子？」

燕茹：

「社會工作教會了我好多語言，…我們的問話、會談技巧都有固定的要求，像是『是什麼原因讓你成為現在的樣子』,『你要不要再多說一點？』，但是對話時你真的會這麼說嗎？不會吧，覺得很ㄎㄟˋ對不對？這些語言真的不是我們習慣用的啊。說不定旁人聽到這些話都很不習慣，那你工作時也用不出來啊。」

柏蓁與燕如，與我一樣都是碩士生。我們有著類似的共通點，同為一路唸書直升上來的人，從國中、高中，然後順理成章地進入大學(甚至還都是東海的學生)，最後考上研究所。不像有些人是從實務中體會助人的感動才回來學習社工，我們都是從學校的教育來學習助人。這個相似的經驗引發我的親切感，原本同我對話的對象，多是在實務中很有經驗的人，他們會告訴我「久了就沒事了」、「以後會讓你煩的事情多得是」，他們無法理解我的問題，因此我們幾乎沒有進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步對話的空間。而聽完同學們的分享後，我找到擁有共同經驗的同伴，我們同樣擁有自我與社工間斷裂的經驗：為了呈現好社工的樣貌，卻發現自己正失去過去生命熟悉的價值與信仰。

我的「人後」形象，是我過去與人互動時最真實的樣貌。大而化之、不拘小節的個性，讓我在人群中很容易就能與人拉近關係，增加許多對話機會。但是這與社工在教科書描述的專業關係是牴觸的，在專業中我們講的是「避免過度的情緒涉入」、「有目地的關係」，並且在與案主的相處上有著標準的程序，這使得我原本自豪的「能力」被排除在社工認定的框框之外。專業的場域中，我經驗到將一個完整的自己擠到專業框架的過程。

2. 面臨自身價值與專業價值的衝突

柏蓁：

「我疑惑於到底專業教育長在我身上的東西是什麼？…背負一個社工的殼好累，我覺得我本便被排在社工的框框外面，不過是被硬擠進(社工的框框裡面)罷了。好奇怪，為什麼一個好好的我…要被擠進去呢？」

燕茹：

「我到了東海之後，其實第一年就遇到被塞進框框的東西，那時候我曾經找教個案的(老師)諮商過，她說燕茹妳有定位的問題，妳到底把自己定位在哪裡，是案主、還是社工？你要從中間選出一個，人不能有兩種價值觀。…所以我現在必須要二擇一嗎？我到底是誰？」

柏蓁：

「感覺就像在打架，有兩塊東西，一個是很原本的自己，是不帶任何專業思考、練習的狀態；而一個是專業教育。」

柏蓁與燕茹的經驗讓我看到個人與社工價值之間的衝突。她們將教育中學習到的社工樣貌形容成一個框框，而原本的自己身處於框框之外，為了成為世人認定的專業社工，我們讓自己進入社工的框框，卻發現面臨了「社工」與「自我」價值間衝突的情況，而在衝突發生的時候，我們被要求捨棄自我的價值觀，轉向社工靠攏，「這才是專業的社工」。

這個過程我也很熟悉。我在人前、人後的「切換」動作，也是因應自身定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位的疑慮發展出來的方法。我一方面抗拒讓將專業樣貌帶進自己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卻又想要被肯定為高度專業的社會工作者，所以我開始戴上面具，來切換不同的性格與價值觀。如此便能保持社團中成功的「自我」，又能同時追求「高度專業化」，卻了產生兩種面孔漸行漸遠的結果。

3.對信仰的專業產生質疑

柏蓁：

「…我對社工教育疑惑的事情是，在過去我對待人，似乎不需要社會工作教育，就足以讓我去支持人，讓人的生命轉變。但是學了社工之後，反而讓我困惑了，那為什麼我還要接受社會工作教育？」

「社會工作專業的本質是什麼？社會工作的內涵是什麼，我有很多疑問，為什麼我過去從校外的探索課程(非社工學程)學到的，那些我以前在乎人，看待人的眼光…在社工裡不見了？…感覺就像在打架，有兩塊東西，一個是很原本的自己，是不帶任何專業思考、練習的狀態；而一個是專業教育…。感覺就像是毒素，從我的身上長出來，東一塊、西一塊。」

過去柏蓁經由探索課程所認識到自己，在專業中並不受到重視，以至讓她感受到過去所持有的價值就這麼「不見了」，取代而之的是專業教育所塑造出來的自己。這個分享讓我非常驚訝，這個「原本的自己比專業好」的想法是我過去沒意識過的。回想過往的經驗，我總認為自己的困頓是專業化過程中必經的過程，只要透過更高深專業教育(訓練)，我就能解決身上的問題。我母親也提過：「這些專業不就是前人累積下來的成果嗎？跟著它走，不是比自己一個人橫衝直撞更有效率嗎？」這個論述實在難以反駁，我也這麼讓專業的大帽子一直扣著我，直到後來與柏蓁約出來深談之後，我才有新的想法。

柏蓁於大學時期參加校內的探索課程，讓她清楚了解自身優勢特質，因此更敏感於自己被擠進框架的過程，意識到衝突的原因來自於專業與自我的拉扯。然後她思考自己為什麼非得進去這個框框，柏蓁得出的結論是即使不走專業這套，她也有能力在不違反工作倫理下提供有品質的服務。這個理解幫助她跳脫傳統眼光，看清楚遊戲規則，產生新的理解。

(二)反思

柏蓁、燕茹的分享，都像是在訴說著我的問題。她們對學習社工前自己的認識，以及發現自己學習社會工作後，身上長出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讓我非常

吃驚，這些似曾相識的文字，彷彿另一個魏劍凜正借用他人的身體娓娓道來。柏蓁揭露自己也曾嚮往如專家一樣的社工角色，憧憬白袍加身的醫務社工師，然而越貼近專業形象，她發現自己也離過去看待人、在乎人的眼光更形遙遠，成為一個不像自己的人；燕茹則是分享自身接受諮商，以及在矯治機構當志工的經驗，認為在接受社工教育的同時，似乎也掉入在自身價值觀上面臨選邊站的處境。

從這樣的對話中，我看到了「我們」。我遵守專業的遊戲規則，卻發現自己玩得很痛苦，從未想過一個如此強調「以人為主體」的工作，卻沒有學習者的存在空間。最後只能在矛盾時將自己分為兩個不同的自我，在工作與私人時間來回穿梭。與類似境遇的人產生對話後，幫助我超越個體的視角，看見經驗斷裂背後的原因。為了成為稱職的專業角色，我身上長出了名為「專業社工」的形象，一言一行就有了衡量的標準。為了不被貼上不專業的標籤，我在專業場合才總是兢兢業業，無法放開。「社會工作」最終成為只剩下了照表抄課的「工作」，「社會」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社工學生該懂得反思自己的生命，回歸助人的本質。我曾詢問柏蓁，為什麼她可以輕易的選擇不要進入框框中，柏蓁說的話讓我印象深刻：

「我這個人就是忍不住，知道不對勁的事情我就不會去做，要做對的事情。所以我才能找到一個讓自己安然的位置。」

這是她給我的答案。至今，從眾考試、向專業靠攏的我，最擔心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當我對其他人訴說自己對專業的困頓時，總有人跳出來對我說：

「我知道你現在學批判，可是以後出來還是別什麼都急著反，小心年輕什麼都還沒有，就被鬥死了。」

這讓我的困頓總是沒有解答，彷彿我揭開的，是社會工作專業中最隱晦的面向。可是柏蓁給了我不一樣的答案。當她意識到體制中的不合理，她選擇不在乎世俗框架，堅持做對的事。這樣的態度才能讓工作產生溫度，不會成為淪落為一個對大眾，甚至對自己都「有距離」的專業。

柏蓁在體制外尋找到一個讓自己「安然」的位置，我則是選擇在尋求「在專業中安身自在」的方法。我們兩個抱持相同問題、卻用不同方式尋求解答的人的對話，讓我看到自己論文的新的思考方向，或許在專業框架中尋找方法並不全然是我的答案。其實在對話的過程中，我也隱約感覺到自己對「專業」錯縱複雜的情緒，似乎並非是接受過社工教育後才產生的，早在更久以前我就對專業存有著一份無法言喻的憧憬，我必須將這份憧憬的根源找出來，否則即使看清楚專業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的不完美，我仍然無法跳脫服膺專業的宿命。我該做的便是將眼光放得更遠，反問自己，倘如不是專業教育讓我遇到這些問題，除了專業教育與體制之外，我的生命中是否還有其他重要的事件影響我看待社會工作專業的眼光？我必須看清楚，或許解放的鑰匙就存在這些故事當中。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章 自我敘事作為一個解放的過程

武士在他的盔甲裡待了太久，他已經忘了，沒有盔甲會是什麼感覺。鐵匠用斧頭，很用力的在他戴頭盔的頭上打，或是茉莉亞用花瓶敲他的頭，都只能讓他痛苦一陣子而已。既然他很難感受到他自己的痛苦，別人的痛苦，就同樣的忽略了。

—摘自《為自己出征》(Robert,1994:)

總是在每個不同的難題處，這個問題都會出現。

我到底「應該」長哪付模樣？

— 摘自《我只是個胖子》(蔡培元，2008:9)

一直在某些情境中表現出乖寶寶的樣子；一直在某些情境中表現出和平時不一樣的自己，但是當某天我「終於」有機會在這些情境中做自己時，我卻發現我怎麼樣也做不出來。在案主前面，彷彿有一面籬笆分隔著我和他們，再怎麼努力，我們終究是在兩個世界對話，觸及不到他們。

—摘自《魏劍凜 2011 年暑期實習週誌》

第一節 在敘說之前

一、乖學生的自白書

許多人對我說，這是一篇看起來「不太學術」的碩士論文。因為人們總認為我並不是探討艱深難解的社會議題，只是書寫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生命故事，這樣的東西怎麼該是一個受過專業教育的研究生寫出來的？曾聽過某位老師對於自我敘事論文的看法是：

「為什麼要寫自我敘事呢？自我敘事要療傷帶回家寫日記就好啦？我是說，為什麼不找一個更有學術意義的研究問題探討？」

對於一個總是奉老師的話為圭臬的孩子來說，這個評論大大打擊了我的心，似乎在告訴我，在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之前，這份論文沒有值得書寫的價值。也有另一個老師對著我說：

「探索自己？劍凜唷，你都讀到碩士了，怎麼到現在才在作大學在作的事~？之前在幹嘛呢真是，都不夠用功對不對？加油，好嗎？」

老師們一次又一次的循循善誘，似乎肩負著「將迷途學生導回正途」的重大使命。在這些人生前輩們眼中，我是個長不大的孩子，執傲地抱著沒有價值的議題鑽研。「你只是需要點時間，之後你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我彷彿可以想像老師們皺著眉頭，像是看小鬼頭一樣地看著我。

「魏劍凜，你是在寫小說嗎？」每當打開電腦準備打論文時，朋友們都會驚呼，怎麼會有這麼不學術的論文。在他們的印象中，論文應該要更學術，充滿許多數據、理論、西方文獻、學術名詞，而且絕對不會有「我」出現，研究者應當是以研究者自稱。我不怪他們，畢竟在接觸自我敘事之前，我也從未想過世界上會存在已自己為主題的傳記研究，甚至連我一開始也不是選定自我敘事研究作為研究方法。

談到這裡就一定要提提政大社工所有名的故事。這一年來當學生們抱怨 meeting 又被老師打槍、斥責，回家又多了好多東西要修改時，總有人安慰他們說：「別難過啦，你沒看到那個某某某，第一次 meeting，三萬字的醫療議題研究計畫被砍得只剩七個字。更慘的是他那七個字的結論是：其實我對醫療並沒有興趣。」這在許多研究生黑暗、喪氣的時候，有如寒冬的太陽灑在身上，拉了他們一把。這個例子多美好，相信如果那個某某某不是魏劍凜的話，我應該也能像同學一樣，覺得每天都是彩色的吧？

回想一年多前，我花了整個暑期實習空閒的時間洋洋灑灑寫了三萬字(嚴格說起來，是三萬兩千三百二十七個字)的研究計畫書，從論文題目、目的、文獻探討、研究設計、以至於抽樣方式，甚至資料的處理與分析的方法都寫好了，志得意滿參加人生中第一次 meeting，卻被老師一句非常、再基本不過的問題問得啞口無言：

「劍凜，你為什麼要做這份研究？」

對於一個準備好來回答計畫書問題的我來說，這個問題著實問倒了我。

老師您為什麼這麼問？為什麼不問我計畫書的內容？好，第一章我不是花了五千多字來講述 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議題之於癌症末期病患的重要性，是哪裡讓您不滿意了？我附上數據、文獻、還有任何能找到的資料，好不容易才證明這份研究的「學術價值」，但是您看起來好像還是不滿意…？您究竟想知道什麼？

苦苦思索後，我發現，除了這麼多象徵「迫切」、「重要」的文獻資料後，我真的說不出我想做這個題目的理由。這是第一次我苦心堆疊出來的專業面具被戳

破，直接被問到自己真實的想法，就像在宴會中衣服被扯下來，讓我非常不自在。

我一直沒認真思考論文對我有什麼意義，總覺得這是研究所必經的過程，是個負擔，是我邁向下個人生旅途的阻礙。

—摘自 論文書寫文本《來聊聊，魏劍凜這個人吧》

坦白說我很清楚，只要是看起來「專業」的醫療議題，我其實什麼題目都好，要不是暑期實習剛好在血液腫瘤科病房實習，我壓根兒也不會找到 DNR 議題來當我的論文題目。但是，大家不都是這樣過來的嗎？找一個看起來「專業」、有價值(就算沒什麼價值你也要證明它有價值)、具有學術貢獻的題目，來當自己的研究主題，我哪裡做錯了？

我突然意識到，過去生命中幾乎沒有任何議題能抓住我的目光。對我來說，這些研究題目就只是個「學術議題」，或許我能寫，但對我來說它就只是篇作業罷了。什麼學術價值、貢獻，坦白說對我而言都是假的，只是勉強自己認為它們重要，事實上論文是什麼題目我是沒那麼在乎。好寫、能找到好田野與研究對象、能畢業，甚至能因此找到好工作，對我來說才比較真實。

其實我確實有個在意的議題，但我不能說、也不敢說，它是隱藏在我心中的秘密。它不符合專業的主流價值，與社會道德相違背，我期待被大家認同，當一個「正常人」，因此這秘密得關在黑盒子當中，不能曝光，我才一直表現得彷彿像沒問題的樣子…，其實我最想探討的問題，就是自己最深信的專業。

電影《蜘蛛人 3》中，故事以「最大的敵人將是自己」帶出本集的主軸—抉擇。主角彼得面臨「英雄」全真、全善的使命，與「凡人」有情緒、私慾、價值的生命兩者間的衝突與選擇。圖片引用自網路：
http://desktop.inlishui.com/desktopfiles/%D3%B0%CA%D3/%D6%A9%D6%EB%CF%C03%D7%EE%D0%C2%B1%DA%D6%BD/spiderman18.jpg

在我心中，我一直憎恨這個總像《太陽騎士》一樣燦笑的專業面具。它存在的目的在於幫助我做好社會工作，但是擁有它卻讓我輕視了自己，以及過去我驕傲的回憶。我焦慮、我煩、我悶，但我還是要笑得燦爛如陽、彷彿天天都是星期天！我想大吼，去你的「全大陸都知道」社工應該是什麼模樣，我這個社工就是不受教、不專業、不想考一堆沒意義的試；我就是愛玩、放縱、愛用我喜歡的方式做個自在的社工。為什麼要把一推有的沒的套用在我身上，然後在我好不容易做出自己時，錯愕得瞪著我，然後說出「你什麼學校畢業的，你老師是誰」這種屁話！可知道這些話就像潘朵拉之盒般，將我真正的情緒、想法都牢牢鎖在心底，無法有一個敘說的途徑。我發現我的問題來自於我從來沒真正安頓好自己，所以我也一直無法全心擁抱我這份專業。

第二節 敘說故事的意義

說故事，是一種轉身，一種反身自照(周志健，2012)。故事的療癒，能讓人重拾生命的本來樣貌，並讓受苦的生命感到被珍惜、被尊敬。透過敘說，人們可以穿越苦楚、走進生命裡頭，去遇見苦難的意義及背後的美麗靈魂(黃錦敦，2012，引自周志建，2012:28)。敘事研究(narrative Inquiry)，係以說故事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將訴說者的真實故事放在社會脈絡底下重新詮釋與建構。說故事本身便是一種再經驗(周志健，2012)。透過自我敘事，言者會展現一種「存在」與「生成」之間的辯證戲劇，而主體在這之中進行不斷自我否定與自我肯定的辯證循環，這將是一種去主體化與重新主體化的過程，敘事者而能透過說故事的過程來重新編織自我主體性(徐敬官，2004)。對敘說的研究者而言，我們並非對故事下個定義與結論，而是置身田野、走進故事，從文本中賦予經驗意義，表達對意義的關注(何粵東，2005)，呈現敘說的精神。

一、作為生命解放的途徑—我與「太陽騎士」

我很喜歡小說，每日划著小舟在學術之海漂流，小說就像是翠綠舒適的島嶼般任我休憩，溫柔我的思緒與心情。有本我非常獨鍾的小說叫《吾命騎士》，因為故事中的主人翁，太陽騎士，引起了我的共鳴。書中對他是如此描述的：

全大陸的人都知道，太陽騎士是被稱為最接近完人的人。他永遠慈悲為懷、面帶如陽般燦爛的笑容，以光明神的仁慈來原諒世人的罪惡；一輩子只愛神不愛女人，說話時更是三句不離光明神；喝酒時一杯臉紅、兩杯頭痛、三杯必倒下；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非常優雅。

然而對於接任第三十八代太陽騎士，日後被譽為「完人中的完人」、「光明神之轉世」的主角，格里西亞而言，這些外在形象都是「工作」時不得不塑造出來的假象。他私底下說過：

「仁慈的光明神會原諒你的罪惡的。」這句話在我的騎士生涯中至少說過上百萬次。但我這輩子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在全大陸面前大吼：「去妳媽的『全大陸都知道』，我這個太陽騎士就是不爽笑！我就是不想原諒那些人渣！我就是想說每一句話時都帶個『X』字。」可是，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帶著笑容繼續在說：「仁慈的光明神會原諒你的罪惡的。」

格里西亞的真面目，故事稱是「與太陽騎士的形容詞完全相反即是。」、「比起做騎士，更擅長劍術、騎馬、野外求生『之外』的任何事情。」他真實的樣貌與其外在形象相反，格里西亞非常愛喝酒，並且「千杯不倒」，更私自在房間的地窖偷偷釀蘋果酒；他愛看正妹，但因為「太陽騎士只愛神不能愛女人」，所以他注定一輩子只能用眼尾「偷瞥」、「記憶」女生，才能在回房間時看個過癮；連優雅的舉止都是自小被前任的太陽騎士磨出來，在他心中，老師的叮囑有如詛咒般不能抹滅：「太陽騎士就是跌倒，也是非常優雅」、「一日為太陽騎士，終身微笑笑到死」！

第一次看到這些對太陽騎士人前人外不一致的描述時，我是非常有感觸的。格里西亞身處的位置，必須讓他扮演符合世人印象的「太陽騎士」，然而這個形象卻與他原本的個性大相逕庭，十分虛假…，不禁讓我將自己投射其中。我也是為了符合人們對專業人員的印象，塑造出一個與真我截然不同的模樣。過去學習的過程中，我學到個人的不穩定性可能成為助人工作的危險因子，所以才要透過專業教育來抑制這些不穩定；同時，我也經驗到被人告知自己的個性是「不成熟」、「沒有素養」、「不適合專業社工場域」的，我不斷被告知成長改變的必要性。

我開始擔心自己原本驕傲的特質，其實是社工專業眼中「不必要」的特質。我不希望被指責成白白蹉跎時光，卻毫無長進的學生，所以我戴上「太陽騎士」的完美面具，遮掩自己「真實」而「不專業」的一面，卻發現這個虛偽的樣貌帶給我很大的壓力，在專業場合中我非常的焦慮、害怕，沒辦法與權威對話，也無法與人深交。翻開過去的實習筆記，我描述自己「拼命地學習、揣摩專業工作者的形象，…我要表現得更成熟專業」，而實際上，我經驗到是自己說的話被嚴格

把關，為了說出「有品質」的發言，我每一句話都在心中反覆琢磨，當說出「內容尚佳」的發言，我在心中為自己喝采；而說出「不專業」的話時，我懊惱再三，想在「下一句話」扳回顏面…，我發現，我關注的焦點竟然都是在自己身上，根本沒有真正關心案主在些說什麼。所以督導總會質疑，為什麼我到現在案主面前還是非常焦慮、結結巴巴、吃螺絲？她們無法理解，為什麼簡單幾句話我都可以講得這麼困難。多麼可笑啊，為了維持「專業」的糖衣，我竟然連怎麼說話，都忘了。

一個完美太陽騎士的形象，其實就像是帶著木頭雕成的人偶面具，完美卻有如魁儡般不真實。圖片取自漫畫《魁儡馬戲團》。

渴望被旁人肯定，我開始學習戴上面具，遮掩自己「真實」而「不專業」的一面，這舉動觸發了之後發生在我身上的所有故事。「全大陸的人都知道」，專業的訓練幫助社工提供有標準、有品質的服務，以避免在服務過程中傷害到服務對象，然而對魏劍凜這個人來說，專業訓練卻成了一種強力的束縛，使個人的聲音淹沒在專業的洪流中。身處在一個標榜「個別化」、「優勢觀點」、「關懷」與「接納」的助人專業中，我卻發現從沒有一個老師真正關心「我」是什麼樣子—他們只在乎我是否關心「案主」是什麼樣子。我感覺自己學到的，是如何把「現在自己」的樣子，雕琢成只有單一標準的「專業角色」的模樣，然後用這些樣子幫案主真誠「面對自己」，達到充權與成長……，憑我這種雙重人格？我覺得這樣不對，真的不對。

周志建(2012)提到，一個治療師能走的多深，他的個案也才能走的多深，「你不可能給別人你身上所沒有的東西」。要成為一個能夠面對個案的社工員，我必須擁抱自己、面對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生命，才能抵達另一個生命(周志建，

2012)。之後，我打算開始敘說一個關於自己的故事，一個現實版《太陽騎士》的故事，或許它不會如古老的傳說充滿光輝與美，但是它卻會是個能夠翻轉生命、進入心靈，看見不同可能性的覺醒之鑰。或許故事講完之後，格里西亞終於也能坦然面對自己，然後對著全大陸的人民說出：「我 X！」

二、個人的故事，也能成為社會的故事

猛然回顧過去人生，我發現自己平凡地一無是處，讀書、求學，沒有值得道與人聽的故事。我認為自己不是天鵝，也不是醜小鴨，我只是背景中的一群鴨子。

—摘自 論文書寫文本《來聊聊，魏劍凜這個人吧》

在下筆敘說故事之時，我曾經掙扎過，我的故事具有什麼價值？其實當時我並不需如此擔心，因為說故事絕不會只是在「說自己個人的故事」。敘說所闡述的並非只是單一行動，它還包含著一連串事件，而不管是行動或事件都無法脫離其所處的脈絡或歷史背景(柯麗評，2008)，個人的故事本身便能夠鑲嵌在社會的脈絡之中，讓說故事的人、故事所指涉的人都不會是孤單的存在，而同樣是與社會相牽涉的(蔡培元，2008)，生命故事故不應被看成隔絕於歷史之外的客體。因此訴說一個好的個人故事是可被視為由個體私領域轉向集體公領域的實踐行動(蔡敏玲、徐曉雯譯，2003)，提供被主流壓迫而噤聲、人群相對稀少或弱勢之邊緣族群的知識、心聲傳遞的獻聲管道(廖世德譯，引自郭志南，2013: 8)。當人們透過敘說來重新詮釋自己的故事後，一個「個人」的故事將可能成為顛覆社會建構之主流故事的利器(郭志南，2013)。

我的故事是我為了尋回個人在社會工作中知識的主體性，而訴說的故事。然而這個故事卻可能是社會上每位我這世代的社工學習者都正在發生的事，因為我們同享有相同的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反應我們「如何學習社會工作」。透過我的敘說，個人的問題將能連結到群體、連結到社會，成為被看見的論述。

三、故事的滲透力—感染給敘事的聽眾

說故事能夠創造生命的連結，於是我們的生命得以被支持與滋養(周志建，2012)。故事的重要性不只會停留在說者身上，對於聽者來說同樣也意義重大。因為故事本身即具有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在傾聽的過程中，聽者也能將自己帶入故事中，隨著故事的進行有了一番經歷，這樣的滲透力便是故事串起說者與聽者的要素(柯麗萍，2008: 81)。故事的滲透力在於故事具有一種假設性，讓人有更大的想像空間，更多的機會置放自己與故事的關係，選擇進不進入故事的情節，與如何進入這些情節。在聽故事的過程中，聽者也將參與說者的故事，

從脈絡中產生更豐富的激盪與解釋，因此個人故事能夠滲透進他者，造成影響與對話。

許多社會工作的新鮮人，為了能盡快投入工作，她們或許也如我一樣面臨高速社會化為專業社工角色的挑戰，或許也正面臨「自我」與「專業我」的拉扯，她們可能也經歷跟我一樣的迷惘：**現在在案主面前的人，究竟是誰**？我希望我的論文，不是只有著「專業的學術價值」、只有「專業的人才看得下去」，而成為別人競相引用的學術文章；我希望我的論文，是那些不論處於人生的任何階段、不論認不認為「自己是否專業」、只要對現在自己的樣子感到疑惑的人，都能願意撿起來，在工作一日後仍能看得下去的經驗故事。先吸引「人」，才能引發他們的共鳴、幫助他們反思、照顧自己。最後找出某些場合下，自己最舒適的樣子。我覺得這是我的論文最大的貢獻。所以我提出這些問題，解開自己心中長久的結，可以的話，也渴望我為不足道的書寫，也能召喚出那些躲在暗處，與我抱持相同困惑的人們，一同探索自己，找出癥結。

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我的研究方法—自我敘事研究

敘說(narratives)就是說故事(周志建，2012)，是呈現個人生命故事的一種方式，個人藉由敘說的過程賦予經驗意義，重新詮釋過往的經驗。我會在這份研究中呈現一篇關於「我」個人的真實故事，藉此重新省事自己的生命歷程。我將使用第一人稱敘事，也就是自我敘事(personal narratives)的方式，用我自己的語言訴說這份生命經驗，重新看待其中的事件、行動和所遭受的痛苦。敘說研究的方法是探究個體如何賦予其經驗意義，我們並不是為了要呈現一個具備外部效度的真實故事耗盡心血，而是以說者的「事實建構」來看待問題—即研究說者如何捕捉、呈現和解釋經驗，以反應他們的世界觀特質或說服他人的互動過程(胡幼慧，2008)。在本研究中，我將把影響自己成為現在模樣的重要事件以故事的方式陳述，並將這些事件對我的影響、體悟書寫出來。在書寫中我會儘量涵蓋場域、任務、事件與情節等細節，期許呈現出一則完整有系統的故事。

為什麼自我敘事能夠成為一篇學術論文？這是我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時常被挑戰的問題。過去自我敘說研究一直都不是研究市場的主流，你很難在學術期刊上看到自我敘說的文章；在大學課堂中抓個人來問，剛修完研究法的學生可能也只會回你個錯愕的雙眼，因為可能連他們使用的教科書都沒有提及這個名詞。對比主流實證典範科學，詮釋典範與批判典範似乎很難被大眾理解，尤其像自我敘事這樣以研究者本身做為田野的研究方法，更時常被質疑為自說自話、缺乏文獻、沒有信效度、也缺乏學術貢獻，因此很難被接受為符合學術精神的學術文章。

使得每個做自我敘事的學生出門都得準備一套說詞應付普羅大眾的問題，卻不見傳統主流研究典範的學生特別花篇幅解釋自己的研究典範。

事實上自我敘事作為一個學術論文，他與人們想像中的「科學」確實不一樣，過往我們熟悉的「科學」與「研究」這類名詞，在研究典範上屬於「實證典範」，這樣的典範旨趣在於控制與預測世界，發現現象背後一套共通，普遍的法則，也就是生產真理，過去當我們提到實驗設計、統計數據時，都是屬於實證典範的範疇。而事實上除了實證典範之外，主要還存在著詮釋典範，以及實踐與批判典範等(夏林清、鄭村棋，1989)。像詮釋典範就不是在尋找世間的真理，其欲理解的現象並非客觀世界，而是其主觀如何建構世界(洪瑞斌，2005)；至於實踐與批判典範認為真理是被建構的，既存知識通常為少數權威服務，實踐與批判典範對真理則是有立場的，透過批判與解構主流意識形態，幫助沒有聲音的人從權力關係解放，達到解放與改革社會的功效(洪瑞斌、陳筱婷、裴騏嘉，2012)。我的這份自我敘事論文在認識論上是屬於實踐與批判性的典範，亦即我是透過敘說故事的過程來理解自我與生命，解構過去主流社會加諸在我身上對於「專業」的想像，而我的立場是為了與我同樣身陷在社工體制中的「學生」，而從過往人們對專業的單一想像中解放，從過去生命中發現適合自己的專業樣貌，看到與主流描繪出的社工樣貌不同的可能，進而邀請他人(讀者)對研究者(我)的生命做溝通與對話。所以這份論文才是一篇故事的模樣，訴說的是發生在我身上的生命故事。之所以會以「我」作為故事的主軸，因為論文是以我經驗到的專業視框為始，描述專業如何在我身上作用、對我的心理與行為產生影響，透過「我」的經驗看到這個時代下社會工作學生身處在這份專業的情況，所以會是一篇自我敘事的研究方法。

我最常被質疑，一篇自我療癒的文章能有什麼學術價值，我會說自我敘事並不等於療癒，我寫自我敘事並不代表我一定有著等待撫平的傷痕；你可以說我選擇的研究典範不是被多數人認識的，但這也不表示這份研究沒有學術價值，相反的，它說不定反而能呈現出過往研究無法體現的面貌，因為我們太習慣統計與數字的研究報告，或許連想法都被「有」或「沒有」的二分法侷限了。要說我的研究有沒有學術價值，我認為有的，在我當學生的時候，周遭沒有人意識到專業形象會反過來成為學習者的禁錮；沒有人告訴我們成為專業的同時，也要小心專業帶來的風險，我們知道它的利，卻從未被告知弊，這是吊詭的，似乎專業化就能解決任何問題。連學校老師都隻字未提，顯然這個議題仍不被重視，當學生畢業進入實務場域時，面對專業與實務的斷裂，他不會想到思考是不是我們認知的專業出了問題，而直覺式的想「是不是我出了問題」，而當然的，這時候就已經沒有老師等著我們發問了。希望將這些「不知道」與「不理解」說清楚，就是我這篇論文的初衷與目的，也是它獨一無二的價值。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

1.從「自己」這份田野蒐集

Richardson(1993，王勇智、鄧明宇譯)認為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探究的方式，每個人都是透過說故事來重新補捉和在詮釋自己的生活。決定以自我敘事作為研究方法之後，接下來我就要決定如何蒐集研究的素材。在自我敘事研究中，我自己就是研究的田野，我的資料從自己的生命中尋找，因此我的資料來源會是由過往經驗回顧，從拍過的相片、影片、網誌、報告、筆記等不同時期的靜態資料，來回憶那個時期的處境、心境，以及掛心的事物；同時我也會透過與他人的對話，包括親近的家人、相交多年的朋友、各個時期的同學、室友，來豐富資料、進而建構出自己於各時期不同角度的形象，有助於讓我更理解自己，也喚醒可能遺漏的記憶。在資料蒐集的過程當中，我書寫的內容不會僅限於論文可以直接使用到的部份，像這樣工具性的擷取經驗，將會侷限靈活思考的可能，我會試著捕捉(capture)書寫過程中所產生的任何想法與情緒，可能是一個記憶的片段、一個畫面、一句讓自己耿耿於懷的話語、一個無法跨越的事件，我會馬上寫進研究筆記當中，幫助自己激盪更多過去未曾注意的想法，豐富我的資料。

2.與他者對話

自我敘事論文最容易被人質疑的，便是論文淪為作者自說自話的場域。單一的敘說若無與聽敘者對話，則不容易促成深入的自我揭露，也可能造成個人偏見，所以敘事最好有聽敘者，經由陳述自己的故事，聽取別人對此故事的體認，進而從新整理自己對此故事的體認，此即互為主體的敘說(張家豪，2012)。並且在說故事的過程當中適度地呈現自我與他人的想法與意見，將會是拓展研究視野的重要方法。我對話的對象包括了：

(1) 我的父母

父親母親是這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現在我與父母同住，每天回到家都會和他們聊起當天發生的趣事與論文進度，父母可說是我最頻繁的對話對象。他們完整地參與我的生命，有時還知道更多我沒覺察的事情。例如小時候我搞不懂老師特別關心某些學生，對我們就格外冷漠，我以為是自己不夠好，母親後來才跟我說當時老師會跟家長收禮物、或是要學生參加她課後開設的補習班，所以對某些學生特別照顧。諸如這些過往我單一角度詮釋的事件，經過與父母討論後會有更新的理解與感受。並且很多我未曾參與的、或早已遺忘，卻很重要的經驗，都可

以透過與父母的討論來重建。並且他們也不吝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一個關於兒子生命故事的論文，做父母親的當然有非常多想法與意見：「你為什麼這麼想？不是吧這裡不該是這樣子？我覺得你這個論點有點奇怪，我認為…」。而且對我這個習慣掩飾自己的人來說，父母親真的可說是這個世界上最能坦率對話的人了，在他們面前我可以自在表達自己，而許許多多珍貴的資訊，也都在這樣閒話家常的時候出現。

(2)老王的 meeing 小組討論

老王團體 meeting 小組中的成員，是除了父母外我最長期穩定的對話對象。團咪固定是二到三個禮拜一次，從進入團體(2012 年 2 月)至今(2013 年 6 月)，我差不多參與了一年半，每次分享論文時候都會得到新的回饋與提醒。團體的成員都是由同樣在撰寫論文的學生構成，以社工系的學生為主，之中有在學的學生，也有在職生。在分享經驗與文本的時候，成員都能藉此檢視我的書寫內容，提供許多想法、意見供我參考使用。並且，團體的成員會隨著時間增加與減少，隨時都會有新的想法流入激盪，不會因為時間拉長而使討論的進展停滯。即使是對我的論文主題不慎明瞭的成員，我也時常在說明對話的過程中，重新發現自己在之前書寫的過中未曾注意過的徵結，而回過頭修改文本。

(3)我生命中的朋友

我選擇的是生命中最要好的朋友。他們不一定是本科系的學生，有的是藝術學研究所、有的是心理系、會計系、還有日文系的學生，你會問，為什麼一個探討社工專業性的論文，要與不是社工的人對話？因為這些人沒有一般社工學生先入為主的印象，我日文系的朋友看過社工實務中的會談範例後，第一句話是：「**你們都這樣學跟案主講話嗎？這些對話內容根本是西方人才用的吧，台灣人只會覺得肉麻，最重要的是講了還搔不到癢處。**」這些回饋對我來說都相當珍貴，因為從來不會有人跟你這麼說。而且正因為是朋友，講起話才沒有芥蒂，你不會遇到一個人從頭到尾嗯哼、嗯哼傾聽你的話，有時你還會得到一個有來有往，觀點互異的精彩辯論。

(4)有實習經驗的社工學生

這樣的選擇是因為我本身就是個只有實習經驗、沒有工作經驗的學生，我的經驗必定與工作多年的社工員不同，體會與因應方式自然也不一樣。我會首先尋找有實習經驗的大學生、研究生對話，這對仍在學的我來說並不是難事，我可以選擇的對象包括研究所的同學、大學的學長、學弟妹等。首先我會尋找研究所的同學，他們的經驗與我最接近，對於我們身處的情境他們會有哪些與我相異的看

法，我十分有興趣

(二)資料紀錄/分析方式

在參考過許多本風格迥異的自我敘事相關論文後，我發現自己仍然相當喜歡我所閱讀的第一本自我敘事論文的作者(同時也是我大學時期的助教)—蔡培元助教的論文。正如他試圖透過論文的書寫解構以往人們眼中理所當然的「真理」，從而尋找新的意義與發展的可能性，進而達到自我解放的目的。閱讀他的論文後，我從他的論文中看到一個與主流論文格式迥異，自由、不受拘束的書寫方式。對於我這個被主流枷鎖束縛的靈魂來說，他的論文有我渴望的自由，以及解放。這讓我在資料記錄/分析時，會選擇以他的書寫步驟—亂寫與簡寫、歸類、架構、分析、再歸類、再架構、資料再蒐集(蔡培元，2008：27-28)等方式作為參考，再融入我個人較習慣的資料處理方式，來形成我論文書寫的骨幹，期待在這樣的基礎上，這份論文也能生出一對自由的翅膀。

目前我預計的資料記錄/分析方式大致會遵從以下步驟來進行：

1.敘述文字的亂寫、簡寫

我會依照自己各個時期不同生命階段來進行亂寫與簡寫的過程，紀錄其中發生的大小生活事件，將自己對社會工作學習歷程的回顧、對話、經驗盡量都捕捉下來。而書寫過程中若有任何新的靈感、記憶被觸動，不論是否為當時可直接使用的書寫素材，我都會馬上紀錄，供未來的研究分析使用，因此這個步驟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直到論文完整定案前都還有可能持續進行。

(1)亂寫

大家一定會好奇，亂寫是什麼？簡寫又是什麼？培元(2008)提到亂寫是將想到什麼就都記錄下來，而對於簡寫沒有太多著墨。在我的論文中，亂寫與簡寫是不同的兩種書寫狀態，在亂寫的時候，「寫你所想」，寫出來的東西可能只是一句話、一個詞彙、甚至只是一個字，有時候可能是朋友對我說的話、我看到的文章、甚至一張圖。它是雜亂、跳躍、天馬行空的，單位與單位之間可能前後都不連貫，甚至你會發現有些話只說到一半，後半段就這麼不見了(因為我還沒想到)，單純是我靈光一閃所做的筆記，旁人絕對看不懂我在寫些什麼。然而這些詞彙卻是牽動我的情緒、成為論文養份的重要元素，

亂寫範例：

進入課堂前我開始會帶起面具，我不知道何時…

劍劍認為對社工來說 經驗最重要。(by 周定)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舉止也開始朝著專業社工師

一個咬不下去的可麗餅

我臉上總是掛滿笑容，

能夠穿著白袍，穿梭於各個病房間，一直以來是我最大的夢想。

展現自己的專業姿態，對我這個人一直有著莫大吸引力，讓我從未考慮過其他的生涯選項

偉大的志向

好有責任感

我很討厭唸書(拜託哪個學生不討厭唸書？)，我最討厭

老師與我，教授與學生，其實是能夠相安無事的。

我覺得人才是重點

在這裡我感覺自己得表現出另一個與平時不同的樣子。

我不想隨著他人的標準起舞

相比之下，在外面的世界我可以放開自己，表現自己的模樣

(節自論文文本 亂簡寫區)

(2)簡寫

簡寫對我來說，不像是亂寫般散亂不成句，它會是一個從心所欲所寫出的段落，也可能是還找不到可以擺放位置的資料。事實上我的亂寫與簡寫都會同時進行，彼此參雜，畢竟你不可能將這兩種寫法明確區分，想亂寫的時候亂寫，想簡寫的時候簡寫，唯有「寫你所想」，我才能擺脫束縛，寫出自己真正想說的故事。

簡寫範例 a.：

「魏劍凜」就像是「劍劍」精心打造的面具、一個不斷隨時間更新的自動導航系統，當「劍劍」面對某些人、某些他不常應付的情境、權威、人物的時候，「魏劍凜」這個程式就會自動打開，幫助我能以最妥當、安全、不衍申旁支末節、並且最討好人的方式，來面對這些不知該如何反應的情境。適當而謙虛有禮的態度讓我在老師、長輩面前無往不利。

簡寫範例 b.：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發現在醫院工作，成為了我人生最大的志願。我熱愛醫療專業象徵的權威、憧憬白袍、更嚮往「醫療社工師」背後隱含的專業與虛榮；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漸漸改變自己的舉止，以符合想像中「專業社工」的模樣，我的臉上堆滿笑容、…。

簡寫範例 c.：

然後我進到國中，一個極為升學導向的國中。在這裡不出眾的孩子來不及找出自在的方法，就被一波又一波的考試壓倒，你們將切身感受到他的絕望：一個光不要補考就費盡心思的學生，不斷被告知眼前的成績就等於自己的未來。他過去不出眾、連未來也被剝奪，當被人問到未來的志願，他是恥於開口的。

簡寫範例 d.：

最有趣的一次經驗，是某次 meeting 結束後，志南學長約老師與小組的同伴一塊吃牛肉麵。我想也不想就答應了。好死不死在我答應後，才發現其他夥伴並沒有都要參加，最後只有寥寥數人擠在一張小桌子上啃牛肉麵。這麼近距離面對老師，我甚至能回想起當時焦慮的心情，每當志南起身的時候，我就難過的像二戰時看男友被抓去充軍的小女人，癡癡等著他回來。相比我的焦慮，老師倒是自在，愜意的坐在我面前，一言不發。真的不得不說，這輩子還真第一次這麼希望被老師責罵，起碼不用像現在受折磨。老師在面前感覺怎麼聊都不對，聊最近通過的新政策？聊最近聽過演講的議題？聊社工師該不該考？聊剛剛討論過的論文？聊我什麼時候畢業？話題這麼多，卻沒有一個適宜在吃飯的時候拿出來講（老天爺我們可不是在上課）。

（節自論文文本 亂簡寫區）

2.閱讀文本

在累積既定的文本量之後，我會花時間重新閱讀手邊累積的文本，這讓我更能掌握手邊的資訊。並且將閱讀後所產生的新的想法、激盪、情緒狀態記錄起來，作為往後分析的基礎。

3.歸納與架構脈絡

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我會將其中具有關連、且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議題做個簡單的歸納，並且將事件脈絡化，重新組織資料，讓資料不再是雜亂無章的文字集合，而逐步構成論文的骨幹。

4.分析資料

依據 McAdams(Crossley, 2000，朱儀羚譯)的看法，分析個人敘事的基本要素包括了(1)敘事基調(narrative)，是整體故事所要呈現出的情節重點，這大多是透過故事的內容(content)與敘事的形式(form)或方式(manner)來傳遞，我們將能藉此判斷一個故事的敘事基調是樂觀的、或是悲觀的：在故事中，我究竟提到了哪些經驗？而我又是用何種態度與角度來呈現這些經驗呢？我將會在重新閱讀文本的過程中做確認；(2)表徵意象(imagery)，不同的價值觀點會呈現出不同的表徵意象，

能提供線索讓我們探尋敘事中存在著哪些對個人有意義的形象(images)、符號(symbols)或隱喻(metaphors)，而當我們區辨出這些表徵意象後，還要思考它是從何而來，以對自己的人格有更貼切的瞭解；(3)主題(themes)，意指在隱含在敘說當中對個人具有重要性、支配性的關鍵主題，或刺激個人行為的動機、意念或價值觀。

在我的故事當中，資料分析將能幫助我將生命事件與當時的情況進行整體性的回顧，看清楚我的生命境遇以及背後所隱含的社會價值，究竟是什麼在影響我的行為與思考？來重新詮釋過去我理所當然認定的社會現實。這個過程將是整篇論文當中最重要的部份，因為這將是讓我「看清楚」事情的關鍵，得到重新理解自身故事的機會，進而達到自我的解放。

5.重新歸類與架構

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必定存在著原先歸納之項目出現嶄新理解、或是發現誤解的可能，將連帶地影響原先所編排之文章脈絡。此時我便會著手進行資料的重新歸類與架構的行動，使故事的敘說能更清楚反映出我亟欲呈現的模樣。

6.資料的持續蒐集

在著手研究資料的分析步驟時，我資料蒐集的動作仍然會持續進行。尤其在經過資料的重新架構之後，資料的蒐集將更能夠聚焦，而更有方向性。

7.故事呈現

在手邊握有充裕之研究文本後，我將會著手為這則故事整整骨，讓每個篇章能夠彼此連貫，形成一個有頭有尾、脈絡完整的故事。故事將依循一個大主題(我的專業焦慮)前進，當中穿插著不同的小主題(如每個人生時期不同的癥結點)作探討，將手邊的資料與文本涵蓋進故事情節當中。

結語：說故事對我的意義

小故事：

下課前十分鐘，一位年輕、大汗淋漓的老師看著台下同學們，他期待能聽到同學們的回饋，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心得也好，讓他知道剛剛那三個小時是有著伴，而不是獨自一人的白日夢囈。

老師很想跟大家再多聊一下，多聊一下…，他其實有好多心裡話想和學生聊。但是心中千言萬語，彷彿就這麼堵住了聲道，讓他說不出話來，只能沉默地看著大家。而學生們也就這麼回望老師。若大的教室失去了聲音，彷彿一個排練多年的精彩默劇。老師的下巴張張闔闔，他知道這個時候可以用一個問題來開啟對話，然而這個問題卻很蠢，他甚至連學生們的反應都猜著了。看著台下數十雙靜默的眼睛，他放棄了，像顆洩了氣的皮球。他喪氣地問學生：「有沒有人有問題？」，然後接下來就像亙古以來每間教室都發生過的，沒有人回應。

這個畫面就像個訊號壞了的電視，在我記憶深處反覆播放，這一段老舊而深刻的經驗，我也參與其中。當時我很想回應這位認真的老師，我知道他只是想和大家說說話，沒有想測驗同學的意思，但我卻不敢舉起手，給老師一點回應。我至今仍很在意自己不舉手的原因，是害怕被老師罵嗎？還是有什麼其他原因？這位老師並不兇，甚至還很想跟學生互動，相信會認真對待我提出的問題，我究竟有什麼理由怕他？

回想起來，我與其說害怕這位老師，更害怕擔心自己問出來的問題是一個「愚蠢(不專業)」的問題。我不確定自己的問題是個值得討論的議題，說不定這個問題課本裡有，你只要翻翻書就找的到；說不定這個問題不重要，所以老師上課才略過去不講；而且其他同學會怎麼看待我的問題？他們沒有問問題，說不定他們真的覺得沒什麼問題，那些成績好的人都沒問了，我這個成績普普的人講什麼。我就是擔心自己鼓起勇氣問問題後，聽到一聲嗤笑，彷彿在說：你是沒讀書嗎，怎麼連這種問題都要問？這份擔心，讓我寧願收起自己的真心，表現像個冷漠的學生。因此即使面對一個和藹可親、想和學生多交流的老師，我仍然跨不過心中那一條界限，無法順心地做自己。

我的恐懼來自專業的自我規訓，即使老師什麼都沒做，我還是感受到被凝視的壓迫，影響我在專業中的表現與行為。這是很可怕的，我發現自己即使面對和善的老師、或是相處很久的同學們，我都會出現專業焦慮，有時候連非課堂的環境，只是與老師、同學吃吃飯都會發生。這代表這份規訓不會因為換了環境就消失，即使我未來進入不同的場域工作，仍然可能被影響，只是我現在是害怕老師，未來我可能害怕的是督導、老闆。我將可能永遠將自己的經驗棄置在一旁，複製著最安全、不起爭議、凡事依法進行、公事公辦的行為(就像人們時常揶揄的公務員一樣)。

蔡培元(2008)說：「說我的生命故事，意味著重新生成一個自我。」

寫論文，不知道這簡短的三個字，對一般人而言有多少份量？我想，必定是輕如鴻毛吧。那對於一個碩士讀到三年，正要邁入第四年的老研究生而言，寫

論文又代表了什麼？寫論文？這種東西不是寫寫就能畢業了？你花那麼多時間在學校幹什麼？景氣這麼差，還不趕快工作？在學校多玩這麼多年像什麼話？研究生真的有趣，剛考上學校時風風光光，每個人都讚你英雄少年，未來必成棟樑，但是兩年年限一到，你就從清麗脫俗的灰姑娘被打成米蟲了。每次在公寓中，有戶鄰居總是看到我就會問，你畢業沒？然後就會說她女兒在 X 國唸碩士，不用寫論文，兩年就回台灣。託她這位素未謀面的女兒的福，我看到她媽媽就怨念滿腹。對過去的我而言，「寫論文」不僅沒什麼意義，還很礙事。明明碩士讀兩年就好，我趕緊報效國家、學校招收新的學生，豈不快哉？為什麼還要像台灣肥皂劇一樣歹戲拖棚。

論文，是個阻礙我邁向下一個人生階段的絆腳石。所以當我終於可以寫論文的時候，我馬上丟出一個題目，恨不得早點離開這個鬼地方，當個有出息的棟樑。接下來的結果你知道我明瞭，我成了大人口中把碩士當大學讀的死屁孩。但有趣的是，開始敘說自己的故事之後，我的心反而平靜了下來。我發現自己觸及了自己人生中一個十足重要的議題，如果我不用心善待這次機會，我將可能永遠錯失詮釋自己生命的時機。「寫論文」對我來說，不再只是張畢業的門票，它讓我有機會改寫我的生命故事。現在，我準備好了，我要尋找的目標定了，工具準備好了，只剩揚帆前行。

「那麼，你準備好要上我的船嗎？」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章 話說從頭—我與父親、我與權威

在我身上，「專業焦慮」及「我與權威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曾經我試圖將兩者分開探討，卻發現單純身處在專業場合並不會引起我的焦慮，一定會伴隨著權威人物在場(如老師、督導、資深工作者、小組組長、對某些議題有相當認識的同儕)，當我感受到自己說的話被拿著標準檢視時，我才無法暢所欲言，變成什麼都好、什麼都對的好好先生。回想起來，我在中途學校、以及少年服務中心與學生相處的時候，完全不會有焦慮驚惶的情緒，反而因為能盡情發揮，我感覺充滿自信與力量，只有督導出現的時候才讓我不自在。至此我理解到我過往所描述的「人前」與「人後」，指的是自己在(知識)權威人物的「面前」、以及沒有被其注意時的「身後」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模樣。

為了要理解我對權威的這份畏懼、焦慮的情緒，必須回溯我的生命歷程，去尋找自己與權威的事件，才能對這份情緒重新觀看與理解。在計畫書口試的時候，成虹飛老師建議我回想自己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成老師說常常人與權威的關係會發生在父子之間，成為一輩子的壓力，這句話起先我是不大認同的，因為我不覺得自己與父親的相處有什麼問題，我的敵人應該是「專業」，或是社工教育裡某個不具名的敵人。

然而在我試著回答老師的提問時，我發現某些情緒被挑起了，那些複雜、糾葛難解的情緒，我一直認為自己忘了，然而它們並不是消失了，而是放在心底深處從未被處理。老師的建議成為一把打開潘朵拉之盒的鑰匙，開啟我生命中塵封已久的記憶，接下來我的故事將要帶領大家回到的，就是我與父親之間的故事。

第一節 早期我眼中的父親形象：一枝造型精緻、卻無比堅硬的藤條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了，但是我記得，在我家大門的左手邊曾經擺放著一根藤條。會說它是藤條，只是因為家裡的人從以前就用這個名稱稱呼它，實際上比起學校老師手上拿的「哈利波特魔法杖」，你不會覺得兩者是相同的東西。真要說的話，來想像一把忘記裝上護手的「木製西洋劍」，會比較符合這根「藤條」原有的形狀。長約一點二公尺，直徑三公分，尾端裝飾著竹製把手與懸吊用細繩，近彈頭型的尖端，比起尋常木棍更接近刻意設計過的武器，隨歲月磨損卻仍筆直的棍身，就有如父親過往給我的印象，精緻卻堅硬。

一、說起父親這個人

父親身高與我相近，不是個子高的人。然而良好的身材比例讓他看起來硬是高了數公分，穩定的健身習慣讓他年近六十還保有二、三十歲小夥子的身材，臉龐也比同齡的長輩年輕，上次家族聚會時與其他親戚比起來，實際上最為年長的父親卻怎麼看都是年紀最小的人。遺珠之憾是髮量不多，父親早早禿了頂，否則若早個五年，說父親是年歲大我一輪的表兄也有人信服。小時候我就不滿父親的髮線，讓我覺得有天也會面臨髮量倒退的危機，從不喜歡被人說像父親，我喜歡被人說像頭髮很多、秀氣斯文的母親(所幸大多數長輩都說我像母親)。但事與願違，好吧，我與父親好像、真的有一點點像。我們身高相近(雖然我覺得我比較高)、體格相似(雖然我覺得我比較壯)、聲音也很像(聽人說在電話中根本分不出來，但我還是覺得我的聲音比較好聽)，唯一輸給父親的就是腿的長度。儘管我這麼抗拒和父親一樣，卻不得不一次次地被他人提醒，你們兩個還是有夠像，

父親從前似乎是個愛打扮、造型大膽的大男人，這點從深埋在儲藏室中其年輕時的飾品就能略知一二，充滿尖刺的手鍊、骷髏頭串成的鐵圈、真正老虎牙齒做成的項鍊、皮革手環，更不用說是衣櫃中幾件造型大膽的皮衣，一件甚至還是亮藍白款的皮衣，在三十多年前的穿上去肯定是性格十足。可惜再怎麼獨領風騷的造型，過了三十年還是被後浪淹死的份，所以即使父親說破嘴要我繼承儲藏室中他那一箱箱的行頭，我還是敬謝不敏，我的品味絕對好得多。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父親的審美觀也都很「前衛」，買的機車越來越搶眼，從白色、黃黑色、到現在的電鍍鮮藍色，連我媽看了都直搖頭[2]，拜此所賜我使用的都是父親淘汰下來的機車，同學說我出門都不怕找機車的，因為眼睛一掃過去就看到了。總之在我眼中，年近六十的父親仍然是個愛漂亮的小夥子，如果他不是我爸我可能會覺得他很好看，年輕的五官、強健的身材、加上精心打扮的外貌，就像個造型精緻的工藝品，細緻卻有力。

二、父親給人的形象—對外人、對我

父親給人的印象，也像根漂亮的藤條，在不同的人面前會展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本質。對家庭之外的人來說，看到家中有一個漂亮精緻的物品，總是讓人羨慕、讚嘆；但是無倫如何漂亮，籐條還是有它應有的本質，當藤條需要發揮出它身為家法的用途時，就會讓人感到感到恐懼與壓迫。

(一) 外人看父親：一根**精緻好看**的藤條

1.被同學羨慕的友善父親

[2] 記得老爸剛買鮮黃色的「勁戰 125」時，老媽還跟老爸生悶氣，說連他兒子(我)騎上去都太招搖，更何況是個老頭子？不過後來買電鍍天藍色機車時，老媽已經完全放棄了。

從來不曾有人懷疑，他們看到父親的第一印象是一個溫和友善的好好先生。令人親近的外表與五官、友善的態度，每個人都說這是個年輕、有朝氣的好父親。朋友總這麼形容：「劍劍的爸爸人超好，平易近人又親切好客」。每次他們進門都看到父親笑容滿面出來歡迎，然後關心的問候：「最近過的好嗎？來這裡路上有沒有被塞到？渴不渴，冰箱有冰涼的飲料要不要喝？最近翻出些小東西，你們有沒有要、可以帶回家唷！」不論面對什麼樣的客人，父親總是會笑臉滿面，和氣的聊聊上幾句，讓我每個朋友都對父親留下極好印象。在別人眼中，我的父親就是一個這麼令人羨慕的爸爸，年輕、朝氣、有活力，相處起來從不會不自在。

2.沒有權威壓力的父親

曾經聊到每個人家裡的權力關係時，就有一位好友說我們家應該是母親權力最大，父親權力比較小，也有朋友的父母聽了我們家的相處情況時，形容我母親比較強勢，這些形容讓我非常好奇，朋友說：「因為你爸爸看起來就是好好先生啊。」這引起其他幾位聽眾小小的附和。我莞爾，從不知道父親在外人面前是這樣的形象，朋友羨慕我有這樣開明、和善、與人們印象中象徵權威、嚴肅、一家之主的傳統形象非常不同的父親。每次聽到朋友這樣形容父親時，我都有些反應不來，他們看到的我爸似乎與我過去認識的、建構出來的「父親」不是同一人。若問及兒時的魏劍凜對父親的印象也是這麼「不權威」，恐怕這答案的後面得加上好多的問號。

(二) 我看父親：一根精緻好看的藤條

從我仍懵懂無知的時候，父親就給了我兩個極端的印象。一個就是像朋友們形容的：笑容滿面、熱情自信、對街坊鄰居和善、疼愛妻兒、經常開車載家人到處遊玩的和藹父親的形象；另一個，卻是權威、遙遠、嚴厲、無法掌握的、且容易生氣的傳統父親形象，這兩種的模樣在我對父親的印象衝突著，讓兒時的我很難定義父親的形象。我知道，我的第一本漫畫書、是父親偷偷買給我的；我玩具箱中那些不似一般孩子能取得的精緻玩具，是父親將他年輕時的收藏揀選出來讓給我的；翻閱小時候出遊的照片中，全部都有父親的身影。他喜歡把自己年輕時的行頭塞給我，然後看到我不喜歡而唉唉叫的父親；我喜歡晚上睡不著的時候，默默拿著書陪著我入睡的父親；我喜歡即使母親反對，卻仍偷偷買漫畫給我的父親…，父親對我的疼愛溢於言表。然而，或許也是因為對孩子的疼愛越深、父親對孩子的期望或許也隨之提高了吧？父親曾說過，祖父在教育孩子時，期許孩子們雖不是大戶人家出身，卻能擁有大戶人家的教養氣質，對兒女的管教相當嚴厲，希望外人一看就認為是家世良好的孩子。這樣的管教模式以及對孩子的期待或許也就這麼傳承下來。因此當父親需要管教孩子的時候，就會變成一個我不熟悉的模樣，對兒時仍懵懂無知的我來說，這時候的父親就像個兇狠暴躁的巨人。是我

恐懼權威的根源。

1.習慣使用體罰的父親

從前父親比較少管教我，通常都是母親在管的，但是有兩種情況會讓父親接手管教我的重責大任，一個是當母親繁忙的時候，另一個就是當母親教不了我的時候。我最害怕的就是管教孩子時候的父親。父親其實很缺乏耐性，連他自己都知道這個缺點，但就是改不了，當一個概念需要重複說明一兩遍時，就會明顯感覺到父親的不耐與火氣，萬一突破了臨界值，父親就變得無法控制自己：「這麼簡單你怎麼不知道？」、「怎麼不會？」、「根本是不認真」，用拳頭搥桌子、用筆蓋戳書本，然後吼著你幾乎聽不出來的話。想像一個成年男性直接對著你的耳朵嘶吼，或許就能透同理我當時的心情，混雜著焦慮、憤怒、慌張、不甘，以及害怕、恐懼的情緒，我曾經為此逃出家門，躲在大樓樓頂不敢回家。

父親是會打人的，對孩子的我來說父親的身材幾乎是我的兩倍大，對於這樣的力量差距讓我無法反抗。小時候我寫作業最怕父親坐在旁邊，因為父親沒什麼耐性，常常毫無預警地我的頭就被一掌打到一旁的衣櫥上，反彈時還會發出「砰！」的悶聲，非常響亮，而常常在我因為淚水讓視線模糊無法好好寫作業的時候，又會毫無預警「砰！」的一聲，只能邊滴眼淚邊寫，等寫完作業時作業本也濕了半邊。記得有一次母親請父親盯我的「乘法」，事實上當時我只學完二位數的乘法，然而剛接手的父親不清楚，以為我已經學完三位數的乘法，結果那天我就這麼被「砰」了一整天，也哭了一整天，卻怎麼樣都不敢頂嘴，直到幾個星期後老師上課我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擺放在玄關的那根藤條，從前是父親在用的，雖然母親也曾拿它打過我(或許還常用得多)，但和父親的壓迫感比較起來，著實是小巫見大巫。母親只會抓住我的手打我的腳(因為我會逃)，雖然棍如雨下，但也僅只於此，這個動作看起來嚇人，但是不好施展，只能用手臂出力，雖是成人怎麼說也是女性的臂力，回房間哭個幾下就沒事了。父親不搞抓人這一套，他都直接揍，反正你躲的再遠，對一個「擁有穩定健身習慣與修長的四肢」的成年男性來說，追逐這個行為根本不成立，當我被逼到牆角的時候，處罰才算正式開始。父親打人是不留情的，因為祖父也是這麼打他(雖然我不確定祖父有沒有健身)。真的被打後才知道，原來棍子抽下去會留下像蚊子咬出來的浮腫，只是這個浮腫是長條形的，長長圓圓，就與藤條的形狀一樣(直徑三公分記得嗎？)，有時候曲著手時被打，事後你把手彎起來兩道傷痕還可以合在一起，說壯觀是還蠻壯觀的；也有時候不小心打過頭，這條紅腫中間是慘白的，但週遭紅得嚇人，最外圍再繞著一圈紫色的瘀血，手指戳一下還沒什麼感覺。大學時候上家暴課看到家暴造成的傷痕時，我竟有些親切，真是好久沒看到這些「蚊子咬」了。

2.難相處、易怒的父親

父親其實沒什麼耐性，事情不順己意的時候就容易煩躁，因此讓人感覺容易生氣。回想過去和父親相處的時候我都會有些壓力，因為不經意的時候就會看到父親發怒的樣子。有時連飯館的菜色不滿意，都可以看到父親鬧脾氣。

我們家附近有間很常光顧的牛肉麵店，但是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因為我們原本想吃的店沒開，不得已只好捨近求遠跑到那家牛肉麵店用餐，當時老爸就是千百個不願意，檔在人家店中央怎麼樣都不肯坐下來。

也有次我和父親外帶牛肉麵回家吃，但是倒進碗中才發現容器太小，湯汁幾乎都要溢出來，其實父親這時候就不大高興，不過或許是換個碗太麻煩，父親還是直接端著它到客廳去吃。他非常小心，但好不容易擺放到飯桌上的時候，湯還是灑了出來，雖然只有一些，但仍燙著父親的手，父親錯愕也有些失控，他用力拿筷子末端來回敲打餐桌，還發出「啊啊啊」的聲音…，當時的我就坐在餐桌上看著這一幕。

在過去的我眼中，沒耐性的父親是不好相處的。有些我眼中小小的事件，對父親來說就是憤怒的導火線。我不喜歡父親那麼容易生氣，並不是因為害怕被颱風尾掃到，而是會覺得莫名的煩躁。為什麼這點小事可以讓你這麼生氣？為什麼連我都不會在意的事情你會這麼在意？我不想看到父親這麼情緒化的模樣，像是個被慣壞的孩子。

3.權威的父親

從前的父親是比較權威的，總喜歡任何事都照著他的預期走，這點從家裡整理的井然有序的物品能略知一二，當有事情脫離父親的掌控時，父親就會變得焦躁、易怒。我不知道如何和這樣的父親對話，尤其是當我與父親的意見衝突時，權威的父親就像巨人無法撼動。當被父親責罵的時候，我總會試圖表達自己的論點與想法，但這些相異的意見就像對烈火潑灑汽油，只會使父親更加憤怒。我曾經問父親小時候最常打我的原因是什麼，父親思索一會兒擊掌說：「因為你總是愛強辯！什麼都要辯。讓我生氣。」

父親自己有套看事情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基本上不能被挑戰，也不會被改變，即使你發現似乎說服了父親，但其實你會很清楚他只是懶跟你吵，並不是真的接受你(相異)的想法。父親無法理解某些他覺得單純的邏輯為什麼你無法接受，他不懂你為何反駁，加上父親面對價值差異時習慣用唸人的方式與人溝通、

以及其缺乏耐性的個人特質，讓我小時候從不大和父親分享心事，就怕不小心火山又噴發開來。對待孩子，父親一向是強勢的，當衝突發生你能明顯感覺到父親的脾氣，代表事情沒有轉圜空間，你只能乖乖照做，或是等待父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機會。母親說從小我總愛黏人，但是和父親之間就像有道玻璃牆阻隔彼此，或許就是這個權威的形象深植在心的緣故。

印象中以前很少看到父親做家事，雖然這也是因為母親總比較早下班，所以得在父親回家前這段空檔，將煮飯、作家務、照顧孩子等雜務處理好。然而即使如此，父親在家務上仍然比較被動。母親曾說，我剛出生時，當時母親為了兼顧工作和照顧感到心力交瘁，但是父親總是天天拿著毛巾到附近的健身館去，舒舒服服運動完才回家，絲毫沒有因為不幫忙覺得奇怪的樣子，或許這是身為長男的父親過去任何事都有祖母打理好的緣故吧。

母親曾回憶道，當她剛嫁進門的時候，有一次和婆婆去菜市場買整個大家族晚餐要煮的菜。當兩個女人家提著大包小包搖搖晃晃走到一樓大門時，母親想按門鈴請待在三樓聊天的男人下來幫忙，婆婆伸手阻止了母親，婆婆說：「讓男人們繼續聊吧，他們聊得起勁，別壞了他們的興致。」說完就帶著母親，提著所有人要吃的晚餐，一個樓梯一個樓梯的爬上去。

這樣的少爺兒脾氣，在父親成家之後就複製過來，一個從心所欲、唯我獨尊、又大男人的性格，儘管父親現在有所改變，但這樣的形象確實存在於我的記憶裡。

小結：

我曾經是這麼害怕父親，害怕到了恐懼，恐懼再到了憤怒，憤怒引發厭惡，厭惡再形成衝突。想想小時候我真的是與母親走得非常近，近到我跟父親許久沒講話自己也不覺得哪裡怪。或許就這麼一直相處下去，也是很可能的事情吧。當我大了一些，我發現自己會跟父親吵架，許多我認為沒什麼的事情，對父親來說就無法漠視，常常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倆就吵得不可開交。父親說我總是愛「強辯」，不認為自己有錯，他因為我生氣，而我看到他生氣會更生氣，我討厭他唸我，每一句話都不中聽。似乎有一段時期我們幾乎都不說話了，雖然遠不及看到彼此就厭惡的地步，但就是不大互動。我幾乎忘記當時我們是怎麼相處過來的，只是依稀記得有過這樣蠻長的時期。

第二節 談父親的「打」與我的「被打」

一、淺談我的成長歷程

我的成長歷程是順遂的，從有記憶以來，我就是生長在台北這個繁華的城市。我出生在小康的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獨子的身分讓我自小便備受父母寵愛，成長過程的艱辛都有大人幫我檔著、撐著，從沒要我煩惱的地方。母親總是笑我都在一個被保護的環境中長大，未曾吃過苦，也從未負擔過家庭的壓力。回顧我的成長過程，我的生活確實是單純而平凡。母親出身高雄地方望族，有著良好的氣質，對孩子體貼包容，常指導我的成為有內涵、教養的人；父親則遺傳自祖父擔任船長時的堅毅、果斷，與獨立的領袖特質，我成長過程中從沒聽父親抱怨過職場上的任何問題，彷彿家門外的狂風暴雨都不會被帶到寧靜的家。我就是在這樣受保護的環境中成長。因此曾經我認為「大人們」不僅是「正確的人」、還是什麼都會的「全能者」，他們理性而公正，可靠，俱備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所以我總是心悅誠服地照著大人說的話去做，從未質疑大人的權威。甚至多年後的今日，母親也是這麼形容我：「你總是認為權威是正確的，所以你很容易照著權威的話走，大人說什麼，你就會做什麼，從你考高中、大學，甚至到現在都是如此」。

二、我眼中的「大人」就是不會犯錯的人

因為成長歷程的艱辛總有大人幫我撐著，因此小時候在我眼中，所謂的「大人」是不會犯錯的，就像是全能的人，總能完成我無法完成的事，我這個孩子就是不懂事該被管教的一方。在「全能者」權衡之下，即使與我的意願背道而馳，我也會接受他們的決定。就像小時候父母決定我能不能買新玩具；老師總能在兩個小朋友吵架時判斷誰是誰非；警察總能辨別誰是壞人並抓走。這些「全(權)能者」呢，就像完美的法官，為我的行為判斷是非，並給予相應的懲罰與獎賞，如獎勵的蘋果、小花花；壞孩子的哭娃娃與打手心。而被打，就是懲罰的一種形式。當我被打=我事情做錯了。

三、「打」是懲罰我犯錯的手段

被打這件事曾經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為「打」在我們家被歸類為管教的一環。當我(被管教者)出現脫序的表現時，就會有「大人」(母親、父親，以至於學校老師)糾正我的行為。

印象中能追溯到最早最鮮明的經驗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一個人跑去漫畫店偷看漫畫被母親逮到，原本跟朋友約好的我，因為等不到朋友就自己跑去不常去的漫畫店看漫畫。誰也想不到身處獨立包廂喝著冰涼奶茶、捧著最新漫畫的時候，身穿家居服的母親竟突兀地闖進來，氣急敗壞把我扯出漫畫店。

對於這件事我是這樣理解，過往之前我出去都是只到公園、國小、社區騎騎腳踏車、打打球，這是我第一次跑到漫畫店這種「不良場所」，而且事先沒有知會父母，我能感覺到自己做了會「變壞」的事。事實上當我一個人推開漫畫店大門的時候，心裡是有些不安、對自己在做的事情感到猶豫，讓我拋開道德走進去是自己貪玩的本能。因此目睹母親走進包廂的時候，我才會驚恐萬分，就像是偷東西被人看到，「我犯錯了」這個想法縈繞在腦海。母親憤怒的程度則是凸顯出這件「錯事」的嚴重性，母親越生氣就代表這個過錯越嚴重。最後這件錯事換來換來一個耳光(在回家路上)，還有一頓藤條(在家裡)。

在我們家，「打」是處理孩子錯誤時的最嚴重處罰，我會被打的時候就是犯了大錯的時候。因犯錯的程度不同，打的方式也不一樣：用手打時過錯最輕、程度稍重會用上道具(如衣架，雖然被衣架打一點都不痛；比較常用的是鞋把；最痛則是五十公分的鐵尺)、犯下大錯時就會請出家法(藤條)。執法者也有程度上的差異，平時管教我主要是母親負責，然而當母親無法處理時，就會換父親接手。父親出馬代表我犯了重罪，曾經我偷糖果被抓到，就是被父親拿著藤條打。所以父親的「揍」對我來說就是最重的處罰，我喜歡父親，但是我犯錯的時候最不想看到的也是父親。

四、但怎樣是「犯錯」，卻很難被定義

通常被打與我犯錯是放在一起。不過特別的是，當「打」的行為被使用在我的課業時，這個打帶給我的意義就不一樣了。母親回憶說小時候我發育很慢，對於唸書實在開不了竅，很多簡單的觀念都要講好幾次才懂，也常剛剛講過的答案馬上就忘了，讓人感覺很不認真。我也曾經上過學校老師的補習班，但當母親看到老師教學生數學的方式，是帶著小朋友從課本第一行唸到最後一行時，就再也沒去了。所以童年我讀書都是由母親坐在書桌旁邊，一筆一劃慢慢指導的。在這個時期也是我和家人磨合最大的時期，因為父母親從前在班上的成績都是最頂尖的學生，聽說母親在高中之前都沒拿過第一名以外的名次，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孩子反應會這麼慢。母親對此回憶道：「以前真不懂你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都搞不懂，只能說你不認真，不然真不知該怎麼解釋。」

雖然指導孩子作業是由母親負責，但有時當母親忙不過來、或是需要休息時，就會請父親代勞。記得小時候，我最害怕的就是被父親指導作業。因為父親的壓迫感非常強，而且比母親更沒耐性、最可怕的是父親會打人。雖然父親平時是個好好先生，但是這種時候就會變成另一個人，令我恐懼。

母親在房間教我數學，已經數不清重複多少次了，我始終無法接收課本的邏輯，母親早就在生氣，但是此時她終於已經失去耐心，把手中的筆摔到地板，

母親走出我的房間，狠狠地把門甩上。

不久後父親進來了。我也猜到會是這樣的結果，不過猜到也不代表能改變什麼，更認真專注嗎？可笑，我數學算不好從來就不是因為不認真，我根本就是無法理解，腦袋就是無法想通這個邏輯，再怎麼逼也沒有效果。我表現得很乖，很合作，動作小小的，就是怕激怒了身旁的獅子。然而，然而，我還是無法理解問題。接下來的事情我知道、你明瞭。起先，只是用推的、接著是巴掌，然後我的頭就撞到書桌旁的衣櫃，「砰！」—，「砰！」「砰！」「砰！」「砰！」，那天的事情我記憶猶新，我一直哭喊、一直道歉，對不起我真的不會，原諒我，拜託你原諒我，拜託你，求求你…。不知道喊了多久，我的聲音混雜了淚水鼻水，加上沙啞，連我自己都聽不出來在說些什麼。

當我因為忘了寫作業、或是因為抄作業被打，都還算是我因為犯了錯被處罰，然而有時「被打」的理由卻是因為我答不出題目。這是我沒有犯錯，卻接受處罰的情況。如果說「我被打=我做錯事」，那麼這裡的「打」應該是懲罰我不認真的行為，然而有些情況是，我可能真的讀過書了，但是我仍然被打(因為我答不出來)。回到我們之前的例子：

母親在房間教我數學，已經數不清重複多少次了，我始終無法接收課本的邏輯，母親早就在生氣(也打了很多次)，但是此時她終於已經失去耐心，把手中的筆摔向地板，母親走出我的房間，狠狠地把門甩上。…不久後父親進來了。

重新來理解這段話，我看到我被處罰(母親的打&父親出馬)跟為了制止我「犯錯(不專心)」的目的其實關聯性不高。我依照著母親的要求(認真唸書)，然而我還是被打了，還出動家中的最高執法者(父親)。這裡有個認知上謬誤，家人認為我回答不出問題是因為我不認真所致：這麼簡單的邏輯你搞不懂，是因為你不願去理解。

然而實際狀況並不一定是我不認真，有時真的是我無法理解題目在問些什麼，尤其是像數學這樣著重邏輯的科目，靈光一現的能力反而比死讀進腦海更重要。可能也因為從前我不是個愛唸書的人，這種「不愛唸書」的形象就會與我此時無法解答題目聯想在一塊，最後變成即使我真正專心了，我仍然回答不出題目：

這很吊詭，我不是因為犯錯(不認真唸書)被處罰，而是我認真了，卻仍然被處罰。家人判斷我有沒有認真，是從我能不能成功回答問題作為判斷，而不是從我的態度判斷。事實上我可能是認真的。然而當我發現照父母指示唸書已經無法讓我免於處罰時，我也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生存策略。

第三節 幼時與權威相處的經驗所留下的痕跡

一、我為避免處罰而產生順從行為

……我表現得很乖，很合作，動作小小的，就是怕激怒了身旁的獅子。然而，這無助我理解問題……。……我一直哭喊、一直道歉，對不起我真的不會，拜託你原諒我。

這段話中我看到一個合作的、聽話的態度。若能力所及，我理應對父親的指導遵循照做。然而雙親的要求(解答數學問題)並非我合作能達成[3]，這時良好的讀書態度就不再是判斷認真與否的標準了，我必須答得出來，才能顯示我有認真把父母的指導聽進腦袋中。

毆打是直接傷害到身體的行為，對小時候的我來說，擺脫毆打是一種求生。那份對於無法預期暴力的恐懼，以及我與權威之間權力力量的不對等，讓我感受到自己的生存被掌握在一個無法預知行為的人手中。當我發現努力已經無法達到「權威者」的期望時，我便只能靠表現出他們期待的樣貌，也就是以外在的表像來尋求其認同。像「順從」就是我因應權威發展出的行為模式，我讓自己表現出合作、認真、乖巧的模樣，傳達「我完全接受您的意見」、「我誠心誠意照著您的指示做」的訊息，避免與權威的意見抵觸。透過扮演權威者理想中的「後生晚輩」的樣貌，換取我的生存，換取不「被打」。

二、參與權威的規則，阻擋了我與權威的對話

我思考，為什麼過去我不以其他方式與權威互動？像是表示「我其實很認真了，只是我無法理解這道問題」，透過說明自己的狀況，讓權威者的認知轉彎，

[3]比起認真，你更需要搞懂邏輯這樣靈光一現的能力，然而在充滿恐懼的情況下，我更難靜心思考

這樣的相處姿態一直沒有發生在我的生命中，我認為這是因為自己「認知」在作祟。

記得有一次母親請父親盯我的「乘法」，事實上當時我只學完二位數的乘法，然而剛接手的父親不清楚，以為我已經學完三位數以上的乘法，結果那天我就這麼被「砰」了一整天，也哭了一整天，卻怎麼樣都不敢頂嘴，直到幾個星期後老師上課我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我二位數的乘法其實學得不錯，父親起先出給我的題目也能答得出來。但是當看到三位數的乘法的題目時，我的反應不是思考為何出現超乎能力的習題，而是想著：「我怎麼沒讀過這個？**是不是我上課時聽漏了？**」像做了虧心事的孩子般心虛。或許這也源自過去大人與我的關係中，我總處於被糾正的一方，少有人關心我這孩子的意見，加上父親(權威者)的迫力與無法預期性，使得我對自己「不對」有著強烈的不安全感。我現在寫的數字有沒有寫錯、在這裡用這個公式行不行…，我每一步彷彿就攤在放大鏡之下檢視，每一步都踏得舉步維艱。我這個站在被評分位置上的人，不斷依照評分者的規則走，沒想過自己有跳脫位置與評分者對話的可能，在這個規則下只有能回答問題的孩子，沒辦法回答的孩子就被貼上不用功的標籤，說什麼都像推諉責任的藉口。

三、權威讓我(無力者)感受到的無法預期性，使我難以和睦相處

小時候我寫作業最怕父親坐在旁邊，因為父親沒什麼耐性，常常毫無預警地我的頭就被一掌打到一旁的衣櫥上，反彈時還會發出「砰！」的悶聲，非常響亮，而常常在我因為淚水讓視線模糊無法好好寫作業的時候，又會毫無預警「砰！」得一聲，只能邊滴眼淚邊寫，等寫完作業時作業本也濕了半邊。

過去讓父親指導作業時，我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打。不僅是習題解不出來會被打，思考到讓父親不耐煩、不小心某個式子加法算錯、或是因為哭泣而無法專注時，都有可能讓父親打過來。這些行為對於幫助我解題不僅沒有益處，甚至是不斷扯我後腿，有時好不容易組織出了點思緒，但是一巴掌就讓我忘記剛剛想到什麼；有時則是擔心不知道父親能讓我思考多久，根本沒辦法靜下心回答問題。在這樣的管教模式下，我感覺自己是容易出錯的。一個平心靜氣能想出來的答案，只要一有權威在身邊我就會產生焦慮，無法將自己的想法好好表達出來。我害怕權威在我身邊，我無法掌握他們的行為、想法與喜怒哀樂，我並不是真的那麼清楚什麼才能讓他們滿意，反而我更常經驗到權威的反覆無常，以及自己在權威下的無能為力。因此我才想要盡力逃離有權力判斷我對錯的人，我也憎恨標準答案，以及任何試圖把標準答案套在我身上的東西。

四、權威的意見與我的經驗從沒產生過「對話」

某次在少年服務中心個督的經驗讓我印象深刻：

當督導為我解說怎麼樣的行為可能可以比我現在更有效地接近青少年後，我有些愧咎、卻也迅速地低頭說「我會馬上改變我的行為」。這讓都督沉默下來，他說：「為什麼你每次都喜歡用『改變』這個詞呢？…這個詞代表你否定了你自己…，或許其實你對當時的環境也有些自己的想法才這麼做，…為什麼你不使用『調整』行為，而是習慣使用『改變』呢」聽到督導的回應，我仍是像被指正的小孩一樣慚愧，面紅耳赤說，好的，我以後會調整，不會再用改變這個詞。
督導看了看我之後搖搖頭，不發一語。

這個經驗幫助我覺察到自己被權威面質時的習慣：我總是急著想給回應，因此會馬上乾脆的認錯，失去回去思考的機會：我究竟錯在哪裡、我原本採取那個行動的原因是什麼、這個新的意見與我的思考差異為何？很多新進來的觀念需要好好的沉澱、發酵，才能發揮它的價值，但因為我太快去接受，使得我的經驗與權威的指示永遠是沒有相交的平行線。權威說權威的，可是從來沒有進到我的生命中；我過我的生活，可是我絕對不會將自己的經驗放到有權威存在的場合。我成為一個人前人後不同面貌的太陽騎士。權威與我的經驗沒有對話。所以我行為改變了，但是我的思考沒變，在未來相似情境出現時，我可能又會在同一個地方栽跟斗。即使我唸了社工，我仍無法擺脫這個面對大人(權威)時的心裡創傷。

四、小結

在我的順從行為成形的時期，我仍然是個八歲左右的孩子，在我眼中世界是依照「大人」的邏輯運作著，我以學習者的身分學習其中各種規範。我會犯錯，也做過各種不符場合的事情，總會有個大人在我犯錯時現身；或是在我做出符合社會期待事情的時候稱讚我。這個時期我行為的優劣與否不是由我決定，是由身邊的人決定(通常是有權威的大人，如老師)—他們會對我說「真是懂事的孩子」或是叫大家「不要學他」，總讓我覺得自己的行為被人拿著尺丈量，多一分少一吋都不行。所以當我被「權威(大人)」處罰時(打)，我直覺認為是自己身上發生問題，而不會去思考這份處罰合不合理。

在這份權威關係中，我一直是不平等的，因為我總從權威身上經驗到自己的「不足」，卻從沒機會(也不知該如何)思考行使權威者行為的不適當之處，這不只發生在我與父親之間，在往後我與學校老師之間、我與機構督導之間，都存在與這時的經驗相似、或更甚的情況。所以我很難脫離這時期的思考方式，若有一天真的有權威坐下來和我聊聊時，我反而會感到不自在，因為不知不覺中我已經習慣了這個看自己的觀點。

五、反思：比起專業教育，權威帶給我的感受才是順從的原因

過去我認為順從的樣貌是起因於自己的「專業焦慮症」，我感覺自己在專業中是不足的，所以我一直逃避有權威存在的環境，當不得不進入專業場域時，我表現出順從的態度，就怕在人群中頭抬得太高被抓了出來。這份恐懼一直伴隨著我，從中學、大學、到如今進了研究所，只要身處權威存在的環境中，我就像錯飛進屋子的小鳥一樣焦慮驚慌，只能垂首畏縮在角落，靜候權威指示。我不斷進修、考取證照，就是希望趁權威沒注意時將自己的不足補起來，變成一個「沒有問題的人」，到時候我就能長回自己的個性，回到專業場合自在呼吸。然而我失敗了，讀書不僅沒有讓我變成沒有問題的人，反而強化了我腦海中「完美社工」的模樣。最後我書寫論文，指責我接受過的專業教育讓我失去自己的主體性。

然而回到生命中尋找，我發現自己對權威的順從很久以前就出現了，存在於過往的課堂、實習、甚至存在於自己與家人之間的關係裡。早在童年我就使用著壓抑自我的姿態與權威相處，如今在專業場合順從權威、期待與權威和平相處的行為，都是從我小時候與權威相處經驗發展出來的互動模式，即使我已成年，父親也不再是過去動輒打罵的父親，都仍然有雙隱形的手，就像從前父親坐在書桌旁般，等著我犯錯時把藤條揮下去。

透過回憶我意外牽出了身上的另一道隱形的枷鎖。我發現其實社會工作的專業樣貌其實並非我原本認為的「萬惡的根源」，它是增強了我的某些行為，但是我的生命中另存有影響我行為模式的重要經驗。從這些與權威相處的記憶追溯，或許可以幫助我重新理解自己的故事，尋求解放的可能。我從記憶的湖泊拉出了一團糾結的結，現在該是解套的時候。

第四節 我將如何回應父親、回應專業這個巨人？

一、過去我看待父親的不同角度

(一) 不會犯錯的「全能者」

在小時候的我眼中，總是在母親無法處理問題時出現的父親，就是家中的BIG BOSS，有著無法撼動的威嚴。明明我們家只是三個人的小家庭，但我和父親的關係就是比較疏離，有心事的時候我總是習慣找母親談、在外打電話回家也多是打給母親，三個人出去時，常常也是我和母親的聲音，父親則是坐在一旁，這是我記憶中與家人相處的畫面。

我與父親的疏離，似乎是建立在我對父親權威的印象，小時候我看父親的感覺是，大我三倍的體格、兩倍體寬、有力的胳膊、雷鳴般的巨嗓，管教孩子時嚴厲的形象，讓人難以靠近。小時候我常常看著父親拿著又黑又重的啞鈴，反覆做著我無法理解的單純動作，我偷拿過父親的啞鈴來玩，發現一點也不好玩，又重又累，這麼痛苦的事怎麼忍受得下去；我也偷喝過父親的咖啡和酒，覺得又苦又澀，不知道好喝在哪裡。我想著，啊，原來這就是「大人」在經歷的世界，將乏味與痛苦融進生活、把苦澀喝進肚裡，和孩子總是追求快樂、甘甜，又無憂無慮的世界是不同的。總有一天我也會成為這樣的大人吧。看著父親的背影，我一方面祈禱這天不要到來、一方面卻也為會成為跟父親一樣大人的自己感到期待與欣喜。

小時候仰望著身高版上父親身高的位置，我總想過這輩子能跟父親一樣高就夠了；更想起父親在玩具公司擔任經理的時期，有次父親帶我到公司，看到父親單獨一間辦公室、幹練的身影，最後還讓我挑選自己想玩的玩具，讓我覺得父親跟平時的居家的形象好不一樣，我既驚訝又驕傲。還有一次和父親去醫院的時候，我因為不小心踩到剛拖好的地板遭清潔員怒吼，父親馬上擋在身前保護我，雖然最後吵得警衛都出來了，但是當時父親挺拔的背影一直是我生命中難以忘懷的畫面。

我也想成為跟父親一樣的人，想跟父親一樣成為可靠的家長，身為家族中的長子，父親形象就像道標一樣緊緊占據心中。在我心中，父親是憧憬的對象，但好像不是聊天的對象，我可以和母親暢所欲言，但卻如何都無法「靠近」父親，這理由連我自己都無法釐清。我感覺，或許在我的生命中真的需要一個無法被超越的「全能者」吧，我需要一個模仿學習的對象，一個值得我耗費精力不斷攀越的高峰，他必不能是簡單就能達到的，否則我也等於迎來自己的極限，失去目標。我有想不斷進步的渴望、想成為一個自小憧憬的「大人」，優秀、巨大、不會犯錯，或許因此讓我不會想去了解父親，我怕靠近了，這個泡沫也滅了。

(二) 一個難以預期，卻極具力量的權威者

隨著年齡增長、隨著經驗，我也看到父親不像「大人」的一面，他似乎沒有那麼理性、有著無法處理的問題、也有非常不可理喻的時候，幾乎跟我這個孩子差不了多少。父親有著身為一個人理所當然的限制與弱點。

從前的父親是很容易生氣的，像個沒長大的孩子…當事情不順己意的時候就會生氣。…我不想看到為了小事而生氣的父親，我怕自己會無法克制自己的—感到失望。(引自論文口試問題回答，p. 16)。

…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因為我們原本想吃的店沒開，不得已只好跑到附近一家牛肉麵店用餐，當時老爸就是千百個不願意，擋在人家店中央怎麼樣都不肯坐下來…，那家麵店小小的，給父親一站就把出入口擋住了大半，老闆娘看了奇怪，就一直問著父親想點些什麼，然而父親卻充耳不聞，依然維持原樣站在店中央。(引自論文口試問題回答，p.16)。

…我和父親外帶牛肉麵回家吃，但是倒進碗中才發現容器太小…。他非常小心，但好不容易端到飯桌旁邊的時候，湯灑了出來，雖然只有一些，但是父親卻有點失控，他用力拿筷子尖端來回敲打餐桌，還發出「啊啊啊」的聲音…。(引自論文口試問題回答，p.16)。

父親其實是孩子氣的，容易受情緒影響、衝動、易怒、還有點固執，讓孩提時期的我與父親相處，有時是蠻有壓力的，因為我總是摸不清父親的界限在哪兒。卻偏偏父親又是家中的權威者，他的意見、想法擁有巨大的力量，而我卻沒有足夠的力量與他對話，當我們的意見衝突時，我永遠只能噤聲，當個默默吃黃蓮的啞巴。有時候，我對權威的不滿、疑惑會爆發出來，伴隨著我尚未成熟的表達方式，這當然惹來父親更重的怒火，我則更經驗到孩子的無力。在這個時期中我經歷了暴力，這份暴力讓我培養出一套面對權威的姿態，「順從」，就是在這個時期中發展出來的相處模式。

重疊著過去將大人視為「全能者」的影子，看著權威的父親讓我感覺衝突，彷彿憧憬多年的偶像背叛了自己。我雖順從，但仍能看見父親的弱點與限制，我感到失望，多希望父親永遠是小時候為我遮風擋雨的全能者。

為什麼這點小事可以讓你這麼生氣？為什麼連我都不會在意的事情你會這麼在意？父親自小就是我的驕傲，被打也好、被罵也好，我都一樣愛著他，但是我不想看到父親這麼情緒化的模樣，像是個被慣壞的孩子(引自論文口試問題回答，p.16)。

在生命中有段時期，我和父親是時常衝突的，我也不知道為了什麼衝突，多半是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吧，就像出門要不要穿外套這些生活上的爭執，但是我們總是會吵得很兇，甚至會彼此飆吼，絕不會有人將我們的爭吵的怒氣與原因聯想在一塊兒。曾經我笑著跟同學說，一定是我們家太和平了，才會把小事吵得這麼大，但現在我感覺問題是出在自己的心態，很多相同的事情，別人來做、或別人來要求我，我不會(也不可能)生氣，若對象換成了父親，我不知為何就氣到發毛。直到今日我仍然對自己這個心態感到困惑。

或許，我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父親的「不完美」吧。

魏文龍這個男人，是我魏劍凜的父親。是我愛著、驕傲著、並不斷追趕著的身影。在我順遂的生命裡，過往大人「全能者」的印象過於光彩奪目，使我一直無法放過我爸，這個曾經君臨我生命的人，真面目竟然這麼冥頑不靈，想法單一、習慣用自己的觀點解釋事情，卻難以接受別人的觀點；習慣用上對下的方式唸人(而且沒有技巧)；很容易生氣，還會像我這個兒子一樣鬧脾氣！我發現，自己總是帶著「魏劍凜的父親」這個身分來看著我爸，而不是以一個普通成年人的身分來認識他。或許我從來沒有真正去接受父親「不完美」的這個事實。

二、重新建構我看待父親的角度—回顧家庭歷史的脈絡

父親對待孩子的行為，其實也有著他過去家庭歷史的影子。這一次我選擇和父親坐下來聊聊他的生命，整理了父親的回憶，輔以母親的補充後，我對父親的成長歷程終於有了較完整的認識，也終於瞭解他從前對待我那極端專制、嚴厲行為背後的原因。

(一)認識父親的成長背景：隻身開闊江山的移民後裔

父親老家來自廣東梅縣，在明末便舉族遷來台灣開拓，宗族凝聚力非常高。順著族譜往上追溯，遽聞能追到唐朝有名的魏徵，我父親是第十九世，我則是第二十世，每年清明掃墓、祭祖時，宗族的人們都仍然會回到新竹的祠堂，以及老家相聚。看到祖父那代的兄弟、兒女們齊聚一堂的樣子，我都覺得十足壯觀。不過聽父親說，雖然家族龐大，但祖父其實很年輕的時候就隻身離開家裡獨力生活，並非如外人所想有龐大的宗族力量當後盾。聽說我的大伯父，也就是祖父的兄弟，年輕時非常喜愛喝酒，而且喝完酒行徑會變得很不可理喻。據說家裡原有把武士刀，但從不拿出來擺設，就是避免伯父酒後爭執時，會拿起武士刀傷害家人。祖父和大伯父兩人從以前便有摩擦，但是家人總是護著長男的大伯父，因此高職後祖父便離開新竹老家，此後半工半讀，用打工的收入支付自己的生活費與學費，再也沒依賴家族力量。

祖父獨立且堅毅，為了生活，高職畢業後即準備考試，前後考取了漁船、商船及貨船船長等執照，透過在世界各地跑船來支應自己的生活開銷，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最後沒繼承祖產，全數留給酗酒不讀書的哥哥，唯有在逢年過節時才帶著子女回家探望久違的親人。

祖父做事果決、凡事靠自己的做事態度，也反應在與祖母的婚姻上。當時民風保守、自由戀愛觀念仍不風行的社會，人們通常會替自己的兒女打聽哪戶人家有條件好的對象。當祖父得知祖母這個人性格純樸而老實，平時沒有工作，就

在家中照顧十二位弟妹，立刻登門提親、結為連理，生下連我父親在內三名子女。祖母沒讀過書，也未曾工作過，專心一意操持家務，而家裡收支全仰賴祖父跑船的工作收入。

父親自嘲道，祖父長期在各地跑船，一離家就是數把個月，祖母因為沒讀過書、也沒有工作，管不動孩子，三兄妹都稱自己是「雜草族」，顧名思義就是像雜草亂長、沒人管的小孩。但是祖父回來後就不一樣，祖父極端的嚴厲，就是因為祖父是船長，在出航動輒數把個月的船上，船長就是這個封閉世界的王，不允許挑戰、也不能有弱點，用絕對的權威管理這小小世界。或許是因為長年在外，未能陪伴孩子，對於孩子們的生活習慣，祖父更是十足的嚴格、嚴厲督促兒女，大至生活學業，小至筷子的握法，每樣都要求子女做到好，父親回憶祖父很會打、很兇，對子女的要求與期望也非常高，就是希望孩子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

父親是經歷著沒有祖父陪伴的童年長大。因此當父親成了家，生了我，自然是遵循著記憶中，祖父管教小孩的嚴厲方式來管教我，要我表現得一次比一次更好，每次打人都要打到我哭聲哀嚎才會停止。印象中還有一次父親打得太兇，讓我被打得縮在牆角啜泣時，而被母親狠狠教訓。當時我便聽到父親委屈地說：「妳要我換方式，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換，以前我就是這樣被教的呀。」或許就是因為父親身上也籠罩著無法擺脫的權威的身影。

父親控訴的畫面在我心中留下很強烈的印象。過去父親在我心中總像座不會動搖的山，他強而有力、表裡如一、不會改變，也不需要做改變，我從不會將父親與「示弱」放在一起。但是那句從內心嘶喊出來的控訴，卻是如此的真實、發自心扉，將名為堅強的虛假蛋殼震出了裂縫，讓我首次窺見權威身影下的「小小父親」。他媽的…，我能不驚訝嗎？那個像山一樣壯闊的父親，竟然在我眼前現出原形、被我窺見示弱的模樣。我看到一個沮喪、懊惱的孩子，他不明白怎麼改變自己、更無法從既定的思考中轉出來，只能委屈地怒吼、為自己辯護；而更讓我震驚的是，我竟然能瞭解父親的心情！那份深陷在困局的委屈，豈不是我每次被教訓的時候，心裡面不斷重複的話嗎？我突然想撇過頭不看這一幕，因為我覺得好尷尬，我不知道該怎麼看待這個「不像山」的父親；而且我也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我現在的心情，那一瞬間，我突然想原諒父親，雖然只有一瞬間，但是我確實忘記了憤怒與恐懼，忘記他幾分鐘前才拿著籐條追著我猛打，忘記自己心中對父親惡毒的詛咒，如果父親不是「父親」的話，我竟然湧現出上前摸摸他的頭的衝動。因為從父親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我突然能夠對他的心情感同身受，那一瞬間，我想原諒他。回想當時的心境，我發現是自己看到了權威黑影後的真實，發現權威褪去黑紗後，也是跟我一樣的平凡人，甚至看到和我一樣的傷痕，很諷刺的，我第一個意識到和自己有同樣經驗的夥伴，竟然就是造就我傷痕的父親。這讓我不願意去傷害他，對於一個同樣得用面具隱藏瘡疤才能生活的人，我

深深知道這副面具對父親有多麼重要，他絕對不會希望有人注意到這副面具背後的真實，尤其對象又是自己的兒子…，我知道他希望我沒看到。突然間，我出現想幫他維持這副面具的念頭，我知道當父親意識到真面目被我看到的時候，他會非常尷尬，所以我會裝作我沒看到，讓他能維持尊嚴。我突然感覺到父親的脆弱與「不堪一擊」，因為他的尊嚴竟然是「貼上去的」，而且是要兒子幫他維持的。從這件事，我首次意識到自己竟然能比父親還「強」。

這個事件讓我往後與父親相處也慢慢產生改變，我們產生了「共舞」，我會遵守父親的規則，但這不單是建立於對權威的恐懼，也是建立在「我想給權威留點面子」上，我的順從行為也加深了「我想讓權威比我還強」這件事。這絕對不是我刻意做出來，而是潛移默化中慢慢成形的，甚至一直到不久前，我都還沒意識到自己與父親(權威)有共舞的舉動。當我聽到父親又老生常談時，我會當作第一次聽到，表現出興趣，而不是厭煩的離開；有時候我會在爭執中不辯倒父親，因為我知道有些道理，真的離父親生活的世界太遙遠，他無法理解自己認識的世界還有這麼複雜的一面；甚至，當母親指責父親、或是雙方爭執時，在父親反應不過來的時候，我會幫父親說些話，代替他把想表達的意思講得更清楚。這些改變，都是因為我從權威的裂縫中，看到了有血有肉真真實實的父親，更看到他跟我共同的傷痕，這個熟悉而讓人心疼的傷痕讓我想擁抱父親，而非選擇絕裂與出走。過去我一直看不懂自己面對權威時的心中的複雜情緒，只是一味的稱它們為「畏懼」，稱自己為被壓迫受害者，現在我發現原來自己也加入了這場與權威共構的圓舞曲中。

整理完這些故事，我更瞭解父親，也明白了魏家傳了三代的權威身影。父親也是被這影子操控著，是個權威下的犧牲者，他對我的態度，不過是反映了祖父對他的態度，父親其實是模仿祖父的身影管教我。所以小時候當母親照顧我的時候，父親才會跑去健身房；也總是在母親無法管教時，扮演摧枯拉朽的嚴厲怪物，拼命將我打回「正途」。

(二)重新理解：父親就只是「我的爸爸」

瞭解父親的成長後，我不想要再凝視著這個束縛魏家近一世紀的權威黑影，不想對著一個幽靈說話，我想真正去看著我的父親。

打開房門重新看著父親的身影，我用不帶成見的眼光重新看待這個生命中又愛又恨的權威，這當然很困難，但我盡我所能。我看到的是，父親依舊健美的體格，比起三十歲的年輕人不遑多讓的身形，這是他每日運動的結果，然而卻似乎沒那麼巨大了？從前父親給我巨人般高壯的形象，即使身高追上他，但這個形象總揮之不去，現在我發現父親變小了，還比我習慣溺在一起的朋友們矮得多，

而且體格雖勻稱，但不到壯碩，練國術的我可能還比他厚實，現在我無法再去想像與父親動手的樣子(以前被父親追打的時候，我可有著衝上去拼命的唸頭)。頭髮剪短了，還參雜白髮，這是唯一能感覺歲月在父親身上留下的痕跡。父親老早辭掉玩具公司的職位，把辦公室移到家中，安心當個音響業務，工作時間少了，卻一肩扛起整理家務的重責大任，洗碗、吸地板、掃廁所、清理寵物大小便樣樣來，儼然是新一代家庭主夫。父親這幾年迷上了看小說，每天就拿一本小說坐在客廳，放著他最愛的西洋樂，一旁躺著養了十年的老狗，悠閒自在，年輕時衝動好鬥的脾氣此時已消弭許多。最近家裡時常有許多我的客人來訪，有我大學和研究所時最好的幾位朋友，也有我才交往一年半的小女朋友，父親對我的每一個客人都和和氣氣，親切得像是鄰家伯伯，讓我每個朋友都稱讚他的好脾氣，反而無法理解我對父親從前的種種描述。

看著父親，我意識到他的身影已經不再巨大，過去我憧憬痛恨交雜的權威黑影，早已從這個男人身上消失無蹤，現在在這裡的只是一個褪去武裝的平凡中年人，他不是全能者、也不再是巨大可畏的權威，在這裡他就只是我的爸爸，是我摯愛的、獨一無二的家人。我的愛，當然不必因為他必須是全能者、或是權威有所增減，我只需要用愛著一個父親的方式，來與我的爸爸—這個過去我生命中的權威—好好相處。再說，權威也早已不在，之前我只是巴著記憶中的幻影不放罷了，其實父親早已無法束縛我，我也早就有能力打開充滿力量的翅膀。

三、我該如何與現在的父親相處？

(一)撒嬌的意義

當我意識到父親褪去權威的黑影後，也是個與我一樣的平常人時，與父親相處就不會像過去時拘謹困難，再也不需擔心說錯話，也不需擔心隨時有拳頭準備揮下來。我與父親的相處模式產生新的可能，我發現自己有能力創造一個與權威之間嶄新的、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相處方式。我希望這個模式是友善的、能夠互動溝通的、而且是試圖相互理解與包容的，一如過往我與非權威的人之間的相處模式。我希望將權威看作是我能相處、表達關心、以及坦然溝通意見的「朋友」，而不是全能全知的神。對於生命中的第一個巨人，我想重新塑造與父親之間的相處模式，我做出了一件對過去的我來說非常具挑戰的決定，我準備向父親撒嬌。

撒嬌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長輩們總說我小時候最喜歡就是找人撒嬌，不論任何時候都可以看到我膩在父母身邊，阿嬤還為此幫我取了「塞ㄋㄞ桑(撒嬌先生)」的綽號。我很喜歡撒嬌帶來的安全感，而這種完全將自己交付他人的放鬆狀態，也是我對一個人表達最高的愛與信任的行動。我曾經也會找父親撒嬌，但當我長大一些時，就因好面子再沒找父親撒嬌過了。我認為撒嬌有雙面的意義，

我對父親撒嬌的行動，代表著我願意在父親面前放鬆自己、表現出弱點，承認自己真實的一面；另一方面 ，我也希望透過這份「撒嬌」的行為，將「愛」回饋給父親，因為父親對於親人間親密的互動是陌生的。母親回憶道，曾經有次我拿著故事書要母親講給我聽，接著就這麼ㄅㄞ進母親懷中，當時父親看到這個景色，就跑進儲藏室把他非常珍惜的單眼相機拿出來，興沖沖要把這珍貴的時刻記錄下來…。母親說這個親人間相親相愛的景象，對很多人來說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對父親來說卻是珍貴而難得的一刻。

聽母親說，父親的原生家庭氣氛強調獨立，每個兄弟姊妹在外都有自己的交友圈，但是家人間卻反而少有親暱的互動：「…每個人對外面的人都很好，忍耐力很強，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那些不好的、沒有耐性的，反而都轉移到家庭內。」祖父白手起家，自然要求孩子們像他一樣強悍、獨立，也因為祖父因為工作緣故見識過許多達官顯貴，期許自己的孩子看起來也要具備大戶人家的風範，所以在許多生活作息、教養上，對孩子要求非常高。在這樣的環境中，懦弱是不被允許的，每個孩子都被鼓勵堅強，聽聞小叔叔兒時就是因為纖細的個性與祖父處得很不好。父親身為家中長子，從小便背負沉重的期待與照顧弟妹的責任，但是父親的個性在祖父眼中仍然不夠強、不夠像祖父(反而我姑姑身上最有祖父年輕時的味道)，因此祖父看父親怎樣都不滿意。對父親來說，家不是個能放鬆的環境，反而必須塑造一個強硬有力的形象，不然就會視為懦弱、招來指責。因此父親對於家人間彼此親密的景象是陌生的，才會在看到我與母親相處在一起有這麼大的感動。

一直以來父親都是背負著強悍的形象，他是另一個與我不同的太陽騎士，他扮演並非溫暖人心的，而是個炙烈燃燒、無法被挑戰的太陽。其真實個性「不夠強」的父親，卻得用「強悍」的模樣在家人面前掩飾自己，扮演另一個祖父…。我就是想對這樣的父親撒嬌，讓他知道，展現出自己真實的一面不需要被指責。我想要用我在社團生活所經驗到的，告訴父親，做自己是件幸福的事。而另一個層面上，透過拋開過往的武裝與防衛，我想藉此與父親重拾起真實、建立在心與心之間的互動交流上，的一個和諧的關係，那麼圍繞著魏家三代的黑影，經過漫長的一世紀，也該是落幕的時候。

(二)我的撒嬌行動

某個假日的中午，母親去公司加班，家裡只剩下我與父親。午餐之後的時間，父親總會進到臥室看小說，這是他一天中最放鬆的時光。我打開房門，吵醒了一旁躺著的老狗 Pelo，牠似乎感應到我要走去父親的房間，興奮的豎著參雜白毛的尾巴，搶先一步擠了出去。我跟著牠一前一後走進父親的寢室，Pelo 跳上床，踩在父親身上，父親發出一個小小的驚呼， Pelo 老實不客氣地舔著父親

的臉。我看著笑了出來，在一旁起鬨著、叫著，Pelo 聽到我的聲音更興奮了，舔父親舔得更兇，父親笑了出來，我們成功製造出一陣小小的混亂。然後我就躺了下來，在父親身邊，我已經有好多年沒有躺在這張床上了，身體彷彿憶起了什麼，一股安心感將我包圍，也一併將這多年的空白填滿，帶走了我的不自在。我假裝抱怨了 Pelo 在我房間幹的壞事，父親把 Pelo 抱在懷裡默默聽著，嘴角掛著淺淺的微笑，我感到一陣溫暖，彷彿回到孩提跟父親談天的模樣。當我說到好玩的事情時，父親也會抓著 Pelo 的頭用力搓揉，像是教訓一個犯傻的孩子。我發現到，父親和我好接近，好自在。等聊到沒話題聊的時候，我就靜靜地躺著，手順著 Pelo 的毛輕輕摸著，父親就在一旁靜靜看小說，時間彷彿慢了下來，在這個瞬間，我們兩人之間再也沒有權威、壓迫、面具。權威的黑影散去，留下的是不再需要強悍，卻無比溫和、沉穩的父親；以及不需再順從乖巧，用有些彆扭、卻真實的方式向父親撒嬌的兒子。

這次的撒嬌讓我踏出與父親間親暱互動的第一步。我感覺自己釋放了囤積在記憶的某些情緒，並重新建構了與父親相處的感受。而父親也接納了我，再沒有上對下的斥責、也沒有對我反常行為的質疑。在這個新的關係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安心。我們不需要太多互動，但心與心的距離卻比起過去任何時候都靠近。

在本章節的書寫中，我也同時又看到父親不同的一面。其實父親就是「另一個我」，是在另一個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經歷到被權威壓迫、對待的孩子。我們同樣都渴望被權威者接納、認同，以及疼愛，因此我們表現出權威理想中，我們應該要有的模樣—我是個順從的乖孩子，而父親則是強悍獨立的男人，我們都在演一齣他人為我們量身打造的戲。這個撒嬌不會是我的最後一次撒嬌，未來我仍會持續下去，我也相信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將會透過撒嬌行動的實踐更為真摯而親密。

四、結語：我過去總在權威身上尋找「父親(全能者)」的身影

「你會認為權威是正確的，所以你很容易照著權威的話走，大人說什麼，你就會做什麼，自從你考高中、大學，到現在都是如此。」

這是最近我與母親聊到論文的時候，母親講的話。我訝異地發現母親簡單幾句就點出我論文的核心。我一直在尋找能服膺的權威，從前我寫著「我憧憬專業」，但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憧憬專業；「我害怕權威」，但這無法說出我為何這麼順著權威。若單以「專業教育」一詞，實在無法蓋括解釋如此複雜又深植生命的濃烈情感。就是因為至今我仍然在尋找記憶中的權威黑影，如同神話裡不斷尋找失去頭顱的無頭騎士，一直追尋著能成為憧憬、揣摩的「父親(全能者)」。

從國小的導師、大學教授、社工、機構督導…，卻都覺得不對勁，都差了一點點，都還不夠完美！最後終於，我找到了最完美的全能者，我至極謙卑、無比恭謹地將這美麗桂冠，套在「專業」的頭上。自此之後專業成了我的信仰、我的憧憬、我努力的目標、我可以不斷跨越的山頭。「專業」，成為了我的「父親(全能者)」。

透過本章的書寫，我了解到自己面對權威態度是來自於過去我與父親的相處經驗。對於這生命中第一個權威的理解，我總共看到四個不同的角度，從「不會犯錯的全能者」、「難以預期，極具力量的權威者」，到重新建構理解父親的角度後，看到父親就只是「我的爸爸」，最後看到父親權威的面具背後「另一個劍凜」。因為看懂了父親，看懂父親背後的權威身影，我才能在這樣的基礎下重新建立與父親之間的真誠關係。

在看懂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後，將焦點重新放回到我的問題意識上，我的核心問題在於我面對(專業)權威時不由自主的恐懼、驚慌，使我無法自處。我發現我這份深層恐懼其實來自於童年與權威的相處經驗，透過父親重新建立嶄新關係的行動後，我看到自己與權威之間新的可能。那麼當我面對專業權威時，我又如何與其相處？我的故事是什麼？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章 尋求與「專業父親」的和解之道

第一節 認「父」

在專業領域裡，我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是頗負盛名的教授、有的是經驗豐富的督導，也有的是在機構位居高位的主管，這些人無庸置疑都可以被稱為「權威者」。身處在這麼多權威環繞的環境，照理我應該從進入社工系開始，就馬上將第一眼就看到的權威者視為自己的「父親」了吧？然而，這件事情卻沒有發生。不管是什麼樣著名的教授，都沒辦法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發現這與大學時與教授的相處方式有關，因為大學課程安排通常一週只會有一堂相同的課，也就是說一個禮拜我只會和教授見一次面，而這個見面我又總是隱身在眾多學生中，並不是一對一互動，所以我和教授的接觸是少的。對我來說所謂「最大的接觸」，就只有偶爾被教授點名回答問題的時候，或是私底下到辦公室交報告給老師的時候。也因為彼此距離太遠，還曾經發生我跟認識許久的老師打招呼，但老師想了很久卻記不起我的事情。因此大學時代我與老師之間看似接近，實則遙遠的關係，讓我不會將老師視作景仰的「父親」。

當我真正遇到自己的「父親」，已經是大四以後的事了。時隔這麼多年，脫離了對事物懵懵懂懂的孩童時期，而再度強烈地將一個人視為全能者，受到我當時的背景、心態影響甚深。在著手敘說自己的「父親」之前，我認為需要將自己當時所處的時空背景，以及自己的情況做交代，如此讀者方能更清楚為何我對於全能者有這麼熱切的依戀。

一、訴說遇到專業父親前的自己

(一) 對於「經濟穩定與經濟自主」感到焦慮

大四是我對未來最沒安全感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踏入社會」這件事已不再是「總有一天會發生的事」而終於成為「沒多久就會發生的事」，許多過往忽視的煩惱也不得不開始面對。其中最讓我在意的，便是就業後的經濟狀況。早在高中選填志願我就知道社工的薪水有個最貼切的形容，叫做「吃不飽，餓不死」，但具體而言那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我著實無法理解。聽很多人說社工起薪算高的，大約三萬元，比起新鮮人掛在嘴邊的兩萬二好得多，但是加薪的幅度也很小，可能十年後同期進入社會的人已經從兩萬變成四萬，你還是維持在三字頭，這時候不論之前如何豪情壯志，都很難不被這單純的數字影響心情。台北的工作相對是高薪些，但物價也比中南部高得多，更遑論目前一飛衝天的房價，換言之如果家庭本身沒有支援，想透過這個工作在都市中生存是辛苦的。我十分恐懼這種「辛

苦」。

大學時我參加學校開辦的志工講習，其中某堂課程邀請到現職的社會工作者來演講，我記得內容十足生動而精采。在某個議題探討完後，社工好像想起了什麼，問起了在場的同學說：「在座有誰是社工系的？」我驕傲的舉起了手，等待接下來可能發生的讚許與鼓勵，誰知道這位工作者突然變了臉，語氣衝動而直接地說：「你會很窮！」因為太震撼了所以我不會忘記，真的劈頭就是這四個字，而且彷彿嫌自己說的不夠清楚，社工再度講了一次：「我不騙你，真的會很窮。而且你是男生，要換工作趁現在。」擠滿著人的偌大講堂因此沉默了…。

「社工薪水低」，這位講者並不是第一個這麼講的人。在她之前，已經有不少老師、前輩講過類似的話，「雖然不高，但總算還餓不死」、「起碼比我們服務的案主高一點」、「以後若在台北過不下去我們就自動『升級』為低收入戶吧，保障搞不好比現在好」，我不知到當前輩們說出這些話時，究竟有多少自我消遣的意味在，但是對於這些「自己將來的寫照」，我是真的非常錯愕。

我並不是非得賺大錢不可，我總是想著，如果能一輩子維持我現在的生活，不愁吃穿、有著安身的居所、偶爾可以花點小錢支持自己的興趣，我就別無所求。然而前輩們的話卻彷彿一根刺，隨時戳破我這「奢侈」的藍圖。我認為自己的家庭環境算是小康，靠著幾十年的老房子，總能在台北有著立身之地，但若父母退休後，或許五年、十年內，獨子的我將接手雙親的位置，承擔家庭收入。然而對於物價齊飛，以及房價飆升的台北而言，社工的薪水似乎過於微薄。正因為身為獨子，憑每月三萬元上下的薪水，要成就一般人眼中「照顧雙親」、「從原生家庭獨立」、「買車、買房、養老婆小孩」等等有出息男人的生活，我怎麼想都覺得不太實際。我不只一次問自己，在父母退休前，我能夠服完兵役、找到有前景的工作，並且獲得(未來)足以負擔家計的薪水嗎？我覺得不大可能。我甚至認為某天我勢必成為人們口中的「靠爸靠媽一族」，不僅無法回饋家庭，直到三四十歲可能還得靠著雙親的存款才能成家、買房。對於書已經唸到大學(學習時甚至還蠻認真的)、擁有豐富的社團經驗、活躍於各大武術比賽，正值年輕，好手好腳且體力豐沛的我來說，我真的不明白自己為何得過著這樣的生活…，豈不是跟日劇裡三十歲還跟父母伸手要錢的尼特族沒有差別？聽到不愛唸書的表弟說，書隨便唸就好，畢業後他就要應朋友要求去開卡車，拼命些的話一個月七萬是基本，我聽了好生羨慕，他有目標可以拼命，可社工拼命點薪水能加個七千就是奇蹟。我不明白，我從小就是家族同輩最認真的，但平心而論，我的未來並沒因此有更多保障。我覺得不平、不能理解，如果真的有扭轉命運的契機，我一定要死死抓住。

相信不論是誰都曾有過「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想法，我也是如此。我就相信沒錢這事絕對不會找上自己，只要專心學習，表現優秀，我一定能在社

工領域中找到「有前景」的工作。然而大學四年過去，我成績是不錯，但是就只是不錯，大概找到三萬的工作沒有問題，但要優秀到拿到(或未來可以升到)四萬的工作，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我自詡肯衝、願意衝，但是衝不動就是衝不動，事實上除了公職以外，我幾乎沒聽過有基層社工拿到四萬元的薪水。最後我把矛頭對準了有社工貴婦之稱的醫務社工，這是與我的想像最契合的位置，待遇優、地位高(在醫院工作還是有高地位的形象)、組織制度完整，相對更有保障。這就是我想像中願意拼、努力拼，就有更多發展機會的領域。所以從前我才一直想走醫務社工，想走到連進入研究所的論文都想寫篇醫務領域的論文，我已經迷惘了究竟是自己想做醫務社工、還是被逼著走上醫務社工的位置？其實我只是想成就自己想成為「能養家(有出息)男人」的願望。在這篇論文中，我說我總是夢想某天能成為「全能者」，要我辜負這幅心中藍圖，作個一輩子必須靠父母庇蔭才能成就什麼的「尼特族」，我不要！

(二) 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感到迷惘

大四我聽到許多對未來的忠告、建議，每種說法都不盡相同。你會發現自己不知道該相信哪種說法，因為你其實並不真的接觸過「案主」，我無法想像社工與案主工作是什麼模樣。究竟「案主」是什麼？社會工作者「把自己與案主關在機構中」究竟在做些什麼？我是迷網的。突然，我意識到自己過去對社會工作的認識是在瞎子摸象。我回想大學學了什麼，卻發現自己說不清楚，我無法明確說出我究竟學了哪些可以「用」的東西。感覺像是我練國術，從初階套入打到高階套入，我可打得漂亮，但今天把我丟上擂台面對敵人，請問這該怎麼打？我該打過去還是等他打過來？他打過來我該怎麼擋？用左手擋還是右腳擋？腳步動作呢？我要往後跳開、還是衝到敵人懷中？然後衝進去後我要做什麼？天啊！這些重要的東西，怎麼好像沒被強調過？通常此時就會有人跳出來說，這就是你的不對啦，怎麼學了四五年，還不知道怎麼打人？這時候我的頭就會羞愧地低下。為什麼我蹲馬步、打套入、玩擒拿這麼多年，卻連個人都打不倒。這樣的我要想像自己在畢業後面對案主的模樣，不論如何都想像不出來。

我發現，自己似乎總是無法透過大學課程來「看懂」社會工作在實務領域的模樣。或許當時的我只是需要經驗，一個能將我所學整合起來的的嘗試與經驗。但對於將書本報告與經驗分開來認識的我來說，是無法理解的。因此從這段時期開始，我就對自己的能力感到懷疑、認為能力不足以達成理想，無法成為有能力在社會(特別是台北)生存的人(也就是小時候我眼中能在家門外抵擋風雨的全能者)。這個時期裡，我時常思考要不要繼續進修，更擔心當兵後自己的專業知識(能力)就生疏了，得花更多努力才能彌補，因此我想要趁在學的時候一鼓作氣把該拿的資格都拿到手，這樣等我當完兵回來就可以直接找個好工作，其他的技巧就等我邊工作邊學就可以了。

(三) 對社工師投以莫大的憧憬與想像

在畢業季來臨前，生活中當然會充斥著許多與未來相關的資訊，而眾多訊息裡唯一被共通提起的就是社工師證照。老師、學長姐、同學，我發現幾乎所有身邊的人都參與了這張證照的「神化運動」。當被人問及「畢業後要做什麼」時，通常只需搬出「我想先準備社工師」的答案，就能換來讚許的眼光(儘管你根本想都沒想過)。在這個氛圍下真的會以為要成就所謂的未來藍圖，社工師證照是不可或缺的。

從前最常聽到老師們提醒學生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注意自己的修課科目有沒有符合社工師考試的要求科目，若有未修過的科目可能就會失去應試資格；另一個就是要注意民國一百零五年的社工師新制新增了哪些學分，除非你要在之前就考上，不然還是要盡早把該補的學分都補好。

大五那年我下修學弟妹的課程時，曾聽到系主任對著修課同學說，他希望未來系上研究所的課程內容能夠和社工師考試做結合，讓碩士生修課的同時也能一併準備社工師。老師坦誠說：「雖然可能引來補習班化的批評，但這也是為了讓學生都能拿到社工師證照。」記得我將老師這段話轉告給母親後，母親還對我說：「那你要不要考慮研究所就在現在這個學校唸了，搞不好你還能因此考上社工師。對未來更有幫助。」

大學畢業後，不少同學都已經考上社工師，也有同學一直沒在榜單上。某次放榜後，有位大學成績不錯的同學在 Facebook 發文說：「請不要再問我為何沒有考社工師了！！我不是考不上，沒去考是因為我不需要這張證照！！…」其他同學看到這段話私底下偷偷的說：「說的好像很驕傲的模樣，搞不好偷偷去考只是沒考上。」

似乎，無形中社工師證照成為一種信仰，不信者就是「不思進取」，旁邊的同學、老師會一起成為體制的監視者，他們背後的耳語、眼光都會讓人備感壓力。旁邊人會告訴你這張證照多有保障，多有利工作、加薪、升遷、提升專業地位與競爭力，你彷彿蒞臨直銷公司的洗腦大會，「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在這之中給我最多壓力的，反而是一向最關心我的母親，她擔心未來越來越多人考到社工師，相對的會將我排除在競爭市場之外，而力推我去考社工師，當我從學校帶回有關於不考社工師的觀點時，都可以感覺到母親言談間會有無法認同且不容抗辯的力量。

另外稀有性也為社工師證照蒙上一層神秘面紗。大學時候的我，可是非常

好奇社工師的工作與究竟與一般社工有什麼不同，他們是不是有「獨門」的工作方式？你會聽到許多學長姐前仆後繼報考社工師的窄門，但至今仍有很多人(有些還是老經驗的實務工作者)無法考到這張證照，使你不禁想像，好像真的是要很優秀的社工才能考上社工師；同時你會聽到研究所、甚至博士班的學長姐報考某某年的社工師落榜了，你會以為社工師所要求具備的知識真是這麼高，連博士班的人都不一定會上。

關於社工師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某次上課中，講師興奮地對大家宣布：她今年終於考上社工師了！講完後全班響起掌聲，讚嘆聲此起彼落，我也是羨慕又忌妒地拍手。講師說她從畢業開始考，到現在三十多歲才終於考到這張證照。她說第一年參加考試拿到試卷的時候，唯一的想法就是她這輩子絕對考不上，因為實在太難了，難到中間一段時候她放棄再參加考試，近幾年才又繼續去考。這位講師是我母校的學姊，看到從自己科系畢業的前輩竟得花這麼多年才能考上社工師，當下的感覺真的很複雜。

種種訊息，都會讓處於學校這封閉場所的學生對社工師有著各自的想像，對我而言，社工師是處於與我不同世界的人，我們的專業能力有著無法跨越的橫溝。但就是因為不同世界，所以我才要努力走上那個位置，我將會與一般人不同，我相信這份資格將帶給我與「現在」完全不同的嶄新人生。當時的想法與心情至今我仍能清晰回憶起來，我清楚知道不管未來走什麼領域，都絕對要考社工師。

(四) 身處在「以女性為主體之專業」的男性窘境

在回顧自己的書寫文本後，我發現自己有著某種焦慮，這是身處在女性主體的專業中，一個男性所獨有的認同焦慮。我們的刻板印象中期待男性是成功的，他需要有能力、有事業、有資產，才能肩負養家活口的重責大任，對於無法獨立的男人，我們則習慣用「沒出息」來總結他的價值。社會工作被視為一門「女性的專業」，這不只是因為它的成員以女性為主，也是因為它的專業性質不同於人們腦海中「高專業」的印象，通常這些高專業的印象，人們會聯想到醫療、工程學、法律、金融，也就是由男性主導的專業。相對於這些「以男性為主體的專業」，社會工作總難以擺脫「半專業」的形象，它的社會地位、升遷機會、實際收入，甚至最實際的入學門檻，都無法相提並論。

從我在本章節描述的各種焦慮裡，我也看到自己的「男性焦慮」在運作著。在我擔心自己「經濟無法獨立」、「能力不夠」，憧憬「專業社工師」的背後，都有男性焦慮在悄悄運作。我會擔心自己「不像個男人」，我渴望養家，我渴望獨立，我不介意這條路上多少荊棘，只要給我個值得努力的目標，我就願意燃燒自己來成就。當初是我選擇了社工，即使知道男性社工的困境，我沒為此後悔，但

是卻讓我對於成就的渴望，比同儕更為強烈。我心中有個小小的執念，連我也覺得這個執念好不像自己，這執念是想要站到社工的頂點的渴望。我不知道社工的頂點是什麼，但是我就是「想要站上去」。可能我是想要證明我不是被「淘汰」到女性工作的男人，或是想證明「是我選擇了社工」所以才會待在這裡，兩著都反映了一個男性想展現自己「足夠獨立」的渴望。因此我需要一個社會地位讓我說的話有說服力，所以我非常渴望「往上爬」，讓自己儘管在一個「女性主體」的專業中仍能展現氣概

小結：

在各種焦慮的交互作用下，大四時的我處於一種動搖、迷惘，對未來沒有方向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我需要一個可以讓自己安下心的角色模範，告訴我社工的未來也是可以很安穩、有前途，就像小時候我所看到的全能者身影般，讓我放心朝這條路走下去。這時候出現在我面前的「成功人士」，就將是比老師、比起眾多實務工作者們更能挑動我的回憶、情緒，讓我願意為了複製「他」的經驗而付出犧牲的人。

二、專業中，我的父親—我的醫院實習督導

我不斷思考勾起我小時候與權威相處記憶的人會是什麼樣的人，是蠻橫？是專制？是難以相處？還是讓我怨恨在心？若是故事的情節應該就會有個十足壓迫的大魔王，等待裝備著神兵利器的我上前挑戰。但是在我生命中，並不存在這樣的「魔王」，我也不會主動將真心暴露在如此威脅之中。我發現一個攪動我心弦的權威者，不見的是個青面獠牙的凶神惡煞，反而會是個我所親近、所尊敬的「老師」。就是因為無比敬重，因此我欣然放下心防、展露真心、對其帶給我的一切全盤接受，才會在無形中將童年憧憬的權威身影與之重疊，連帶的讓行為也回到兒時與權威相處的樣子。細細清點曾帶給我強烈感受，讓我俯首稱臣的的專業權威者，說來還不下五個，有實習的督導、也有學校老師，每一位都在我的生命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位都讓我深深尊敬。我不斷抗拒將這些人扣上「根源」這個大帽子，因為我對他們的情感中存在著愛，一如我深愛著我的父親。

在這些人之中，有個人的意義與他人截然不同。她，是我大四實習遇上的醫院督導，是自孩提時期之後我第一個意識到的「全能者」。身為社工，我在即將步入社會所擔心的、所缺乏的，她全部都擁有：在經濟上，一份在台北的醫院擔任社工師的工作，讓她擁有穩定且有餘裕的收入，使她能專心投入工作，省去了坐山望海的無謂擔心；在專業上，她清楚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也自信自己的處遇，她樂意和別人分享自己的經驗，這份自信讓她顯得專業；在專業資格上，她具備著各式「專業認證」，擁有碩士學歷、社工師證照、甚至還有諮商心理師

證照，這些資格讓她即使失去既有的工作，也有能力找到另一份優秀的工作。她的出現撫平我即將步入社會的焦慮擔憂。從這位全能者身上，我看到一個社工員所能夠成為的「未來藍圖」，它不再像課本描述般的抽象難解，而是確實存在於我身邊，能碰觸、能對話，生動而具體的楷模。這份「專業」隨著我與督導的接觸越深，我越是被這副模樣折服，我渴望變成她，我認為她的身影之中有著我的答案，不知不覺間我將她與兒時「全能的大人」的印象重疊，將她擺在曾經是我的世界中最全能的大人—父親所身處的位置。就這樣，我有了一個「專業父親」。

第二節 我與「醫院」的難解之緣

「醫院」在我心中一直占著個特別的位置。這份獨特的情感牽涉到我兒時的經驗，並影響到我如何看待我的「督導父親」。在這一節中，我會先交代醫院對我的意義，如此帶著閱讀者一起探尋，為什麼我會選擇醫院的社工，而不是其他社工作為自己的臨摹角色；為什麼我會讓督導影響我這麼深，讓她的一言一行能夠輕易扯動我的情緒，為她指責我的雞毛蒜皮之事耿耿於懷；我是怎麼將她神化的，為什麼我在她面前總是自卑。這些問題的解答，或多或少，都悄悄藏在過往我與醫院的互動記憶中，瞭解我與醫院的關係，或許就能夠抓住我對督導那份癡迷的癥結。

在我的人生各個階段中，「醫院」所帶給我的不同意義是：

一、早產兒眼中的安心園

小時候我是個早產兒，聽母親說出生的體重只有兩千兩百多公克[4]，身體比起尋常小孩虛弱許多，照顧起來得花更多心思。即使年紀大了些，還是常常因為身體出了狀況，讓母親臨時向公司請假，到學校接我去看醫生。出入醫院的次數多了，我自然也開始認得出不同的醫生叔叔、護士阿姨，偶爾中午看完醫生到醫院旁的小攤販買食物時，看到熟稔的醫護人員也出來買飯，我們都會說說笑笑，像極了朋友，而不是醫病關係中單純的病人與醫生間的關係。

這樣特殊的因緣，讓醫院成為我生命中一個特別的場地，對我來說醫院消毒水的氣味是熟悉的、醫護人員則像忘年之交的朋友親近。當我為身體的疾病難過時，只要走入醫院，這特有的環境就能讓我安心，彷彿所有不安、苦痛都由他人接手，可以放心休息[5]。

---

[4] 體重低於 2500 公克的孩子就屬過輕。

[5] 以前我對醫療技術懵懵懂懂，只要醫生拿聽診器放在胸口，或是拿木棒押著我的舌頭，我就會以為自己被治療了，感覺不舒服都已經漸漸消失。

二、孩子眼中看的到卻摸不著的玩具城

我的母親過去是長庚醫院的醫檢師，在我還小的時候，醫檢師的母親經常帶我到她的工作地點就近照顧。記得當時進入醫院就像走入玩具反斗城一樣，許多外面無法看到的儀器設備這裡到處都有。我尤其喜歡醫生掛在脖子上的聽診器，每次看到醫生經過都想跟他借來玩，但常常都會被拒絕，大人總是說：「你現在還不行，等你長大了再說。」讓我期待落空，而這句大人時常拿來哄小孩的話就因此被我放在心上，我理解到運用這些器材(技術)需要很多能力，小孩子的我缺乏能力因此不能碰，而一般醫院外的人也無法使用，只有醫院中的職員能行使這些能力。換言之，能「觸摸」這些東西的人都是特殊技能優於常人的人，在我小小的心中，慢慢理解到這些規則。在我尚不能分辨出醫生與其他醫務人員的差別時，「在醫院工作的人好像比一般人還優秀」這個觀念就已經深植心中。我對於醫院、還有能在其中工作之專業人員的憧憬，或許就是透過這樣的認識建構出來。

三、青少年面對現實所捨棄的夢想

我的成長總是慢別人一拍。小時候我就憧憬著班上的「風雲人物」，我羨慕他們的反應快、機伶討喜，連老師都對他們多些照顧，我們幾乎是不同世界的人。而我的「世界」中都是跟我一樣不討喜的孩子，我們沉默、遲緩，成績通常都不好，你永遠不會看到我們被老師叫上台稱讚的畫面，但一定常常看到我們被叫到全班面前打手心。年紀稍長後，班上的「風雲人物」逐漸從討喜活潑的孩子，變成成績優異的學生。我的成績仍然不好，尤其是需要邏輯的數學，某次數學小考只有 8 分被寫在黑板上的事情，我永遠忘不了…。當時班上是有不良少年的，我成績雖然比他們好，但並不高興，因為我很明白他們根本沒有念書，而我是拼命念書之後，還只考了這樣的分數…，朋友問我是不是昨天沒唸書，我還得做出酷酷的模樣，說是昨天不小心玩了太久…。在一個升學導向的中學中，像我這樣的學生實在吃盡苦頭，我曾經聽到老師要求我的朋友轉班，以免拉下全班平均；也聽到同學的母親說，他兒子被老師罵到每天晚上得把制服穿好才能入眠…；我做過最誇張的事，是要求醫檢師的母親借我醫療用的麻醉藥，好讓我在學校被藤條抽屁股時不會那麼痛，而且我也記得麻醉藥的效果根本沒用，被打完的時候我還是沒辦法坐在椅子上；我甚至不只一次看到女同學的手被熱熔膠打到流血。然而，我卻知道「有群人」永遠無法置信有人在班上過得這麼辛苦，就是當時我眼中的「風雲人物」。只有他們的名字永遠不會被寫在黑板上，他們太優秀了，我不會忘記某次期中考才考完第一天，他們就吆喝著說要去學校旁的網咖玩，對於急著回家唸書的我來說，我突然有些迷網自己的努力在他們眼中算些什麼。有一次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某個風雲人物的名字被寫在黑板上，因為他數學只考了 96 分，全班都很震驚(震驚他只考這麼低，而不是考 96 分還被寫在黑板上)，他本人則是

連後頸都紅了，頭低得不能再低，就在這時候我突然間意識到，啊，我們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人哪。

我是憧憬醫院的。對於兒時遊戲、看著母親工作的場所，我一直有說不出的眷戀。但是老師告訴我們，醫療的分數很高，這時她會先嘉許的看一眼「風雲人物們」，然後對大家說班上有幾個人只要好好努力，先考進建中北一，未來就有機會進醫院，有前途。我知道，老師講這些話的時候眼睛永遠不會看著我(倒是聽她罵過我沒出息)。漸漸的，我開始認為世界上真的有「某些東西」是給某些「特別的人」使用，其實老師說得沒錯，每個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只要你的夢想不會跟這些人衝突，大可抱著它酣然而眠。我一直覺得，或許我只是眷戀，並不是真的愛醫院到想一輩子在裡面工作，但是這些從小就被老師灌輸進來的價值觀，幾乎已經根深蒂固與我原本單純的眷戀，纏繞糾結。到現在醫院對我來說幾乎成為個一輩子一定得去工作一次看看的地方。

到了高中後，我知道我心中有個奢望，想要到一個跟醫療有關的地方看看。我總是幻想，一個全部都是由「風雲人物」的優秀怪物組成的超級精英團隊，會是什麼風景…。如果說，我真的是說如果，自己也能站在這個團隊的小小角落，我一定笑得非常燦爛吧。幻想終歸是幻想，我明白醫學院的成績高得嚇人，以我的程度連最差勁的學校都摸不到，其實我也早就認清了。可愛的是我實在太憧憬醫療，有段時間我竟然打算朝獸醫發展，因為獸醫的成績要求相對較低，而且我也很喜歡動物，這段期間我讀了許多獸醫的自傳與故事，想著當不上醫生，至少也要當個獸醫過癮過癮。但是與我的意志相反，我仍然難以理解自然組中深奧的數學邏輯、物理定律與化學作用，在每天都有一定進度的情況下，根本沒有充裕的時間讓我消化，不消一年的時間，我就壓根兒跟不上老師的講課內容了。即使生物的成績一枝獨秀，我也理解到自己連獸醫都徹底無緣，除非我延畢個幾年，不然在醫療領域工作根本想都不用想[6]。終於我背叛了自己的夢，躲到社會組，最後的最後我連這段曾經都給遺忘了。

四、準成人所遇到的第二次機會

人生真的很有趣。放棄醫師夢之後，我反而才開始對「人」感興趣，我的注意力開始從病理的關心，轉向為心理上的關懷。我開始對人在想什麼、為什麼會這麼做產生好奇，想想若能透過某些技巧療癒人的心，那豈不跟治癒人的身體有異曲同工之妙？首先我想到了心理醫生，然後才找到為人所知的心理諮商師(而且兩個都可以穿上我最憧憬的白袍，棒呆了不是？)，但心理醫生自不消說，連心理諮商仍屬於自然組的範疇(就是說我還是得搞定該死的數學、物理、化學)。

[6] 但是在當時只有高中讀不下去的人才會延畢，我們班上就有一位 20 歲還在讀高中的學生，他就是被人投以「不良學生」的眼光，說真的一直到我大學之前，都覺得延畢是很可恥的一件事。

不過輔仁大學的心理系屬於文組，雖然是個好消息，但同時我也擔心文組出來的心理系學生競爭力不如理組，可能花了四年才發現自己成為市場孤兒，這一點讓我十分躊躇。

此時一件小小的事件影響了我的一生，一般會告訴學生適合哪些工作的性向測驗，卻僅僅給了我「社會工作」這個答案，和心理諮商差之毫釐。想想一開始還有些不滿，為什麼不是諮商？在我印象中「工作(work)」兩個字聽起來像個工人[7]，尤其在我成績不好的當時，這名詞勾起我對未來的焦慮，而且偏偏又叫個「社會工作」，聽起來實在既土且俗，沒什麼深度，看看隔壁棚的「心理諮商」不管是「心理」還是「諮商」聽起來都是一把罩！我看到這個結果真是又氣又悲憤。當然經過輔導老師解釋後，我瞭解了社會工作的內容，也發現它雖然與諮商不同方向，卻似乎更切合我的期待、以及我的成績落點(或許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終於我將志向轉往社會工作。這件事一個重大的意義，代表我心中某部分接受了自己生命與醫療從此分開的現實。後來在我推甄上東海社工系，覺得一輩子大概就在某間小機構擔任平凡社工時，我耳聞了「醫務社會工作」這個詞…。當下的感受實在用「震撼」也不足以形容，我發現原來我的人生竟然還有機會完成童年的夢。所以大學的時候，我幾乎是發了死誓要拼命衝刺，我要把握這人生再也不會遇到的第二次機會，我要變成風雲人物，我要當很優秀的社工。總有一天，我希望能在童年夢想的精英團隊那小小的邊邊角落，綻放如陽光般燦爛的笑容。

小結：

醫院對我的意義，在於它是我曾經捨棄過的，孩提時代最單純真摯的夢想。我想在這個兒時熟悉的地方，穿上當初我所憧憬的人們穿的白袍工作。白袍對我而言，其實比起什麼專業的象徵，更大的意義是重疊了一個當年病弱孩子眼中，救命英雄的身影，僅此而已。所以當有段時間我反問自己：為什麼我會想在醫院工作？為什麼我連後來的論文題目都想挑醫院的議題來寫？我發現自己說不出什麼偉大的理由，因為真正的答案實在是「不夠專業」，被我當作一時的盲從心態作祟。但是直到現在，每次寫到醫院我心中都會充滿懷念、溫暖、期待的感受，這份情感無關乎金錢、地位，而是像看到老朋友般的親切，我發現自己是真心喜歡這個場域。

幾乎是從小，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到醫院工作。但是經過國高中升學主義的洗禮後，我意識到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足以進入醫學院就讀。記得高中學測成績出來時，我還悄悄將我們高中文組第一名學生的成績(62 級分)，與當時門檻算是最

[7] 小時候的老師總會用「不會讀書的人才會跑去做工，有讀書的人就可以坐在辦公室吹冷氣」這句話叫孩子念書，殊不知這讓孩子有了「職業分貴賤」的觀念。

「親民」的國防醫學院的成績(70 級分)相比較[8]，看到兩者的差距，我失落到笑了出來。那麼能考上醫學院的人，究竟是多優秀的人？即使後來進入社工系就讀，系上也充斥著「醫務社工是最專業的社工」、「只有成績過申請門檻的學生才能申請醫院實習」的觀念。在這些觀念的影響下，我對於醫務社工有了莫大的崇拜與憧憬，可以說這些建立在空泛言論的想像，成就了我腦海中「專業社工」的樣貌。

第三節 我與督導父親

讓一個空泛的想像賦予了血肉的人，就是我後來的實習督導。透過她，我的想像有了顏色，有了形體，即使現在回想起她，她無庸置疑還是個優秀的社工。她優秀的點在哪兒呢？非常有趣的是，我直到實習結束都無法清楚說出她優秀在哪裡，這是怎麼回事呢？我能清楚回想起督導的形體、個性，甚至揣摩她的一言一行，卻「說不出來」她為何優秀。下面我整理出印象中對督導最深刻的幾個「特點」，了解自己當時到底是從這位「督導父親」身上「看」了些什麼，怎麼現在會落成這副德性。

一、我眼中的全能督導

(一) 豐富的專業資歷

1.督導是人們口中標準的「血統純正」的社工。東海社工系畢業，是我好幾屆前的學姐，她還擁有東海社工的碩士學位，是個標標準準吸著正統社工奶水長大的社工。畢業後還曾出國留學過一段時間，我媽對此戲稱這讓她的學歷「鍍了一層金回來」。對僅僅只是大學生的我來說，能考上研究所就已經夠可怕了，更遑論到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唸書，我親眼見識過督導擔任醫院英文志工的模樣，講得比我國中的英文老師還溜。

2.督導是 1997 年首次社工師考試的合格者，我聽到都快給嚇死了，根本就是歷史指標人物。她卻不好意思地說自己被人拉去考試的時候連在考什麼都不知道，後來才知道錄取率這麼低。這句話聽在我耳中真是眼淚都要給逼出來了，不是生氣，感覺像是看到傳說從故事中走出來，看哪！這就是能夠在醫院工作的人，不需要準備考試，憑原有的程度就能通過人人喊難的社工師考試。我真是沒跟錯人。

3.督導擁有一張諮商心理師的證照，是她在心理師落日條款的時候拿到的，

[8] 會拿文組的成績來比較，是因為我高中也是讀文組，有股衝動想知道文組的人能不能拿學測的成績來跨考自然組(醫學院)，而且我和這名學生也熟，我知道自己與他差距甚大，卻想不到我們的成績連醫學院門檻都搆不著。

現在社工已經無法透過特考的方式取得這張證照。看到自己高中憧憬的、以及大學最憧憬的兩種專業資格，被督導雲淡風輕握在手中，我打從心底折服了，雖然沒有跪下去磕頭，但要磕也不是不行…。

(二) 穩定的經濟收入

我已經很明白當了社工，就已經與高收入徹底絕緣，但是我希望自己至少能拿到社工之中屬高薪的薪水。社工的薪水大約三萬出，我期許自己能領到四萬，如此未來若夫妻兩人都有穩定的收入，或許就足夠支應的生活開銷了[9]，再多就是奢望。雖然因為個人隱私，我並沒有和督導談過薪資的話題，不過某次聊到某個案主其實月收入五萬多，督導突然迸出一句：「還比我多一些。」我著實驚呆了，一直以為基層社工能拿到將近四萬就很了不起，從來沒想過跟五萬相比後說說出「比我多一些」這樣的話。這句話雖然不重要，但我真的無法欺騙自己不去介意。我好想要「高」薪水，我好想成為養得起家庭的「有出息的男人」。只是區區五萬塊(甚至可能不到)，卻讓我看到了房子、孩子、家庭、以及平穩的生活。我想著如果自己複製督導所走過的路，是不是也能跟她有相同的收入？

(三) 被同伴肯定的醫務社工師

在社工室內，她被同仁稱讚是出類拔萃的社工。早在我第一次被督導介紹給社工夥伴時，就有社工欽佩地對我說：「要好好珍惜跟 XX 姐(督導)在一起的實習機會啊，你可是跟到一個優秀的督導。」也有位醫生在聽完督導介紹我之後，對我說：「你運氣很好，你的督導很優秀喔。」讓我受寵若驚。在專業團隊中，督導的個人特質讓他在團隊中擁有相當的影響力與發言權，並贏得其他專業的尊重，與我在課本中讀到在醫院中被邊緣化的社工專業截然不同。一個被醫生豎著拇指稱讚的社工就是我第一次實習的督導，光回想起來就使我顫抖。

(四)被不同機構邀請的演講者

督導資深的工作經驗，以及她工作領域(安寧療護)的獨特性，讓她很常受邀到各醫院、基金會、研討會議擔任講師。某次我突然被叫到總院的大會議廳集合(我是在分院實習)，才知道督導當天擔任了安寧照護講習的主講者，看到偌大的講廳擠著滿滿的醫生、護理師，而督導小小的身影站在台前侃侃而談的樣子，我不禁肅然起敬，有種「社工當如是」的感受，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一個具備豐富經驗，並且經驗被專業人士重視、肯定的人。

[9] 以前都可以聽到社工女同學說，薪水這麼少，未來一定要找個有錢的老公嫁了。這句話聽在我這個男生耳中真是有些羨慕，女生較容易找到比自己高收入的另一半，但男生就很難找到比自己高收入的一半。當我與女同學都注定月領三萬塊時，我相對會對未來更沒安全感。

小結：

透過回觀過去的自己對督導的印象，我發現在當時我所注意到督導的特質，都是透過某些媒介所投射出的樣貌：一個被社工師與心理師證照、以及碩士資格投射出的專業樣貌；一個被團隊成員讚美投射出的優秀社工模樣；一個意見被各醫務工作者重視投射出的講師樣貌；一個被充裕的薪資收入所投射出的能獨立生活的樣貌。這些模樣構成我「印象中」的優秀督導。然而透過書寫我也意識到，其實自己對督導的印象並沒有「督導」本人所長的模樣。她被人稱讚優秀的點在哪裡？專業證照帶給她與一般社工的差異在哪裡？她分享的經驗讓醫務工作者特別重視的地方在哪裡？即使我現在絞盡腦汁拼命回想也想不出來，我好像與督導隔著一層迷霧，對她全然不了解。

我知道督導是優秀的，但我「認」不出她為何優秀，我只「認」得出那些證照，自我解釋因為有那張證照，所以她才會優秀。因此我能判斷一個社工專不專業的基準，是源自於我所熟知外在指標。這個外在指標是哪裡來的呢？對於一個在學學生來說，自然是從學校中潛移默化學到的，在學習的過程中，有太多的時間、太多的人強調這張證照，幾乎每一門性質相異的課、每一個你第一次見面的老師，都會跟你提到它的好，甚至傾身教你怎麼準備。可是同樣經過學習的過程，我們卻反而對於社工理應最具備的認「人」是忽視的，當我判斷一個社工，我首先會注意他有沒有社工師，再看他的出身學校(歷)，最後才看到他的人，而在此之前，前面兩項結果就會為我對這人的評價打上加減分…。我該從社工身上學到什麼，取決於我「看到」的是什麼，當我注意力只在於證照、學歷、個案報告這種有形的東西時，你要我「認」出督導做過哪些事，又是哪件事讓案主願意拋下防衛、信任社工的，我只能說我不知道，頂多告訴你她會談用過什麼技巧，說了哪幾句話。

這讓我口口聲聲說「想成為跟督導一樣的人」時，我所想成為的人，是如我所觀察到的，是在鎂光燈前由「外在資格」與「他人的掌聲」所堆砌出來的空殼。當我沒有資格以及掌聲的時候，我的焦慮便油然而生，是的，這就是魏劍凜這個人最原始的專業焦慮(咦，我好像不像督導了？)。為了消除我的專業焦慮(我想成為跟督導一樣的社工)，我採取跟我所觀察相符的行動，我於是奮力追求資格(學歷、收入)，與掌聲(認同)。而不是更重要的專業能力。

在這樣的誤會下我踩錯了該踩的腳步，我變得過於在意他人對我的看法，隱藏自己的想法，以致沒有機會檢視自己想的對或不對，而在別人對我說話的時候「是是是是…」，在可以表現的時候裹足不前。就這樣，我無形中再次架構了一個，童年的書桌，權威者(督導)坐在旁邊，手握藤條，我重新坐上「被檢視者」

的位置。

二、我與督導的相處

(一) 督導的「藤條」

手握藤條的父親，是我童年與權威相處最大的議題。在新的權威關係中，坐上位置的督導接手那根細長的家法，只是這個家法從具體的藤條，變成對我表現的「失望」。

還記得大學剛進醫院實習的時候，我非常地煩惱實習專題該怎麼寫。我覺得專題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它沒有正確答案，要研究什麼主題、朝哪個方向發展，學生都得自己決定。過去我已經習慣特定格式與具體主題的報告，這是我第一次可以決定自己要寫出什麼樣的專題內容，然而這個巨大的權力卻讓我不自在，我不知道該怎麼寫才是一個「好專題」，或是說，怎麼寫才是「符合權威者期待的專題」。我希望權威者給我點更具體的指示，好比說題目和書寫格式，可以讓我好好準備。但是當我第一次詢問督導專題要寫些什麼的時候，督導卻說：「你也太認真了吧，實習第一天就在想專題，大家不都是第四週才開始想的嗎？」、「專題不用看得那麼複雜，很好寫的，我以前也是這樣寫寫就過了。畢竟不是實習的重點，不需要現在就去煩惱，你看，從第四週到第八週，有整整四個禮拜的時間，夠你寫的吧？」、「現在就在想這個，你這實習生也太認真了吧。」原本讓我憂心的專題經督導這麼說，似乎變得跟普通的課堂報告般容易，甚至覺得是不是學長姐形容得太誇張了，或著督導懂得什麼寫專題的絕竅呢！不論如何，在權威者的「保證」下， 我當真就把實習的事情放到一旁了。等到和督導討論實習專題的那一天，真的是實習第四週以後的事了，即使如此，我仍然認真擬了三、四個專題主題和架構，絲毫沒有因為督導的態度鬆懈。

實習第四週，我坐在督導的辦公桌旁邊，督導一言不發很久了，但是我到現在還不知道督導為什麼沉默。我猜問題出在我剛剛交給督導的專題大綱上，但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我寫得很認真，雖然我對我擬的題目沒太大信心，總也是參考了幾篇論文寫出來的，應該不致於讓督導有這樣的反應……吧？這段時間，督導問了我幾個問題，我能感覺她試圖旁敲側擊向我闡述一個很簡單的、對於社工系學生來說再基本不過的道理，就像社會工作的本質是什麼這種基本的概念，我當然回答出來！但當督導拿著我的大綱，要我看著自己想的題目，再結合剛剛的提示，覺得問題出在哪裡、或是怎樣可以把題目寫得更合理，我就完全聽不懂督導的意思。督導急了，她發現我與她的想法無法對到 tone，她希望她的實習生靠自己的力量發現問題、自己解決，所以她一直用很多提示，試圖激發我的思考。但是對當時的我來說，她的提示實在太抽象了，對比大學上課老師給的具體

方向，我真的不知道她想跟我表達什麼。我感覺到督導明明可以簡單就告訴我問題所在，卻非得要用提示的方式，然而這些「旁敲側擊」的提示背後的知識水平卻很低，像是在考一個沒讀過社工的人，我感覺自己被輕視(儘管她沒這個意思)，但是我就是無法將這些提示與我的專題結合。我很想請督導別再用這些看起來很「低能」的隱喻，直接講就好了，我並不笨，只是我對妳的指導方式很陌生，我有自信只需聽過一遍就能明白問題出在哪。但是，我卻無法開口，我不知道表達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個好主意，因為這的行為也是陌生的，我不知道當我說出這樣的話會不會冒犯到督導、更侵犯到她的自尊。所以我還是扮演我的乖實習生，唯唯諾諾，將自己盡全力思考的樣子表現出來。我也看到督導從一開始的自信、輕鬆，變得越來越沉默、也越來越凝重，我知道她很挫折，她在掙扎要不要直接講答案，但這樣就違背了自己帶人的信念，這讓她寧願繼續僵持下去，尋找「實習生能聽懂的簡單提示」。沉默依然持續著，凝重的氣氛不知不覺也感染了整間辦公室，整間辦公室坐滿人，卻誰也不敢吭聲。突然我覺得自己好丟臉，我給所有人添了麻煩，看了笑話。督導看著我，期待那根本不存在的靈感閃現在我腦海；我盯著自己的大綱，頭抬都不敢抬，努力想從這小小張 A4 紙上看出些什麼，但是徒勞無功。我感覺自己的耳朵很熱，估計是連脖子一起紅了起來。督導在等待我戲劇性地解開謎團，我卻在等待督導放棄她的堅持，我們兩個人僵持不下，時間彷彿也這麼凝結在空氣中。最後，終於，督導嘆了一大口氣，是那種緊閉嘴巴，僅用鼻孔深深噴出的長長一口氣，包含著挫敗、放棄、失望、不耐、憤怒的複雜情緒，我知道我在督導心中的形象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隨著這聲嘆息崩潰了。

我怯生生地對督導說:「您生氣了嗎？」督導搖搖頭，眼睛看都不看我一眼，道:「沒有。」

我感覺自己讓督導失望了，一個在督導眼中應該是非常容易的實習專題，她的實習生卻在一開始的題目就給絆住了腳，也或許她設想過很多狀況，只是沒想過實習生會栽在這最基本的問題上。督導不認為構思題目是件困難的事(事實上我也不認為)，她不明白我卡住的點在哪裡，而我需要什麼樣的幫忙，所以她只能給我一些「淺顯易懂」的提示，然而這些提示不僅無法幫助我跨越困局，還讓我感覺自己在督導心中的程度越降越低，這讓我非常受傷，彷彿自己連社工最基本的常識都沒有。我知道督導的出發點很棒，她要實習生自己思考、自己發現問題，但是整個過程卻讓我的「初試啼聲」充滿挫折，我看不出問題、也聽不懂「淺顯易懂的提示」、我提出的每一項意見都被反駁、無法使用，我對於自己深陷的困局無能為力，也一面感受到自己給權威者的評價逐漸降低，這個壓力讓我難以開口問問題，更遑論這困窘的氣氛還感染到同辦公室的其他人與實習生，我感覺大家心中都在想著「這麼簡單的問題為什麼你想不出來」、「你大學在讀什麼？你上課都在幹嘛？」，我感到非常自卑與慚愧。這感覺十足近似於我童年被父親指導數學習題的經驗，在這篇專題討論中有個「正確答案」等著我發現，我的每

一步都等朝著答案前進，否則就被督導說「到退(**劍凜你現在又回去了**)」、「走偏(**劍凜，你又忘記我們剛剛討論的東西**)」。對於過去一個自我期許甚高、學業表現不俗、對做報告得心應手、又總是在權威者面前塑造優良形象的學生來說，這些詞語就像藤條般，一鞭一鞭抽打著我，不斷讓我想起過去在學習上充滿失敗的自己。除了督導之外，其他許多雙檢視我回答的眼睛也讓我很不舒服，我將每個眼睛都假設為一個「比我懂更多」的人。這裡存在著父親過去對我管教的影子，我們家對小孩教養的期許非常高，這源自祖父脫離家族庇蔭、出國見識到「上流人家教」的感觸—「**希望自己的小孩儘管出身不比他人，卻能讓人看起來像是好人家的小孩一樣，有教養。**」，就像父親常對我掛在嘴邊的「**你若沒教養，就會給好人家的人笑話，因為他們懂，你卻不懂，看起來就沒有水準。人家笑你也不見的會笑出來，因為他們教養好，但是他們會默默笑在心底，你不知道。**」、「**爺爺以前當船長的時候，也就看的出來誰的出身好、誰只是打腫臉充胖子，心理面自然就會對這個人加減分。**」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之下，當我面對不熟悉的人的時候，我總是希望自己表現的很完美；尤其每當我與「上流階層的人(或是知識或經驗到達某些水準的人)」交流的時候，我都會假設他們比我懂得更多、足夠對我的想法提出獨到的見解， 所以我的表現必須是「得體的」，否則就會被他們「笑在心裡」。這個假設讓我對答題更裹足不前，尤其在一堆「專業人士」的圍觀之下(即使他們一點也不在意我)，我更不敢暢所欲言，因為我覺得我講的不只要「對」，還得講的有深度。

這次的經驗讓我最挫折的地方在於，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完美盔甲、我從實習第一天所拼命營造的專業形象，在這次的討論中被摧毀地一絲不剩，那個真實的、無力的、容易口吃的、畏懼強權而自卑的我，赤身裸體地癱在眾人目光之下，被審問著。我醜態畢現、尊嚴被輾成碎屑，督導的目光像是上千萬瓦的探照燈打在我的身上，照的我醜陋的身體無所遁形，她看到我的瘡疤、我畸形的雙腿、扭曲的軀幹、混濁的雙眼。我在地上掙扎扭動著，祈求她的諒解、祈禱她別失望、祈禱她能再給我一絲機會，等待我由蛆蟲結繭成蝶。穿著白袍的她是這麼崇高凜然，我連跟她說話都不敢，只希望自己的模樣能引起她的同情，讓她放棄告訴我答案，帶我脫離這個情境，一如過去在父親身邊表現出順從、認真的樣貌，讓父親舉起的手放下。

我憧憬督導，在我內心深處自豪自己與督導畢業於相同的學校，我們是同樣的一群人。當我知道「她也是東海畢業」時，給了我好大的希望， 誰說私立大學的學生會比國立大學遜色啊，誰說小時候成績好長大才比較有成就！我說即使開竅得晚，我也想追求自己夢想的啊！夢想真的不該是成績好與天資聰穎的人的特權。小時候數次與夢想失之交臂的情景不斷刺過我的心坎，我發血誓…再也不要那樣了！

「與督導同校」這小小的共通性，卻給了我與督導是「同一群人」的感受，我因為看到了具體化的「夢想」，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穩定與踏實。我想著可不能讓她丟臉了，要想證明我們是同路人，我可要表現的看得出來有督導的影子才行，就怕外人說東海出來的學生怎麼這個樣子。終於踏進醫院的我，挺直腰桿要將最完美的自己呈現出來。

一開始督導說我很認真的時候，我其實非常高興，高興自己認真的一面被全能者看到、並且認可。所以我恐懼讓督導失望，我擔心她搖頭看我的模樣，彷彿小時候的英雄否定了我，彷彿他們說：「有件事很難啟齒，劍凜，我覺得你大概不適合這裡。」我不要！我好不容易才來到了這兒，不是想藉此得到知道自己不適合這裡的答案。您知道過去三年為了維持成績能過醫院的門檻，我付出了多少代價嗎？您知道我為了到醫院實習捨棄了更多我有興趣的課，只為了補足醫療學分嗎？您知道在面試看到我之前，我還得先打敗幾個自己系上想來這家醫院的同學嗎？

在我內心深處中，自豪著自己與督導擁有相同的母校。「她也是東海畢業的」給足了我希望，誰說私立大學的學生會比國立大學遜色啊，誰說小時候成績好長大才比較有成就！我說即使開竅得晚，我也想追求自己夢想的啊！夢想真的不該是成績好與天資聰穎的人的特權。小時候數次與夢想失之交臂的情景不斷刺過我的心坎，我發血誓…再也不要那樣了！

「與督導同校」這小小的共通性，卻給了我與督導是「同一群人」的感受，我因為看到了具體化的「夢想」，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穩定與踏實。我想著可不能讓她丟臉了，要想證明我們是同路人，我可要表現的看得出來有督導的影子才行，就怕外人說東海出來的學生怎麼這個樣子。終於踏進醫院的我，挺直腰桿要將最完美的自己呈現出來。

所以我恐懼讓督導失望，我擔心她搖頭看我的模樣，彷彿小時候的英雄否定了我，彷彿他們說：「有件事很難啟齒，劍凜，我覺得你大概不適合這裡。」我不要！我好不容易才來到了這兒，不是想藉此得到知道自己不適合這裡的答案。您知道過去三年為了維持成績能過醫院的門檻，我付出了多少代價嗎？您知道我為了到醫院實習捨棄了更多我有興趣的課，只為了補足醫療學分嗎？您知道在面試看到我之前，我還得先打敗幾個自己系上想來這家醫院的同學嗎？

您知道一個曾經被老師罵說沒出息的孩子現在能夠站在這裡，付出了多少多少的努力嗎？

為了一個「想在醫院工作」的夢想，我費盡所有，終於站在這裡，我只是

想要有個人摸著我的頭說：「劍凜，了不起，這陣子你真的是努力過來了。」所以誰都可以，我就是沒辦法被督導批評。我恐懼看到她失望的眼神，我恐懼她對著我嘆氣，偏偏我真的沒優秀到能讓已經這麼優秀的督導刮目相看，我知道自己又讓她煩惱了、感受得到她有時候會壓抑想唸我的心情。每一次讓督導失望，都像是藤條一鞭一鞭打在我心上，打出童年那一條又一條的「蚊子咬」。我很痛苦，但卻不知道該怎麼辦。

(二)複製過往的權威關係

回想起來我與督導的相處方式，確實存在著過去我與父親相處的影子。我因為年紀漸長不用再被父親打罵，懸而未決的問題就這麼被帶進新的權威關係中。到大學實習才引爆，是有它的原因。過去二十年我在老師授課、學生聽課的環境學習，但我所經歷過的醫院暑期實習，讓我不再一週只與老師(權威者)見一次面，也不會總是隱身在人群中，我幾乎是一週五天、每天八小時都得跟在督導身邊在醫院轉來轉去，這讓我過往以為的，可以在工作時戴上的「乖寶寶牌專業面具」，頓時像失去黏性的便利貼搖搖欲墜。幾週的實習蜜月期過後，我終於做出了顯而易見的「蠢事」，問了「不夠有深度」的問題，漸漸的開始對於「提出見解」感到力不從心。

正如「藤條」一樣，童年的「書桌」至今也還是存在著，它過去是父親檢視我寫作業的地方，現在每當督導檢視我這學生時，我就會感覺自己坐上書桌。可怕的是以前只有「被指導作業」的時候才會讓我對父親焦慮，現在為了讓督導看到我「專業的模樣」，我幾乎只要跟督導講話，就會有「不能出錯」的焦慮。因此像「魏劍凜真實的樣貌」這樣不穩定、個人風格強烈的模樣，是不可能被我放到與督導(權威者)的關係中。

第一次督導帶上我參與安寧團隊的團隊會議時，我感到非常興奮。一想到待會就會看到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聽到我從沒思考過的各種想法，讓我幾乎無法克制湧上心頭的情緒與記憶。我突然間想起大學上醫務社工課程時一直梗在心頭的問題，想都沒想就問著正在趕路的督導：「XX 姐！請問社工在團隊中是不是真的都會被邊緣化的啊？」我印象深刻，當時走在前面的督導突然停住腳步轉身面向我，雙手抱胸，用明顯不大高興的說：「為什麼你會這麼想？」原本輕鬆雀躍的氣氛就像沾到水的衛生紙沉了下來。

我意識到自己似乎踩到督導的地雷，趕忙解釋是過去從課堂得到的印象。而督導沉默半晌，似乎對我的回答感到不滿說：「劍凜，我說不會。社工在專業團隊不是被邊緣的。你能明白嗎？這和個人的能力息息相關，你有能力的話，團隊的成員就會重視你的意見。我跟你說，在我說話的時候，許多醫生都會很重視

我的意見。」

督導一付「這不是理所當然嗎」的反應，以及現場氣氛的改變，讓我感覺自己問了愚蠢的問題。或許我在問之前應該用點腦，用點「常識」來思考，可能就可以從之前看到督導與其他醫護人員的應對看出端倪，我自責起自己辛苦建立起來的「專業形象」因為一時的情緒就破功。「我不該亂說話的」這個想法壓抑了真實的我。我知道，我和督導本質上是很不一樣的人，好多我的想法是需要和督導溝通之後，督導才會理解的，但我就是沒有勇氣溝通，我怕「說清楚」之後，那根藤條、那個失望的眼神，會再度在我眼前綻放…。當這樣的事件發生得越來越多，原本在大學社團呼風喚雨、長袖善舞的社長「劍劍」就越來越不見蹤影，我逐漸縮回小時候建立起來的空殼。

(三)過去權威相處的痕跡再度浮現

與舊權威關係的痕跡，在新的權威關係中也一併產生了影響。過去與權威交鋒時，我感受到自己與權威的力量是不對等的，這阻礙我與權威者的溝通，也讓我習慣表現出順服的姿態；權威的無法預期性讓我相處起來有著很大的壓力，我難以用自在的方式與權威者相處，讓我的經驗與權威沒有真正「對話」過，阻礙了我的成長。

聽到我的情況後，有人問你已經這麼大了，多少也算見過世面，難道沒想過督導也會犯錯嗎？你真認為她那麼「全能」嗎？我回答當然不是，理智上我明白督導也是會犯錯的。但就算知道督導是普通人，我還是會有些無法克制的習慣、心理狀態、以及行為，在我與督導互動的時候浮出水面，影響我與督導的互動。

有次督導心血來潮，考了我幾個「醫學常識」的問題。我記得前面我答得不是挺好，所以看著督導的眉頭越來越緊，我也有些喪氣。不過有一題關於「自殺防治的三級預防」中「預防處治」是第幾層級的預防，我就很清楚這題的答案，因為在課本上有學到。我興奮的回答：「是第一級！」然後看著督導，期待緊皺的雙眉舒展，誰知道它們不僅糾得更緊、連嘴角都垂到不妙的角度。督導的語氣變得比之前不悅：「是第三級。」我竟然還聽到她用鼻子長長噴了一口氣，彷彿壓抑自己的情緒。我錯愕，我很清楚這一題絕對不會錯，我謹慎地說：「我記得是第一級。」督導這次連眼睛都閉上了：「劍凜，是第三級，你自己回去查。」這句話讓我不曉得該說什麼，我知道很可能是督導錯了，但是我好像不該繼續質疑下去，換作是父親的話，這時候應該就一巴掌揮下來了吧…，我感到有股無法抑止的焦慮灼燒著我的背。其實前面謹慎的回應幾乎用光了我今天勇氣的額度。我只好看向另一名實習生，希望看到她的錯愕，說不定我就會有勇氣繼續與督導討論，卻只看到她毫無反應的眼神。突然間我想，該不會真的是我背錯了吧？如

果真的背錯了，那我這樣不是更難看？讓督導更失望？我有點暈眩。最後我低下頭，眼睛看著腳尖說：「可能是我背錯了…，我回去會再檢查一次。」

回家檢查課本後，正如我一開始所自信的，預防處治確實屬於第一級，而不是督導說的第三級。我想，可能是督導一時間搞錯了吧。但是我卻也沒想到要再跟督導解釋，在這個時候我其實已經不大願意主動找督導搭話，原因無他，我怕一搭話就被迫引發更多話題，我不知道「專業的我」該說什麼，而「不專業的我」不該說什麼。笑我吧，我就是想逃避我憧憬的人。為什麼要逃我也搞不懂，但是我就是想離她遠遠的。和她相處在一起時，我會默不作聲，把自己的存在感壓到最低，就怕被督導注意到，然後再度坐上「書桌」。

(四) 小結

我發現自己會想「躲」督導，來自我在她面前背負著過於複雜的面具。這副面具中，有我憧憬的督導的影子、也有我詮釋出的醫療社工專業樣貌的影子、更還有個童年所看到的「風雲人物」的優異身影。它確實是具漂亮的面具，緩解了我面對案主的緊張，讓我更容易使用學術術語，使我看起來比年輕的外表專業、更值得信賴，並隱藏我可能會刺傷人的特質，讓我看起來容易相處，老實說我實在愛不釋手。這個面具不僅陪伴我度過大學實習，也被我帶到研究所，在各個專業場合中保護我。但是構成這個面具的任何一種模樣，對魏劍凜這個人都太過沉重，我幾乎得花上過半的精力才能維持這個形象，反而 Lose 掉更多自己能力可以處理的事情，也經歷專業與自我的苦苦掙扎。

所以我才總是這麼累，才會這麼想躲老師(權威者)。

我意識到，我之所以「怕」督導、「怕」老師，其實並不是真的在「怕(afraid)」他們，就像某次有老師調侃我說：「我有那麼可怕嗎？」其實我不像在害怕，而是本能去「抗拒」這個自己必須營造出的外在形象。藉由遠離「能檢視我的權威」，讓自己有更多空間，去放鬆喘氣，去做自己。

其實我是可以不需要變成「某個人」。

第四節 與專業父親的和解

某個晴朗的午後，陽光斜斜射進慵懶的辦公室裡，一個充實的團督不久前才剛結束。放鬆的督導看著窗外，我與另一個實習生輕輕收拾著散亂的文件。接著，督導帶著既輕鬆又滿足的笑容說：「你們知道嗎。一般來講，學生出去工作後，會最像他們遇到的第一個督導喔。」笑笑的，那真的是好溫暖的微笑。我的

手指停在半空，有些受寵若驚的說:「您說真的嗎？」另一個實習生也停了下來，期盼的看著督導。督導看著我們，緩慢而有力的說:「對啊。」當時我的感受，是無比的驕傲。

這是，被我珍惜的放在心裡面，初次實習的祕密回憶。

回想起來，就是這句單純的鼓勵推動著我這幾年的努力吧。一句無心的話，卻讓我深信不疑，總有一天我也能夠成為跟督導一樣的社工師。所有實習的艱辛，所有準備研究所、社工師的漫漫長夜，面對無數既優秀又高要求的教授，以及永無止盡的報告與論文，這個信念都在必要的時候給了我力量。然而我用這個回憶支撐自己，卻也因此讓記憶染色、重寫。不知不覺間原本單純的鼓勵，已經與我過去對於醫療領域、風雲人物的執著，還有兒時看著白袍的憧憬融為一體，成為纏繞全身的執念。無形中不斷影響我，讓我分不清為何自己這麼憧憬「專業」，是因為社工教育惹的禍？還是因為看到社工的專業性一直不被重視，而產生危機意識？我搞不清楚。現在才知道，原來這份憧憬之中有著這麼豐富的故事。那麼故事說出來後，也該是和解的時候。

一、我心中的專業黑影

我是「完美」的信仰者，也是個浪漫主義者，我相信世界上存在一群能力超凡脫俗的人，如同小時候我眼中的「風雲人物」。可惜與他們相比，我就只是個凡人，當他們在舞台上接受讚揚時，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和一群跟我一樣的凡人替他們拍手。我不只一次希望自己是隻醜小鴨，總有一天能變天鵝，遺憾的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我都是那群庸俗的小鴨子。說來逗趣，在我考上研究所首次踏進政大校園的時候，竟然對於來來往往的學生感到有些壓力，得深吸一口氣，才能抬起頭走去上課，畢竟我可是一腳踏進「風雲人物」的大本營呢(笑)。儘管我已經「屬於」這裡，我仍感覺不到自己完美，我還是東海大學的小魯蛇[10]，為了不讓周遭優秀同學發現我的真面目，我還得拿出醫院實習的必殺面具，假裝自己跟每個人一樣，以為這樣做就會變成天鵝。

曾經我有過一段和青少年相處得很失敗的經驗，是我讀研究所時在少年服務中心擔任實習生的時候…，當時的我應該會這麼形容吧:「一段和青少年工作的日子」，聽起來有沒有很社工啊哈哈。我當時就是這麼「社工」，老天爺我竟然就這麼戴著「專業」的面具跟一群「不良少年」講話耶，真虧他們聽得懂我在講什麼(笑)。我不得不承認第一次看到這些青少年的時候是很有成見的，當時他們

[10] 「魯蛇」是英文「loser」(失敗者)的諧音。相對於有成就、或日子過得不錯的人，如：富二代、公務員等「人生勝利組(winner)」；而相對就是失業、領 22k、交不到女友等人生失敗組 。整理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C%B8%E5%AE%B6%E7%94%B7

一群人騎著機車堵在我們要家訪的案主家門口，兇神惡煞，滿滿的防衛機轉就從我身上跑出來了(不過我打死都不會承認)，當時的我心想：「喔，我一定要像個好社工來幫助這些辛苦的孩子。」然後把專業的面具套在臉上，跟他們保持完美的距離。

身為一個十足優秀的實習生，我死命地觀察他們，在最短時間內將每個人的情況做分類(這就叫效率嘛，社工管理教得好)，似是而非在實習日誌上記錄下我的「診斷」與「處遇計畫」，並且很專業的在事後回去接觸我評估的少年，記錄他們的「恢復狀況」，我都差一點就為自己喝采。在實習機構中，我則有計畫的遊走在機構內的每一個活動室，確保自己和每一個少年談過話（恩…，不得不以青少年的角度來說，我一直在打亂他們的活動），而且我要求自己要「蒐集到資訊」，這時間才花得有效率。時不時地，我還得趁記憶猶新的時候跑進辦公室，將每個人的每個小細節都鉅細靡遺記到工作日誌中，當作未來方案計畫的參考。你問辛不辛苦，當然辛苦啦，專業嘛，就是把簡單的事情做得很複雜。

這樣的工作方式下，我感覺自己不是人，是機器，還是個搞不懂自己在做什麼的機器。我一切照專業程序來，用理論支撐我眼前所見，在我眼中這些青少年滿身都是問題，吸毒、販毒、翹家、翹課、援交、性氾濫、重傷害、混黑道，我每天都沉浸在忙碌的成就中。但離開機構後，我根本忘記自己剛剛遇過的少年是誰、有什麼個性、說過什麼有趣的話，他們在我眼中只是一張張冷冰冰的病歷，我從不認識他們，離開後也沒人記得我。這次實習，我得到了一個實習學分。

實習中我確實做過很多很偉大的事情，但是這些事情的偉大，是來自於它符合專業認定的成就，還是來自於少年們由衷的感激？在將自己推入專業的鑄模時，我發現有很多東西失去了。我在社團生活中最自豪的特質，不做作的率真、讓人感受到溫度的熱情、鬼點子滿腹的創意、讓不同類型的新生感受到推心置腹的接納、讓人願意信任的包容，全部都消失了；更不用說在「青少年」這麼好動的族群面前，同樣好動、長不大的我竟然一次也沒有真正陪他們玩過！我真是太震驚了。有人說，這是成為專業必須捨棄的「不專業」。但，我反而才覺得所謂的「專業」，應該是建立在這些貌似不專業的基礎上方能成立的。

二、看清楚不完美的美麗

我幾乎都忘了，我其實是不大愛唸書的，比起把屁股黏在椅子上，我更喜歡衝進人群，在與各種擁有不同故事的人相處裡，學到什麼才是接納與包容。曾經那個沒有任何事能難得倒的自己，靠得全不是專業理論與我根本背不出來的社會工作才能；幫助人的時候，也從沒想過我們之間是不是標準的專業關係、使用的是哪一種工作方法；我也從來不會在認識一個人的時候就幫他貼上標籤，更不

會在應該相處的時間理想東想西。這樣一個不專業的我，還適合當社工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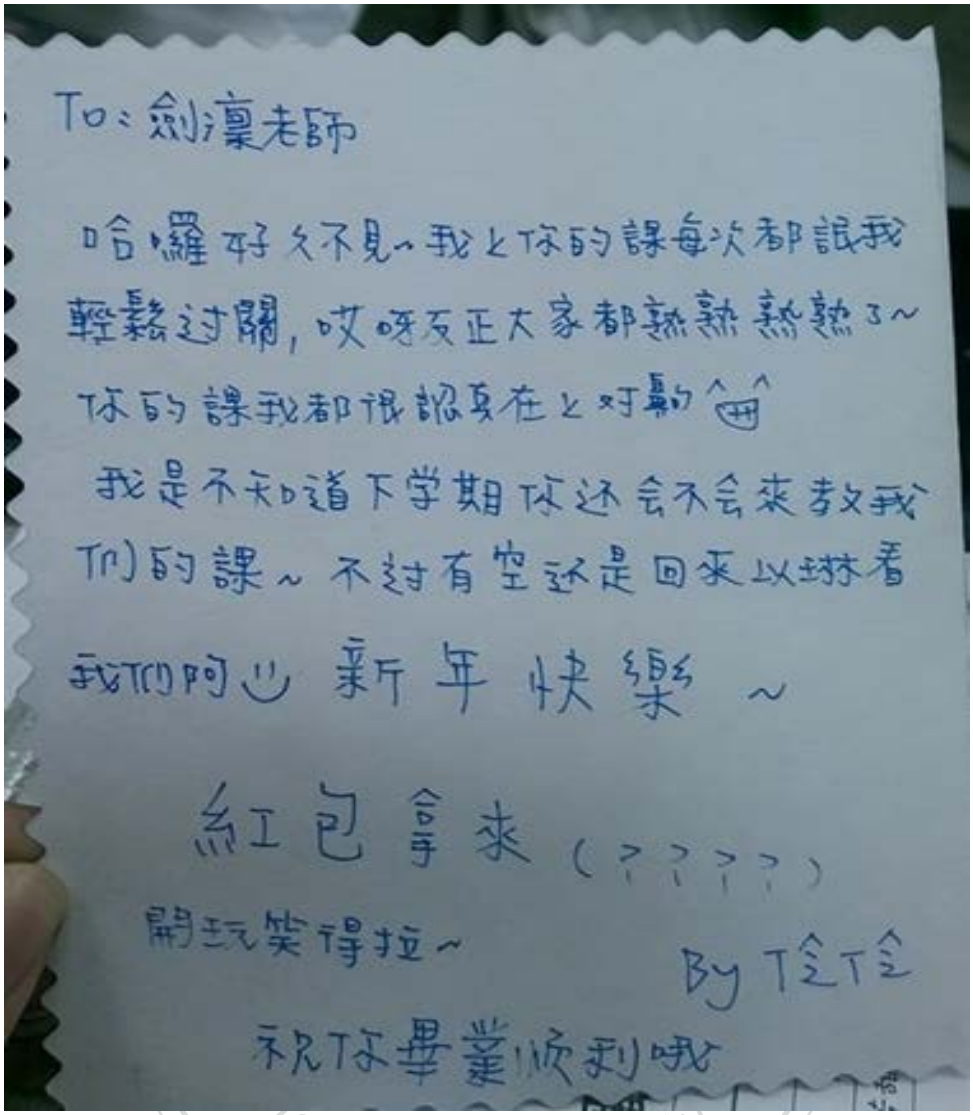
在中途學校帶青少年武術課，是我在研究所做過「最不專業」的事。這一次，我不當自己是趕著畢業的碩士生、也不是個菜到發臭的社工師，我單純當自己是普普通通、剛好會點武術的大哥哥。

上課時，我總是邊帶暖身操，邊和青少年聊聊天，聊他們買的新衣服、新手機、交到的新女朋友，聊到有陣子沒看到他們，是去哪裡玩？最近哪個地方的陣頭，又是誰誰誰出的團，如果出糗的話，記得用電腦叫出影音檔讓大家開心一下。如果有人突然想玩些別的東西，就隨時提出來吧，反正電腦在旁邊，我們可以上 Youtube 看人家是怎麼練的，有這麼多隻眼睛，說不定我們也做得出來。喔！聽說這幾天誰和誰又打架啦，我特地帶了護具，你們兩個現在打一打，記得揍狠一點啊，不過打完以後記得抱一下反正大家都兄弟嘛哇哈哈。

一堂武術課，武術卻成了小小的媒介，成為我與青少年的話題，聯繫我與這幫小兄弟的感情。我不用專業技巧，卻能知道每個少年的小故事，還是他們一邊比著噤聲的姿勢一邊跟我說的；我不需要專業理論，卻很清楚少年們每個行為的原因，還猜到他們未來可能會做些什麼事；我明明沒有用什麼改變技術，裡頭最讓人頭疼的大哥大，竟然在對打時因為不小心打得太用力，抱著他的對手說：「沒事吧，你頭有沒有怎樣…？」他們每個人最喜歡被叫的綽號，我一個一個都念得出來，詣超、嘉聖、君傑、世偉、小軒、小提、小不點、昱伶、鬼鬼，每個都不是病歷上冰冷的文字，它們很厚實，厚到我光是唸個名字整個人就從記憶中跳出來。我還需要跑到辦公室趁記憶猶新的時候寫備忘錄嗎？我幾乎忘記這種東西的用處了。

「我們是兄弟。老師，未來你有什麼麻煩，來找子漢(社工)，他知道我，叫他跟我說，我來幫你。」拍了拍胸埔的，是一個畢業生在畢業典禮時對我真情流露的情感，至今我仍深深感動。

我們度過了愉快的一整年。當我終於離開的那天，我看著天空，無法置信這一切過得這麼快，我以為我們才剛相處半個學期。看著手上一個自稱做什麼都懶的學生親手，做給我的卡片，要我記得回去看他們，還祝我畢業順利…，明明在我課堂上對自己畢業都意興闌珊的。讓我感覺前所未有的幸福與充實。


To：劍凜老師

哈囉好久不見～我上你的課每次都說我
輕鬆过關，哎呀反正大家都熟熟熟熟了～
你的課我都很認真在上对勒^^
我是不知道下学期你还会不会來教我
們的課～不过有空还是回來以琳看
我們阿 新年快樂～

紅包拿來（？？？？？）
開玩笑得拉～
By 玲玲
祝你畢業順利哦

比較過去實習與我當武術老師的敘述，前面我的目光始終都放在自己，我清楚自己所做過的每一件專業的事，忘都忘不了，卻連一個少年的模樣都想不起來，在寫這一段的時候我是煩躁的；後者我的眼睛終於看見了人，我能輕鬆想起每一個小細節，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只要一觸及就像會泉水一樣不斷湧出來，在書寫的時候我覺得輕鬆、充實而自信，還覺得意猶未盡。這差異到底在哪裡？我發現到在帶武術的時候，那個我，真實的我出來了，以無比熟悉的武術為媒介，原本大學社團中那個真實、熱情、充滿自信與一堆鬼點子的魏劍凜，終於在專業場域中現身了。在這個時候，專業場域再也不會成為負擔，至於權威…，咦？你說什麼權威？這一年裡我還真沒意識到權威者的存在，想寫還寫不出來(笑)，不過要說社工夥伴的話我倒是有三個，其中一個我總是私底下戲稱他是「我老闆」，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呢。

三、小結：展翅翱翔的小鴨子

現在問我還會成天想著變天鵝嗎？喔，對於一個已經很久沒思考的問題，我還真不知道怎麼回答呢。不過呢，哈，醜小鴨的故事中，醜小鴨最後變成天鵝是因為牠本來就是隻天鵝啊，不然饒是牠再努力也當不了天鵝。話又說回來，小鴨子真的就不好嗎？我說啊，小鴨子其實還真是越看越可愛，如果讓我來當，我一定是隻超帥的鴨子，用不一樣的翅膀，飛出另一片遼闊的天空。

世界並不美麗，卻也因此美麗無比。

—The world is not beautiful. Therefore it is. (引自奇諾之旅，2004)

《奇諾之旅》是一本小說，講述旅行者奇諾騎著摩托車到各個國家旅行的所見所聞，每一個國家都有它們獨特的文化、風俗，儘管在外人眼中是多麼奇特而不可解。在這個旅程中，奇諾是一個旁觀者，無論見到的社會多麼不合理，她從不干涉，也不發表評論，只是旁觀一切。這本書揭示了一個道理：不要追求看似崇高的理想，因為這個世界上本來便無所謂完美，再多追尋也是徒然。書本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話，就是「世界並不美麗。但也因此美麗無比（The world is not beautiful. Therefore, it is.）。」這個世界無比遼闊，究竟它是否美不美麗？奇諾最後的答案是：世界因為它的不美麗而美麗。我們並不需要追尋制式化的「美麗」，因為世界之美就在於它不夠完美的每一面，美麗和不美麗的東西，一起組成了這個美麗的世界。

這一篇完美的太陽騎士故事說到這裡，終於近了尾聲。我終於懂了，一個人完不完美、專不專業，從來都不是讓別人決定，也不是光閱讀別人的經驗就能融會貫通，一個人之所以專業，來自於他過往的累積、他的體悟，而從這些經驗中淬煉出來的東西，就是他的專業。從來不是因為專業才具有力量，而是因為擁有力量，才被眾人認為專業。其實我們透過課堂讓學生體會到的專業，是非常淺薄的。從來不是說，人經過什麼階段就會變得專業，大學畢業你也不一定專業，即使你研究所畢業了，社工師考上了，在國外唸過書，擁有好多張證照，還是不保證你就專業。專業啊，不是這麼表面的東西。你從某人身上學到某些東西之後，還是會經過你的詮釋，最後從你身上出來的東西搞不好跟原本教你的人不同樣。所以我認為「專業」是有不同的模樣，一百個人就會有一百種專業，每個人都會有不同、屬於自己的專業樣貌。既然專業都不定了，那當然就不會存在判斷你好壞的人，權威，自然就只是個人想像出來的東西。不需要為它感到擔心害怕。

終於，我決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在專業父親面前做個最完美的自己。

曾經我認為，自己是被飼養在魚缸中的魚，我不能離開這裡的水，否則我活不下去。誰知道某天當魚缸破了，我才發現魚缸之外是遼闊的大海，我活得無與倫比的自由。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六章 一條通向內心的道路

這條回觀自己的路，我走的好久好久。從碩二開始動筆的青澀，到如今有些許體悟的碩四，已經有兩年的時間。現在再拿回最初寫的醫療議題研究計畫書，不僅是研究議題、整體論文架構截然不同，連寫作筆觸都已經是風格迥異的兩個人了。但我不覺得這意味著我走上一條非主流的路，反倒是能夠對於自己身上發生的事了解的更深，看得更聚焦，所以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感興趣、願意投注心力的研究。倘若當初堅持照原本的計畫走，那麼這條路我一定走得很不快樂，也可能隨著論文的書寫越走越迷網，我將失去面對自己的機會，也會永遠帶著自己的弱點走下去。回觀這條論文的漫漫長路，中間的轉折是重要的，它揭示我書寫這篇自我敘事論文的心路歷程，更影響整份論文的模樣。我希望最後能帶著讀者一起回顧這些轉折。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第一版論文計畫書」是篇三萬字的醫學大作，而最後被增勇老師砍到只剩七個字的往事，也成為政大社工所的傳說。大家都很好奇，我究竟寫了什麼會被砍得面目全非。其實問題並不是出在計畫書內容、也不是出在老師太刁鑽，而是我經過那天 meeting 的對話看見自己的內心，其實我很不想寫這個題目。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那依然是篇不錯的計畫書，只待穿針引線，就是一篇中規中矩的論文。什麼都不缺，最大的問題就是，我不想寫它。會因為增勇老師「為什麼要做這份研究」的問題感到震撼，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像鏡子般照出我的內心：我非常憎恨這篇計畫書，不論是題目還是研究架構，它不斷提醒我回想一段痛苦的記憶。我唯一書寫它的理由只是因為可以快些畢業，但卻有億萬種情緒讓我寧願放棄這個成果，從零開始尋找問題意識。

這份計畫書源自我研究所在醫院實習的專題報告。我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過，這份專題曾帶給我極大的精神壓力。當時的督導對我的書寫介入非常深，即使專題的題目、研究架構是我選擇的，我仍然感覺自己在寫「別人」的專題，我無法從心所欲來架構這篇「我的」專題。這個意思是我的書寫永遠是切合他人的標準，更凌駕過自己的思考；甚至我的遣詞用字也常被批評說：「哪有人會這樣說話」讓相同一句話得退回重寫好幾遍。儘管如此，當我最後通過專題發表時，督導仍然不滿意這篇文章，還建議我別把這份專題放進實習總報告中，更悄悄暗示當我被老師問到時，不要說出這是督導所指導過的專題…。這次的經驗帶給我非常大的陰影，花了這麼多時間，我寫出的卻是一個自己不愛、督導更不認同的論文，還不能放進實習報告中，我不知道這篇專題是為了什麼誕生的。但是問題好像又是出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有本事寫出好文章的話，這些事情根本不會發生，就因為我就是沒這個本事，才害得我和督導這麼辛苦…。在這書寫過程當中我受到非常大的挫折，我感覺不論自己寫什麼，督導總能撈出滿滿的缺點；似乎即使我

順著她的意見走，我也有本事走到錯誤的方向；我一直很難講出完整的句子，因為我一開口，督導彷彿就能預見我想講什麼，然後釘的我滿頭包…。這是我第一次這麼真切地感到自己是渣，而我過去竟然渾然不覺，寫了這麼多年報告才知道自己是廢渣。我從來沒有這麼憎恨我的學歷，它是個諷刺，凸顯我的無能。我不只一次在醫院的茶水間中，用白袍壓著嘴巴發出無聲的嘶吼；不只一次望著鏡子失神，忍住用拳頭失控破壞的黑暗慾望。但是當我走出來的時候，我永遠是個衣裝筆挺、乾淨斯文的可人兒，不會給任何人機會來質疑我是個不禁壓的草莓族。我是壓抑的，即使在實習結束後，我還是對著自己、對督導、對所有我接觸到的人說，這是次美好的實習，我學到很多，我絕對會善用這次經驗，在未來成長茁壯。卻再也沒有打開那次實習的資料夾。

時隔多年再次拿起這沒有名份的文章，我回想起那個深陷於權威黑影的劍凜。或許當時毅然放棄原本的題目，就是不願意再讓過去的權威有機會再束縛自己，而當時那些沒有說出口的情緒，成為了我新版論文的原動力。我不想再寫別人的論文，這次我要說一個真實發生在自己的故事。當我開始寫自我敘事論文後，有許多人、許多的老師質疑我，為什麼要把過去的研究訓練「砍掉重練」、為什麼要寫一個這麼像故事，而沒有學術價值的文章？還有位老師在導生聚的時候，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試圖「導正我這不聽話的孩子」，她們都覺得奇怪，一個原本那麼乖的孩子怎麼突然這麼叛逆？老師們的問題都是當時甫進入自我敘事領域的我無法回答的，我感覺每天都不斷被挑戰，而且是被過去自己信仰的專業價值挑戰；每個嘗試將我導回正途的老師，都是我發自心底尊敬的老師；每次對話後，我也總是被挑戰的體無完膚，無力反駁。可是儘管如此，我卻驚訝地發現自己竟沒有想過要放棄，明明過去只要被老師質疑，甚至一個眼神、手勢，就會像小媳婦焦慮的我，突然犯了牛脾氣，鐵了心就是要寫出這篇「自己的」論文。或許越是被權威質疑，就越激起了我過去被壓抑的回憶與情緒。我心想：儘管最後的成果不見得好，但是這篇論文都將是我自己決定、基於自身意志書寫的，我再也不要後悔，也不會為自己的選擇後悔。我的這份書寫，成為了我首次用來對抗權威的工具。

書寫給了我一個非常安全的空間，我可以在這裡慢慢思考、消化權威的話，而不用即時做回應，這有助於我釐清自己的思緒，發現問題的時候，我也有足夠的時間蒐集資料、釐清想法與調整步伐；而書寫的情境是屬於我私人的，他人無法介入，我不會在書寫的時候看到他人臉色，我能自由講出自己想講的話。藉由書寫我與權威對話從此有了一個天地，不用再將滿腹情緒扣在心中。

花時間書寫是重要的，但這卻是很多人忽略的，尤其是全心趕著畢業的研究生，不願意花時間書寫可能反而讓你耗費更多時間。它絕對不是說你決定做自我敘事後，就能直挺挺的寫下去，因為發生在你身上的故事是複雜的，不會第一

眼就知道你要寫什麼。這感覺像是挖掘化石，在挖下去之前你不會知道自己挖到的是什麼，你是可以從鳳毛麟角「猜測」會挖出什麼，但搞不好挖出來的東西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看到爪子你以為會挖出始祖鳥，卻說不定挖出一隻長著羽毛的暴龍，自我敘事便是這樣有趣，你必須透過書寫來讓自己的議題越來越清楚。首先你會為自己的故事訂出一個題目，然後書寫它，當你隨著書寫對自己的故事有了解更深後，你就會發現之前的題目好像不大對味，然後你再回去修改題目，不斷書寫、再回來修改題目、再繼續書寫，一直循環，直到你終於找到對味的方向。最開始我也是不斷想尋找「對的題目」，我還沒有寫東西，就急著想為自己的故事定主題：我想要好寫的？具體的？容易的？好畢業的？還是要有學術價值的？挑戰性高的？老師喜歡的？結果列出一大堆不知所謂的題目，白白浪費許多時間，其實「真實」才是一篇自我敘事論文最重要的內涵。當初我找不到問題的時候，我慌張了，尤其當我發現同屆的同學們都已經進入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而我卻連要研究什麼都找不到，我幾乎是病急亂投醫。這段時間是我寫出最多文本的時候，卻也是我論文最為停滯的時期，每次 meeting 我都列出一個看起來很有價值的題目，以及書寫它的理由，但是每個題目都被打了回票，我依然沒有進度。過程中增勇老師不斷提醒我：「**劍凜，你的書寫都太工具性了，別想著你現在寫的東西就一定要放進論文中，先自由的寫，別為自己設限。**」原本我真的很難聽進去，但是當我花了太多時間後，我終於放棄了，不再去想要寫什麼問題。那麼我做了些什麼？我打開空白的 Word，然後從自己最近在意的一件小故事開始書寫，有趣的是，當我不再尋找什麼是「對的問題」後，我突然變成一個自由的創造主，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我的情緒也隨著我的文筆躍動到紙上。我第一個寫的故事，就是學妹們跑來問我究竟會不會生氣的趣事，我還清晰記得她們鼓吹我表演生氣狀態給她們看的可愛舉動。這個故事就成了後來人前人後不同面貌的太陽騎士的故事，我也透過這篇故事意識到我的人前人後是與權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成為這份與權威共舞的論文的重要基礎。所以對於一個想自我敘事，卻不知道該如何著手的入門學生來說，我會給他們的建議是，請盡情放手書寫吧，不過記得給自己一個自由的空間，來誠實對待自己，然後拿文本給老師看的時候，別當自己在 meeting，那會把你搞得很緊張，還會侷限你的思考，就當作自己在分享故事給最親的朋友，然後聽聽朋友的感想。你將會驚訝地發現當思考脫離枷鎖後，竟然會產生這麼多的創意、情緒、畫面，與聲音。所以請不要害怕書寫，它將是命運掉在你身旁的鑰匙。

過去我一直沒認真思考論文對我有什麼意義，總覺得這是研究所必經的過程，是個負擔，是我邁向下個人生旅途的阻礙。所以我對論文毫無感情。然而，當自我敘事之後，我從論文中看見了自己，看到一直糾結我生命的議題，自此之後我與論文再也不是兩條沒有交集的線，我願意花時間來陪伴自己重新走過這些從未跨過的過往。過去我一直以為自己跨過去了，誰知道一部分的我就這樣停留在當時的情境，從未離開過。透過這篇論文，我回到了過去，也牽著當時的我的

手，走過一道道柵欄。我很慶幸自己遇到了自我敘事，而我的路不會因為這篇論文完成而停滯，我將會帶著這些收穫繼續走下去。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考文獻

我與人的對話

家人：
父親、
母親。
老王團咪小組：
王增勇老師
志南、
君萍、
又慧、
貽得、
甡慧、
苡安、
芬蘭、
純宜、
美麟、
美華、
昇倍、
綺縈。
我的口委：
成虹飛老師、
王行老師。
在社工專業道路上行走的朋友：
柏蓁、
燕如。
我的摯友：
婉雯、
守信、
世明、
維星。
我的研究所老師們：
呂寶靜老師、
宋麗玉老師、
謝美娥老師。
我的少年學生：
君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詣超、
小堤。

我與文獻的對話

網頁資料

漂流社會工作電子報：http://www.replacing.org/。
內政部社會司：http://www.moi.gov.tw/dsa/
心理師法：http://www.coun.ncnu.edu.tw/psychologist.htm
Caseru Social Work Encyclopedia：
http://cswe.casehsu.org/index.php/%E9%A6%96%E9%A0%81
王增勇個人部落格：http://tywangster.blogspot.tw/
社工師法受害人聯盟：http://blog.hi-all.com/swrvictim/2005/12/

書面資料

中文文獻

王增勇、陶蕃瀛，2006，專業化＝證照＝專業自主？《應用心理研究》：201-224。
王增勇(2012)。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 44%！證照制度對台灣社工專業發展十五年後的觀察。
王勇智、鄧名宇譯(2003)。C.K.Riessman 著。敘說分析。台北：五南
王增勇 (2004)。專業化不如有趣化。Alternative 論壇 http://psy.hi-all. Com。
王增勇（2002）在專業主義下交出靈魂的社工專業一個案管理在社工場域的論述實踐。人文社會學術的文化轉向研討會。清大社會學研究所、文化研究學會主辦。
http://www.ym.edu.tw/~tywang/%AD%D3%AE%D7%BA%DE%B2z%BD%D7%ADz%A4%C0%AAR%A4%E5%B3%B9.htm
王順民(2006)。人群服務社會工作專業的迷思與弔詭－關於法律系所限量招生的衍生性思考。網路文章：中華民國九十五年社會(評)095-052 號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5/SS-C-095-052.html
王永慈、許臨高、張宏哲、羅四維(2002)。社會工作倫理—應用與省思。輔仁大學出版社
http://cc.shu.edu.tw/~atss1/Seminar/20120905/D4/D4-2.pdf
王順民(2012)關於社工師四十三趴錄取率的迷思與弔詭
http://tw.myblog.yahoo.com/sunnyswa2010/article?mid=280&prev=281&next=279
王佳琦(2006)。徘徊在聽與說之間－一個社會工作學習者在自我與專業間的差異對話。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朱儀羚、吳芝儀、蔡欣志、康翠婷、柯嬉慧(譯)(2004)。M.L.Crossley 著。敘事心理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市：濤石文化。
余雲楚、梁志遠、謝博齊、邱延亮，2004a.，＜生業、職業、專業與志業--助人

志業自主抗爭的社會學反思＞。臺北：台灣行動研究學年會。
余漢儀(2006)。錯把專業當志業？應用心理研究，31，24-27
呂寶靜主編(2002)。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臺北市 ： 巨流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著。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吳月美(2007)。在社工實踐中我對權力結構的詮釋與反思。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李增錄（2007）。社會工作概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何粵東 (2005)。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 應用心理研究,，25()， 55-72。
周雅容（1998），語言互動與權力：倫理的思考，節自嚴祥鸞主編之危險與秘密--研究倫理，台北：三民；141-184
周志建(2010)。證照的迷思。台灣心理治療學會電子報。http://www.tap.org.tw/eletter/mag072/meditation-1.html
周志建(2012)。故事的療癒力量：敘事、隱喻、自由書寫。台北：心靈工坊。
林美珠(2000)。敘事研究：從生命故事出發。輔導季刊，36，27-34。
林娟芬(2000)。敘說分析與生命主題。網路文章：http://www.ttcs.org.tw/~church/25.2/09.htm
林萬億著(2002)。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台北：五南
林勝義(2010)。社會工作概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邱珍琬(2010)。學習成為一個諮商人：自我敘說研究。應用心理研究，第 48 期，141-180。
徐震、李明政(2002)。社會工作倫理。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徐明佑(2010)。自己的路，勇敢的走：一位男性幼教師的自我敘說。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幼稚園教師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徐敬官(2004)。書寫你的生命故事：自我敘事與身分認同。2004 年中華傳播學會投稿論文。網路文章：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230_1.pdf
胡幼慧主編(2010)。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胡聚名(2011)。騎牆與追尋：貧窮男性社工性別處境的行動與反思。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范信賢(2003)。課程改革中的教師轉變：敘是研究的取像。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果民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沈建亨(2003)。我對社會工作的探索與再認識－與基層社會工作者的串連、集體行動與反思。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珊珊(1997)。教師專業語教師自主權之社會學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NSC85-2413-H-134-010)
柯麗評(2008)。當敘事、女性主義走入社會工作—再度遇見受暴婦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郭志南(2013)。從一位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說起：逆寫社會工作專業帝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榮華(2007)。從語言的中介性論高達美的意義理論—兼論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台大文史哲學報，66: 153-178。
陳彥蓁(2007)。為何「你」會從事「她」的工作？推拉男性進出居服大門之助力與阻力。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所碩士論文。
翁開成(2005)。生命故事的生生不息之美。應用心理研究第 25 期。
黃千芳(2010)。熟讀背誦在兒童讀經中的意義探究ー一個默會知識的觀點。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家豪(2012)。國中、高中、大學—籃球教練的自我敘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
胡幼慧(2010)，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莊凱翔(2008)。研究生之死—社工教育中的師生關係。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張隆順譯(1984)，國際社會工作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市 ： 國立編譯館
張隆順譯(1985)。社會工作會談。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許祖維(2006)。解構「專業」：社工系大學畢業生離開社會工作的歷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莫藜藜(2005)。醫務社會工作。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高迪理（1994）個案管理：新名稱或是新方法？社會工作學刊，3，145-159。
陶蕃瀛(1991)。論專業化之條件：兼談台灣社會工作之專業化。當代社會工作。
陶蕃瀛(1999)。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分析與展望。社會發展季刊，88，190-196。
陶蕃瀛(2005)。為何要有社工師法？社工師法受害人聯盟 http://blog.hi-all.com/swrvitim/2005/12/post_37.html
葉肅科(2002)。社會學概論，台北：學富。
葉至誠(2009)。社會工作概論。臺北縣深坑鄉 ： 揚智文化
蔡文輝、李紹嶸(2006)。社會學概論(增訂二版)，台北三民。
蔡敏玲、徐曉雯(譯)(2003)。敘說研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台北市：心理。
梁媛媛(2008)。社工人生命經歷之回溯與主體展顯 —從臨終陪伴經驗進入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
黃萃涵(2010)。「沒有聲音不代表不存在」— 女性街舞舞者自我實踐的展現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維憲、曾華源、王慧君(2011)。社會個案工作。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曾華源(1993)。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研究。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曾華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豐(2002)。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論。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藍豔柔(2003)。醫務社會工作者之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廖榮利(1997)。社會個案工作。台北：幼獅文化。
潘淑滿(2000)。社會個案工作。心理出版社股份有仙公司。
蔡培元(2007)。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記述一段朝向自在的歷程國立陽明大學碩士論文
謝秀芬著(2010)。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技巧，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羅曉瑩 (2004) 。研究者社工認同的形塑、探索與掙扎 --一種過程取向的差異對話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
A.S.Chambon, A..irving & L.Epstrin(1999)，王增勇等譯(2005)。傅柯與社會工作。心理出版。
Adrienne S. Chambon, Allan Irving & Laura Epstein 著，王增勇、范燕燕、官晨怡、廖瑞華、簡憶鈴譯(2005)。傅柯與社會工作。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raig Winston LeCro 著。李晏甄，林立譯(2009)。社工員的故事 /臺北市 ： 群學
D. Jean Clandinin, Michael Connelly 著; 蔡敏玲, 余曉雯譯(2003)。敘說探究 ： 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臺北市:心理
David Guttmann 著，田秀蘭、彭孟堯譯(2011)。社會工作倫理。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lizabeth A. Segal, Karen E. Gerdes, Sue Steiner 著(2007)，曾華源，高迪理主編。社會工作概論 ： 成為一位改變者。臺北市 ： 湯姆生出版 ： 洪葉文化發行。
Lena Dominelli 著，魏希聖譯(2003)。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務。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
Lena Dominelli 著，魏希聖譯(2003)。社會工作的倫理與實務。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Neil Thompson 著，林以舜譯(2009)。理解社會工作 /臺北市: 華都文化。
Robert Fisher 著，王石珍譯(1994)。為自己出征。臺北市 ： 方智
Robert Coles 著，吳慧貞譯(2001)。故事的呼喚。臺北市 ： 遠流
Richard Stone 著，張敏如譯(2000)。沙發上的說話課。臺北市 ： 經典傳訊文化。
Robert Adams 著，陳秋山譯(2010)。陪力、參與、社會工作。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英文文獻

Griffin, C.(1986).Qualitative methods and female experience: young women from school to the job market. IN S. Wilkinson(Ed.)
O'Sullivan, Terence (2011) Decision-making in social work.Palgrave Macmillan.
Polanyi, M.(2007). Tacit knowledge.(Retrieved Aug. 31, 2007,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cit_knowledge).